

新  
作  
家

益智書店印行

新 作 家

李 文 湘 編 選

益 智 書 店 印 行

康德八年十月一日印刷  
康德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發行

新 作 家

① (定價二元二角)

(外埠加郵費)

編 選 人

李 文

湘

新 京 北 大 街 三 十 號

發 行 人

宋 逸

民

新 京 北 大 街 益 智 書 店

印 刷 人

劉 守

業

新 京 西 三 道 街 財 神 廟 二 四 號

印 刷 所

益 智 書 店 印 刷 部

新 京 西 三 道 街 財 神 廟 二 四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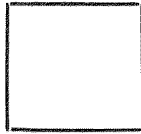
總 發 行 所

新 京 市  
北 大 街

益 智 書 店

電 話 二 一 五 一 九 一 番

振 替 新 京 二 三 五 六 號



目次

|       |     |     |
|-------|-----|-----|
| 藍河上   | 劉伯羽 | 一   |
| 海潮    | 艾蕪  | 四九  |
| 風雨    | 嚴文井 | 六六  |
| 荒     | 田濤  | 九九  |
| 犯     | 葛琴  | 一一五 |
| 三個    | 周文  | 一五九 |
| 阿牛    | 羅淑  | 一七九 |
| 王四的故事 | 悄吟  | 二〇七 |

四姨奶奶……………白塵……………二一五

鷺鷥湖的憂鬱……………賜良……………二二六

# 藍河上

劉白羽

秋風漸漸涼了，藍河上像給一抹柔軟的頭髮織了片網罩着變得憂鬱鬱的。

沿岸的石塊路上，草，已竟不可掩沒的露出衰老的樣子。在那一陣一陣抖得忽忽響的風脚上，草仔，便離開了那白鬍鬚一樣垂着的草穗，吹散開去。路旁，一片雜樹林，太森長，太密了，遮蔽得陰闇闇的。風一過，質料不相同的葉子，薄的，厚的，帶絨毛的，……亂拍着響成一片。這騷響，不會在一瞬間吹散，却陀螺似的，一直旋到水皮上

隔岸巖峻的峭崖上。

「呼嚕……呼嚕……」

這稍微有點彷彿裂了缺口的，銅片敲打着的，發噦的喊聲，單調的從給林樹遮斷的路拐那面送了來。

太陽，羞澀，焦灼的哆嗦着。那一眼望不盡的，這藍河岸上充滿了的樹林的影子。却無恥的，不顧忌的，如同一堆堆浪漫的夢幻，擺動了誘惑的黑髮，把那瘦長的樹影倒向地面，有的就像一隻手，伸進水面去，摸撫着。扯得更長一點，更細一點了。樹葉的騷音，在這一瞬間，也變成了詭秘的細語了。

一個人影，先從那路拐角上現出，挪動，……一會，又是幾個影子模糊在一齊了。

喊着的是一个老頭子——看樣子，是慣走這條路的老手。拐過來，先把兩隻燒火眼的紅眼皮翻一翻，機警的，往深林中瞥了一轉，看有沒有狼羣在那兒守候着。一面嘴裏還不停止的「呼嚕……呼嚕……」的喊着。這喊聲，很有節拍的撞碎在石塊上。顯得很疲乏，很脆弱。

冲的插話道：「就是我！就是我！多會兒死不了，多會兒得由我，等我死了再由你吧！」

聽老太婆這樣的口氣，事情確實有點棘手了，除了按法令強迫老太婆同意而外，再無其它良法。但高桂蓮沒有這樣作，她低頭在桌上寫了幾行字，然後把通訊員叫進來道：「把藍英和三鎖先引到那邊屋裡坐一會！」兩個青年隨通訊員出去了。屋裡只留下老太婆。高桂蓮便搬過張凳子，坐在老太婆面前，說道：

「老人家，想開些吧，如今是新社會，老腦筋總得轉變轉變才行哩！咱們就不說法令長短，你也活了五十幾啦，你說從前婚姻不自由，出過多少事！兩口合不來，今天打架，明天吵嘴，娘老子跟上受氣，光人命案子出過多少？尋死上吊、爬水甕、喝洋煙，說起來可多啦，叫我給你說一件咱這區上東土峪的事，你就明白了。」

這是十年前舊政權時候的事。

東土峪劉萬財老倆口，跟前有個女兒叫翠娥。生的聰明靈動，長的模樣俊俏，黑頭髮、黑眼睛、黑皮膚，雖然黑、黑得却不俗，村裡誰見了誰誇獎說：「是村裡頭一個好姑娘！」



一縷，冷清清的藍煙，從披露着黑毛，微微有點上翻的鼻孔上，裊裊的吐出來。兩手遮着了腮巴，胡桃壳般的瘦臉，更顯得小了。那兩個人，提了兩隻草鞋，去坐在岸沿上，洗着腳上的污泥。王得走向老夥伴那面去……

「老李！這兒真荒……」

他歪了左勝頭，把摺在脊梁上的槍弄下來。

「這藍河上！……哼！老弟！嘿，嘿，……」

老李一隻手，把煙斗從嘴唇上拿下來，舉在半空裏，指了指那泛着千萬顆真珠般，細濛濛洒着白霧的藍河……他笑起來，那發啾的聲音，沉沉的含有一種野性的醇發。他一笑，那薄小的嘴唇，顫動得緊張着。他那一隻手拍了一下剛並排坐在身旁的王得的大腿。

王得垂下頭去，正扭開機柄，檢看平躺在槍膛裏的一串子彈。

嘎，嘎，嘎，……就在他們頭頂的老楸樹頂上，一集梟鳥怪聲怪氣的笑起來。倆人抬起頭，上面的楸樹，高拔上去有三四丈，豐密的樹枝樹葉的交搭遮蔽成一片漆黑的籠

罩，一點陽光也晃不着，梟鳥就躲在裏面。蹩了一晌。老李又把槍夾在兩條腿的中間，坐下。王得聽着不停止的怪聲，暴躁起來。他拍着手掌，呼喝着：

「哧……哧……」啼聲，還是沒停止着。他的頸子仰得也有些酸痛了。他把倒在樹根上的槍拿起來，朝着那枝葉頂密，黑得頂濃稠的地方，瞄了一下。手指微微一鈎，砰，這一下，樹葉繽紛的震落下來。雨點一樣，落到兩人頭頂上，肩膀上。聲音却一直一圈圈散落往樹林的深底裏去了。那梟鳥嚇得拍着翅膀撲出來。可是外面陽光在斜射着呢！撲啦，撲啦，幾個周轉，落向深深的草叢裏去了。

老李一邊撲打着滿肩膀，滿懷的葉子，埋怨着：

「這樣浪費……！噢！真是頭一次，遇上狼羣，你就懂得子彈是寶貝了。」

王得却眯着兩隻眼睛，在那兒深思，……

一個在他心上永遠是冷灰屑一樣的秋夜，那青藍色的菜油壺嘴上吐出來的火焰，還憂傷的，一個爆栗似的，炙在深邃的記憶裏，沒有湮沒過。爹爹在各處酗酒，胡鬧，十天不見影兒了。媽媽瘦條條的臉，在那不祥的影子底下，怎樣把那已竟陷做兩片黑坑的

眼圈，往外絞着淚水，……她安息了，最後她的眼圈，不再絞動了。那會……一陣西風刷刷的，從窗紙上拋過去，梧桐葉子，也人手掌一樣，在那冷冷的月光中播盪着，印在窗紙上，飄飄落下去，毫無聲息的。自己的喉嚨，像掘開的水溝，咽哽……那會，屋頂的高亭亭的梧桐樹上，就落下那麼一陣怪惹人厭惡的鳥鳥聲，

嘎，嘎，嘎，……那次他沒有呼喝，也沒有檢一塊石頭去拋，打……只是冷冷的靠在樹身上，不動。

「我得生活，我拋開這里沉沉的死地，不能和媽媽一樣撇旁人肚子吃得那樣鼓，自己却餓死……」

現在他只記得牢這幾句爆炸一樣沉重的話，從那兒他離開了家鄉……王家峪。踩上這一條向遠處伸展着，伸展着的道路。王家峪西頭的，舖滿了草的山阪上，每天，早霧還像濃雲一樣罩着的功夫，還有很多，很多黑灰皮的，長角的水牛，給孩子們橫坐在脊背上，趕上山阪來嚼草。只是不見了王得。五公公的牛也換了旁人了。

嗚嗚……嗚嗚……嗚嗚……

兩個小夥子踩着草走來，水珠從那多毛的腿踝上往下滾。

掠過那交搭着的，樹的尖梢，藍空上，正流着一股電火樣的霞。像給燙鬚曲了的頭髮，在那密密的波折上晃着更紅的，近乎金黃了的閃亮。王得一手摸着青須，沿了下巴骨的鬍鬚。沉鬱的把兩隻眼光，儘力往遠處拋着。這樣寬寬的眉毛的尖端湊聚起來了。

那霞光，相同一條從鍊鋼爐中提出來的半溶化的鍊子。……

「在我的家鄉……」

那裏有過一個英雄騎黑馬。」

隨着這平日他最愛聽的歌子，從厚厚的嘴唇角上，扯下兩條弧線形的，老實的笑紋。老李霍的拍了他肩膀一下。他嚇得猛然把頭激動的翻過去。老李却抖開那兩片小嘴唇，一連串咯，咯，……從喉嚨管裏榨出一陣噴笑來，他仰起左脚，一個勁兒把握在手裏的烟斗，往納蘇的硬皮底子上磕着。從那骯髒的烟灰爐裏給風抓出許多碎星星的火點滅在風脚上。

「老弟！到不了站頭，就叫你瞧瞧狼！」

王得翻了翻上嘴唇，連那鼻子都有點歪斜的笑了笑。仍就把下巴仰一點，兩眼望着天。霞炙熱了他沉穩的心靈。眼珠上，也多少染上一些霞的焦灼。塞在他記憶裏的，是廣漠的，甜蜜的熱情奔放着的草場：是野馬般無顧忌的，任情的奔馳。他是一個勇猛沉摯的流浪漢，從那聳動着的，厚寬肩膀的線條上，是看得出他青春燃燒着的力量，……現在，表面却沉默。

忽然一片黑，悠然的，插進空中更綿遠了的霞塊。

一隻鷹把堅硬的膀子一平，旋了個旋圈，啊！說不上來的靜謐和莊嚴。在牠背後襯托着的紅霞，以及藍得杳遠的天空。王得扯了一下老李指了指，他的兩眼跟着鷹的尾巴，盤旋了十幾回，然後牠猛然發現了什麼似的一斜身，倏的一條黑線，落向遠處山嶺後面去了。

「走吧！還有一條峽沿得趕呢！」

老李皺了眉頭，抬眼瞧了瞧那條稀鬆得漸漸要癰腫起來的霞塊。站起來，彎着腰去

整理那磨黑了的槍措帶。王得看看鷹再也沒飛上來，也就招呼了兩個小夥子。——一個聽見喊聲，趕緊往樹上磕烟袋，拴起草鞋的蘇串絆來。

他們走了，那邊深深草叢裏又撲啦響了一陣。

在王得深邃的意象裏，永遠像火鏢打在石尖上一樣，閃着不可磨滅的火星。在東家的馬房裏，他沒有和旁的夥伴那樣酗酒——像老李就是一個。他在那提燈搖擺的黃影下常常紅着臉笑鬧。有一次王得把拳頭敲得他骨頭山響。伙伴們還在一旁挑撥着。可是，第二天早上，旁人却看見兩個人在場院後老桑樹下，說笑得和沒有那回事一樣。背着，老李多半是聳着那怪可笑的紅鼻頭說：

「嚇他？……小孩子！小牯牛！……」

這小孩子，在摸不着的日月裏，有時也摸得出上嘴唇上有鐵絲般的鬚根了。夜靜時他也那樣想過：

「咳！怎麼一活就二十五六了！……」

長長的生活的疤痕，在他那比較旁人堅韌點，厚點的腦子折皺上，却也沒有什麼了

不起的分別。等到天一亮，鷄聲把他喚醒，他就忘掉了一切。……鬚髯苦累是並沒消耗到他真正的精力。總沒打過呵欠。也許就因為這點好處吧？平常雖然他又粗魯，又倔強，就是東家拍他一下肩膀，也會斗的車過瞪了兩眼的臉，像要拚命，可是東家永沒在他身上想過一個「走」字。這次叫他跟老李去雲谷收租，前一晚，老東家還叫上他去，囑咐了幾句：

「出去見見面吧！王得，你也二十多了！……」

走着，走着，耳邊彷彿又響亮的，響起這句話來，像老頭陀手上的鐘錘。

那會，在他心裏，不也想着——走吧，走吧，向更遠的地方去，……

他們脚下走着的岸頭，却蹣跚起來，有點往河面上突出去。河水，也不像剛纔那麼平靜地流着，一味的是渦漩一樣巨浪，泛着漸溶的冰片那樣青白色，擊打着岸頭岩石。岩石上，一簇簇不知名的水草，把窄長的綠葉擺着，向浪頭裏瀾着。對岸，岸給一片矮矮的野茶樹攔住了。再往上，却變成峭壁，嶙嶙的，刷了一截深藍，土青色。拔起。一直往上，快到頂端了，因為落日的晃照，塗出很莊嚴的，焦灼的金光。頂上，掛着冷冷天

風的小樹頭，也髣髴幾個爬着的黑點。

王得仰頭尋那片霞，沒影了。

天，完全是逼近黃昏時的慵懶。旅人的腿，也許是麻木木的吧？只有他，一手探在右胯上的糧袋裏去，摸出塊乾麥牙餅來嚼。

「老李！落脚還有多遠？」

「拐過峽沿，狼見愁，還有里半路，老弟！」

在路上，老李可變得比他機警了時不時往前多跑上幾步，攢了槍桿探頭——每次，跟着脚下的路，拐一個彎子，全都不嫌麻煩的這樣做。這次上路，老李說好不再喝酒了到了宿腳時，也不像王得那樣，拋下腸袋就睡。他更乖巧的是對於走路用勁的經驗。往王得他門喘了氣，擦着額角的汗珠，他只平常的把薄薄的上嘴唇掀一掀，露出一個笑花來。趕夜路，他總會叨唸着：

「老弟！黑泥，白水，牙色路，——你記着！憑你摸遍天涯地角，哈！……」

王得的心，這會却更沉重，沉重了。他在這次遠行——這是頭一次嗎？哼！每次想



起那決定了的念頭，總會咬着牙，把大姆指和二姆指更下勁的去摸索一陣槍托把。

眼前，忽然顯得黑沉下來。

還沒仰起頭，老李輕輕把臂肘拐了一下他的胳膊說：

「到了，狠見愁了！」

果然，迎面是突起的懸岩，兩岸拔立起來的岩頂，接連着像吻着一樣，只從那橫截着的，小小的雜樹柯的密葉間，狗齒般露出一條曲曲折折的，金黃的天空。這條窄路盤上去，就在最高的那層岩頭下面，往前進。裏手是稜角突兀的石壁。外手便是稀稀的小楓樹，朝下靈巧的探着手。假如要落下一片葉子，……至少飄飄的，要落一兩刻鐘纔能浮到那吐着白沫怒咽的水面上。路到了這裏，又那麼窄，緣着峭壁脚凸出凹下，就像一股虛茫茫向上浮升的煙或霧。上面，岩頂蔽着日光，顯得黑沉沉的。

老李脚快，早走過一個凸崗，拐上峽沿小路。

到了那裏，王得很想探首看看下面究竟有多少丈深，可是髻髯有一種冷氣從下面撲上。他一手攀住那附爬在稜稜的石角間，小孩兒臂粗細的老野藤蔓。

楓樹的葉紅得像多少滴血，凝在一堆。風一來，一翻動，有的地方纔露出微青，微黃的嫩色。

老李走着却談起天來：

「嚇！有一次，大清早我趕往這邊走，唉！少年氣勝，老弟，……人家對我講，一個人，早不得，可是，你猜，我想，就白白在那兒孤負太陽亮滿天嗎？多麼倔強啊！我仍然趕上路了……挺涼，奶奶的！走到這裏，一個勁兒，露水從藤葉上往下掉，我啊……只措了一把雨傘，走，走，……忽然聽見對面拐腳後，也有嘩，嘩的聲音，一瞧，……老弟！一隻那麼大的狼，簡直沒有過，嘴裏叨着血淋淋一個死孩子！……這一下，魂飛魄散，老弟，你懂？……那傢伙瞧見對面有人，兩眼露着藍湛湛凶光，就跟狗吃食時候的那股勁，牠也不躲，一直走來，就那麼股道，……這裏你瞧！眼看到了跟前，我真急哪！把手裏的雨傘朝前就打，……嘿，嘿，誰想拴傘的藤繩崩斷了，花……紅澄澄油傘整個散開……」

脚停了停，他把手一揮，朝旁人笑着：

「……那狼也不明白這是什麼來頭，一嚇！怎麼樣？你猜！……真眼花了，一跳落在一棵小楓樹上，咯喳……小楓樹腰斷兩節，狼也落下去了……」

一邊走，一邊聽的人，都有點神往了。他打個哈哈。

「所以，所以，……沒槍，一個人是走不得。走不得，……」

路拐了方向，不再沿着峽沿了。兩旁，多是藍得沉默的，像披了長衫的教士，顛着多年的頭頂的黃檀，厚亮，野榆。風冷冷吹着。太陽最後不忍扯下去的純紅的光芒，從樹根上，射得他們渾身哆嗦着，這只有一瞬，……再走下一塊凸起又凹下的石崗，太陽却沒有了。只在遠遠的，紅粉一樣迷漫的，蒼茫的暮靄裏，露着一個紅輪。

王得正皺着眉，在那兒應着四處山巒的黑影。一股神祕的感覺，掠過他削形的長臉忽然腳底下，樹梢上，飄出一陣狗吠聲。他撞了撞老李的胳膊。

「……………」

那是一種幻覺吧，倏然把他扯到那已經渺茫的遠年。在一株烏柏的稀杈下，他看見幾隻水牛，慢慢的，踱在一塊綠茸茸的草崗上。背頭，幾個背了大斗笠的小孩子，橫坐

着。一面揚着手裏的柳條，往空中撲打。他的脚快跑了幾步，樹却不作美的隱蔽了一切。

## 二

幾棵落了花的木槿，把黑影子膨脹成一團了。

沿着山徑的一排排柿子樹走，樹一直順了坡角，長滿了這半面山谷，那輕過了一兩次霜打的柿子，漸漸發出黃紅色來，可是外圈還潤飾着一點青綠。有的長了四五枚的細枝，禁不住過重的分量，墜得彎了下來。王得瞧着這些掩映在巴掌大的厚葉下的菓子，覺得嘴在炙燒一般的發乾發渴。

夜已經開始掩沒了岩頭下的藍河。

四個人，此刻全感到一陣近乎麻痺似的酸軟。王得把那頂軟胎的，發黑了的毡帽，推向頭頂後，探進一隻手去，搔着蓬亂的頭髮，一些白的碎沫，順他指甲上往下飄落。

天空流着一片極濃鹹的，刷了一層毛茸似的紫霧。幾隻鶴鷹伸平了兩翅，從對岸山頂的蒼林上飛過來——大概是因爲正是鳥雀，落歇在樹枝上的時候了。牠們傲慢而冷靜

的嘯着。嚇竟小鳥全從樹梢上，落葉樣，紛紛的飛向深深的草叢裏去。

隔着樹林，還聽得見河水，夢一般的嚙咒。聲音在穿過樹林的時候，一路給樹葉的輕拍聲剝削着，送過來，已經微細得模糊了。

囉，囉………

突然，一陣含着鋼絃的，尖銳的嗓子，從密密枝葉上掠過來。

髻髻遠行人偶然聽見故鄉的人語。一種甜蜜過的安慰的笑，從各人鼻翅上拉下來。王得先一脚跳上一塊突起的石崗，極力把眼睛逡巡的向四處拋去，聲音就在近處，連一個人影可也看不見。倒是那幾隻水牛，變成了幾個墨般的黑點，正從這個山崗往那個山崗上爬動。

「老弟！你別費心吧！我勸你哈哈………」

老李打着哈哈，却捨掉長長往前拖去的路程。往幾株高聳的白楊樹下走——那兒看出一條窄極了的，蹀出來的小路。

「哦，走山路是得讓火眼猴的！」

兩個小伙子，聽着這恰當的形容，笑起來。王得沉默下去，只把兩眼瞪着那瘦削的矮背影，好像感到一陣什麼事情要觸發似的。他怕想起來早一天或者早一步的事，——他覺得那全是會聳人毛髮的黑濛濛暗影，只有前面是光亮的，……這不是一天的感觸了從他兩個肩頭還非常削瘦，離開家時起，就是這樣。現在，走過了多少路給野性的風發酵的吹拂着，又開始覺得在東家的馬房裏凝固的沉鬱了。他不能在那兒，他並不是喝上斤把白干，一醉半晌，便算對於生活滿足了的傢伙。他開始覺得那是多麼骯髒的日子，只有麻木的，給生活壓倒的，纔會習慣着呢！這堆話，他早就想對老李說，可是到了嘴頭，那小而皺的臉露着一點誠樸，在眼前一晃，或者是笑着遞過一斗烟來，他咽住了。他又不得不把眼睛轉在自己鞋尖上。

路是隨着山在起伏的。突然一個小伙子嚷起來：

「一點不錯，李老爹，你聞！」

果然，一股帶着焦味的炊烟，在前面不遠的林梢上，淡淡地飄出。老李仍然固執的走在前面，彷彿是懷着一種極自信而且對於同伴值得露骨的傲慢。王得笑了，輕輕的自

語着：

「這個強的根本性，……」

那張笑的臉忽然一綳，兩條濃濃的眉毛，動了一下。一面咬緊了牙巴骨，心裏下着決定：「准說，准說，……我不能那樣，我不能永遠呆在一處把魂合骨頭都在一齊朽化，我還年青，我需要更熱烈，更遠大，……」眼睛睜了睜，微微向前突起的鼻梁顫抖似的，又停止了。

他忽然覺得胸膛上的悶熱，側轉頭微微嘆了口氣。

炊烟更濃重的撲落地面，迷眩了眼睛的時候，一邊揉着眼，纔覺得天在發霉一般陰着了。担心的……朝前面趕了幾步，重重的敲了老李的肩骨一下，憂黯的壓低了聲音問詢：

「明天落雨能走嗎？」

「老弟！告你別別擔心吧！還有長長一夜哪！」

這會，倆人是並着肩的。老李故意把那合他腳蹠不大相稱的皮鞋——那也許這是他

當副爺的爹爹的遺物哪！——撞得脚尖下細碎的石子亂飛。路開展了些，却變成曲曲彎彎，在那無秩序的小樹間。走到頂端，往下是一個坡脚。坡旁，依靠着一張峭平的石壁下，露出一個人家，幾棵枝梢上還掛着紅點子的棗樹，把那有刺的粗枝，鐵般堅硬的從竹笆牆頭伸上來。

老李一滑脚跌倒，又站起來往下跑。

跟着「囉……囉……」的喊聲。從不遠的樹後，一個小女人走出來。她一眼看見這突來的旅客就嚷起來：

「李老爹，爹爹這幾天叨唸着你呢？」

她的臂彎裏，挾着一隻麥秸桿編的巴斗。幾隻肥肥的小豬，拖了那將要垂到地面上的肚子，跟在後面。蠢笨的把那小尾巴，捲着搖起來。在它們那些溫善的狹短眼睛裏含露出來，一股藍的光芒。也許它們是一堆慣於知足的傢伙。王得懶懶的，一步步走下來瞧着牠們却笑了。他上嘴唇的一角往上撇着，倚在一棵細細的小樺樹上，點着下頷。

——豬懶！豬懶！——



兩個錘子敲着似的字，在他腦筋裏響。他的笑變作慘裂。——想起那木圈裏，窒迫着的豬，他也想起在充滿乾草味的馬房的夜裏，醉得一灘泥般的伙伴。

隔着一方草坪，是纏綿的山谷。

夜色，已經不讓人再看見谷那面的山影，是怎樣的顏色。

水向啊……東流，日西投。

一場涼雨，做就了一場涼秋！

一個小伙子，檢了個石塊坐下。一面搖頭哼着曲子把草鞋解下一隻來，往地下摔，粘在那上面的乾泥巴，就蟲子一樣往四下飛。另外一個也蹲了下去，隨手檢了塊光石，在地面上劃些什麼思線條。一會又把兩隻充滿羨慕和欽佩的眼，往那邊瞪了一下，低低朝那個嚼着耳朵低聲的：

「李老爹真老練……王得就不行，是不是？張蘭……」

被喚做張蘭的聳了聳鼻尖。把兩手不住的磨擦起那裸露着的，圓圓的腿脛。

「可是，可是，……」

老李跑出來，拖了王得的手臂走進去，——天，已經完全黑了。空中淤積的雲塊，更顯得笨拙的臃腫起來。這是預兆着一場秋雨。是急湍一般的風暴，還是長長的纏綿雨。那只有天知道。王得心中却希望是場暴雨。他鬍鬚是窒迫在暴雨前蒸熱的靈氣中的燕子企圖吸一口雨歇止後，樹葉上溜下來的清涼氣。山中，暴雨是一沖就過去，雨停後水清石潔，正好行路，就怕纏綿起來，落上三天兩夜，弄得路上泥濘不堪。葉子變黃了，山色藍得也許想流開了。

那小女人在院裏忙着：一會呼喊着，關起了鷄籠。一會呼喊着，把豬趕進木柵圈去。

山坳裏的夜，一刻後變成靜肅，詭秘了。沿着石岩，一瞬不停的流着紫霧，這會也變成室人呼吸的黑塊了。

他們兩個坐在屋中一個陰黯的角落裏。面前柱子上，插了一隻小小的鐵油壺——就眼下窰掘煤黑子頭上頂的小燈一樣。幾條棉線搓成的繩，從那細細的壺嘴上，爆起一朵藍花。這藍花射不了很遠，只照見柱脚下一圈。王得就坐在那木坑沿上。坑台是下陷

的，上面攤滿了取暖的稻草。老李歪着身子，躺在上面，把頭放在高凸起來的木坑沿上。疲乏了的腿，都剛用熱水燙洗過了。這會，蘇蘇的像有多少隻蟲子腳從肌肉裏往外爬。王得一腳蹬着前頭的板凳，沉鬱的轉了下頭。

「老李，你又灌這個，路上，噫！」

「路上不比家裏，我明白，老弟！可是少喝一點是解乏的。這家是咱們老住脚的地方呢，每年，只要東家派我，總得來往兩三趟，那老頭兒，量也不小呢。」

王得把擦好的兩條槍，順在坑沿上。

靠門的黑暗裏，兩個小夥子早無憂無慮的發出鼾聲來，王得想起剛纔在路上下下的決心，牙巴骨都有一點癢癢，像受了風寒在串着痛。偷眼瞅了瞅。老李又把一隻錫酒壺子送到嘴唇上。倏的一片什麼東西在王得腦子上一撞，他轉過粗糙的腰軀，風一般撲過去，攢着那溫熱的酒壺子，……老李瞧了這披覆着一層汗毛的大手，一會，緩緩的仰起頭來。眼皮更紅了，連帶得嘴唇有點打抖。鼻翅笑了笑說：

「你，你來一口。」

一面輕輕彈了一下那手背。

一滴滾熱的眼淚似的，滴在王得近乎熾熱的心坎上。他覺得週身的皮膚下，全在炙痛着，木然的站了好半晌。纔皺皺眉尖，把酒壺子沾向敏感的嘴唇上面去，想仰一仰頸子，喝下。可是那冰硬的錫片一觸到嘴唇，一涼，他倏的清醒過來。像在混亂的意識裏，注射了一點薄荷汁。他把那錫壺子又塞向老李的手裏。

「你喝吧，我不攪你了，老李！」

老李灌下酒去，看着王得聳了肩頭，往黑影裏走去。

乾草味，很刺痛了老李的鼻管和喉嚨。嘴唇和舌尖全有點麻蘇蘇的了。他把眼睛死盯盯的望着露出麻皮來的牆壁。伸出一隻手抓了幾個花生米，一皺眉頭，又咕嚕嚕喝了一大口。他不是在想心事——在人世間沒有什麼掛念。他是一個流浪慣了的漢子，沒有家，也沒有親戚，在馬房裏喝醉了酒時，聽他喊：

「來，來，老子就是一條命。」

可是，有時他也找個沒人看到的地方，婆婆媽媽的嘆起氣來。……尤其是這幾年

來 他漸漸覺得一個人的孤單。有些老了！人不能不服老，他明白。不過四十多年的歲月，已竟不可避免的，把他磨鍊出來了，變得軟弱——雖然還是那樣倔強，固執。年輕的，不顧一切的勇氣沒有了。他成天躲在忍慮中過生活。他怕人家問他的年歲，或是當他搬不起一件東西，人家來幫忙，那時，他也許頹然放下，頭也不回，悄悄的退走了。

現在，他又陷於沉思，……

他不時把小眼皮的折皺扯開。向黑暗裏去找王得的背影。有時也輕輕的喊兩聲：

「老弟，……老弟，……」

也許是發音太微瘖了，得不到一點兒回響。

王得覺得頭有點漲痛，一手揉着頭髮。那圓圓的肩膀，柱子一樣，靠在牆壁上，一些什麼思索磨難着他。想狠狠的咬上一口。終於……終於又沉默下去了。面前是一扇木窗子，鑲了兩片不大透明的碎玻璃。他的兩眼，極力的從那上面掠出去。可是外面也沒有放他這急灼的眼光的地方。一片黑。……

在夜的靜止的波紋上突然兩聲低啞的小孩子的哭聲，飄過來。

跟着這哭聲，對着窗子黑暗裏，一點模糊的頭影晃出來——王得眼睛仔細盯了一下，纔瞧見是在一張窗紙上，那光搖搖不定，忽長忽矮。在那一瞬間的明亮裏，牠透過窗紙，照在院子裏的幾株棗樹幹上，顫着……哭聲慢慢低了，却聽出那從夢中驚醒把奶子塞在孩子嘴裏去的媽媽，在不停的哼着催眠的聲音：

「啊……哼……狼來啦，虎來啦……」

聲音全歸於靜寂的時節，燭影還露着橙黃的光芒。

在那光裏，王得忽然聽見幾根細細的雨絲，跟銀線一般，倏的斜角度拋下來。『哦，下雨了，……』他想着，把兩眼往天空上瞥了一下。雲濃得像冬天凍結的墨汁。右面，峭平的石壁，相同一張滿含眼淚的憂愁的臉膛，蒼白的，縮在黑空中，使一切更顯得嚴肅和冷淡。

噤……噤……

一陣急湍的風脚，從所有的樹林上掠過，撲在石岩上，又落下來，裹着帶了悽厲的狼嚎呀，……很遙遠，至少也在藍河的邊沿上逡尋着。風裏，還裹着落的葉子，飛蟲一

樣撞在窗紙上面，颯颯的。順着這一陣風，對面燭影熄滅了。空中，像滾流着極憤怒的電流，沉重，……王得使臂肘撞開木窗子。

黑暗中，風旋進來，他打了一個寒噤，幾片葉子落到頭髮上。

噢，噢，……噢……：狠的嚎叫，又高揚起來，打成一片的撞在岩石上，樹梢上，石片砌平的屋頂上，不立刻散去。一直等到又一陣風旋來。他捲起袖子伸出手臂去，果然一涼，一涼，雨點一個接一個的打下來——這場風雨是不可避免了，他想呼吸，他想像青蜓一樣跑向雨脚下飛翔。一條電閃，在他思索的時候，掣了一下，刷……：緊跟着在那藍色的恐怖的光芒還逼得王得的一雙瞳仁刺痛着，一個雷擊下來，撞着滿山滿谷瘋狂的一樣的樹木。尤其是那厚葉子的楊樹，鐵片似的，敲得亂響。雨，跟着大起來，……：風的方向無定了，一下帶着雨捲進窗。王得的頭髮，都淋濕了。他吃驚的，皮膚上起了一層粟粒，砰……：猛的把木窗拉上。

嘩……：外面響起來，混攪着轟轟的雷。……：

柱頭的燈花，結了一個球形，王得把手絞了長長的頭髮，搔了幾下。慢慢踱回來。

瞧着老李一隻手墊着頭不動。……睡着了，這固執的傢伙……」一邊想着，他輕輕走過去。把一隻繚滿紅皮的小剪子，剪子一下那吐黑焰的燈花。蹶着那燈花，巴，巴的爆炸，他垂下兩條手臂去。

「王……得……」

一隻老羊哀泣的顫抖聲音。老李一翻身坐起來，蹶着王得微微蒼白的兩頰。指了指坑沿。

「你坐下，老弟！……我完全明白，在你的心底上，也許藏着很多的話說，……不只一天了。在東家那兒，也許你在嫌厭着我們這樣的人，啊，啊，……你坐下……」

王得下勁的把那笨重的剪子丟在腳下了。

「……你會說「這幫酒鬼，這幫豬羅，……」是不是？……可是我也這樣想過，在年青……現在老了，覺得一切都完了，老弟，你不必悶在心裏。蹶，……雨下得很大吧？」

屋頂上攪着樹枝，樹葉，和風攪在一齊的吼響。老李側了頭聽了一晌。自語着：



「不小……唉，」

這嘆氣聲，髣髴一枚刺了個小孔的汽球，洩出來的氣響。

「老李，……沒到這兒來的那會，不，……可以說每天，每天，我都那樣想：「誰說，誰說，……」可是到我真應該開口的時間，我又閉住了嘴。不是我猶豫，也不是沒有那股勁兒，就是我怕太傷了你的心，老李，……他們不會明白你，他們說你是酒鬼，是懶虫。他們會使鬼手段，叫你吵嘴，同旁人打起來，他們是瘋狂了嗎？不，不，老李不是那樣……」

他迷惘的按了一下嘴唇。

噓……老李悄悄裝了一斗烟，吸着，又噴出來。

「……在他們的心裏也充滿了應該一下發滯了的煩鬱啊，所以你酗酒，他們也要酗酒，要醉得糊里糊塗，老李你想，……真是，多麼彆扭，一個人被人家當豬一樣養活着，想舒坦嗎？這只有向糊里糊塗中去尋找……」

就這功夫，突然有人的喊聲，從雨聲中撞着木窗。王得停止了話頭。立起來，跑向

窗前去。風下勁的拍着，他兩隻手努力的把窗推開了一條縫，……雨却帶着空氣打進來使他倒吸了一口氣。老李一手抓着槍，也趿着皮鞋，索索的跑過來。那喊聲在風絞裏掙扎一會高起來，……

「是柴門外，有人敲着，你聽！」

「這深夜！」

「也許是迷路了路的？」

對面的窗上，燭火又幌了起來。起初是一個胖腫的大人影，爬在窗上往外瞧，……在那慘裂的喊聲吵吵的響起來時，那人影子，一轉身不見了。燭光，洒在濕漉漉樹根上照見地下不停息流着的水，像一條小白蛇似的，沿着黑暗裏，往前游泳，鑽進。一會，樹影後，一個人走出來，噤，噤，的踩着泥漿。

撐着一隻牛皮傘，風却把傘一個勁兒往上兜。那人艱辛的走進黑暗中去了。

風雨喘息着，聲音暫時平靜了下來。

王得，老李，拉了門栓，走到院裏去，脚下泥滑得像踩着碎冰一樣。雨絲涼漚漚的

澆在臉上，額頸上，風從那棗樹枝上，悄悄的掠過，露骨的拂着黑影中所有動搖的草木柴門外，人嚷吵着。

一會，這山家的小主人（一個二十幾歲健壯的傢伙，）領了一個給雨淋得精濕的矮個子進來。雨又在一條急劇的閃電裏，大了起來。他們都退進屋去。那矮個子把上牙和下牙磕得哆哆嗦。主人抱進一束高粱秸來，拋在冬天用的火池裏，又向老李，王得，道了打攪，回去睡覺了。

「來，你烤一烤吧，喂，你叫什麼？」

兩個小夥子給吵醒來，繞了個圈子，看看沒什麼稀奇，又回去，倒下身睡了。只剩下王得拉了條板凳坐下。

「我姓張，叫張和志。」

他一面拿了引火，把柴束拆開點着。脫了襤褸的衣服，兩手捧着在上面烘烤。火漸漸旺起來，紅舌頭一樣，一直往他裸露着的手臂上黏。臉是白得可怕，這會給火烘着，慢慢發出一層憔悴的紅色。肋骨一根根露在外頭。在他的皮膚下，也許就找不出一點

脂肪來，連兩隻眼也怯生生的，露着羞澀的微芒。

「老弟，明天還有路可走呢？你別費心了，他不是傻子！」

老李早退回坑上，倒在稻草堆裏，燃了烟吸着——實在，夜已經漸漸移近重心了，風和雨還沒有停歇的意思。王得一點也不關，他轉回頭朝老李笑了笑，老李的肚子裏，大概酒的熱力在艱辛的漲起來了。削瘦的兩頰，露出難看的紅漬。同時他也習慣的，不時伸手去摸摸紅得有趣的鼻尖。

王得在夢幻一般的火影裏朦朧了眼皮，聽着一條懦弱的喉嚨在那兒低訴。

「……我真不懂得，命運會這樣做弄人啊，唉，一刻以前，我沒有想現在還能坐在人間烤着火，唉，反正我知道，命運是這樣註定了，遲早是一個死，命運，哼，就彷彿誰在你額頭上蓋的鐵記！」

他把乾了的上衣披着，掉過身烘着身上的濕褲子。

「……所以你就會到處撞上靈氣。」

他把眼睛，往那燒着燈花的柱子上瞥了一眼。火烘着，一片白的蒸氣從濕衣上出

來。

「髡髻早就這樣安排好了，活着也不過是一天挨一天，可是還想着：『活下去吧，活下去吧，』就這樣，又活下來了像一條豬，一條狗，沒人還會把你當做一個人，是活着的一个人啊！剛纔在那山石都震得轟轟響，涼風一颯，狼在遠遠近近的嚎叫着，伸出手去，甚麼也看不見，我想：這回死定了，說不定脚下的地也許會崩潰吧！我簡直閉了眼。」像一個禱告的虔誠的教徒。在火影裏他臉微微仰着，眼閉了起來。「可是……猛一睜眼，瞧見這兒的燈光，我想：『這是命運，讓我多活一夜，』那麼我多活一夜吧！我的心又活了！」

王得一隻手托了下巴，沉默的聽着，一面想：

——這是多麼可憐而懦弱的一條虫子啊！

張和志又抽了幾根柴，折成幾段，插進火池去。等他仰起頭來，故意往黑影裏歪着。王得早瞧見他滿臉的淚痕，風從窗隙上吹進來，夜真的涼起來了。打了個呵欠，王得把板橙拖了拖，湊到火池旁。火也給突然的風吹得搖晃着。那紅光一直照清了屋頂上黑朽

了的蓆棚上垂下來的，長長的塵絲，頭髮一樣，給熱氣拂動着。

「那麼，你只有一條死路了？」

對方沒答話，就在這會，老李突的從黑影裏跳出來。臉紅紅的，兩隻小眼睛幾乎給白的眼屎把折縐的眼皮粘上了。他的上身在劇烈的鐘錘般的擺動。頭髮亂得像黑鴉兒窠在那上面印着一生的倔強和背運的灰色。他瘋狂了？嘴困難的一張，一合，一下把那隻酒壺子，朝張和志撞去，「砰……」的磕了他的肩膀。老李一邊吐着沫子罵：

「我不會死，告你說……你這豬！……豬！……」

猛的往前一栽——王得眼看他跌回火池裏去。一下跳起來，把他的胳膊抓着。

「勸你少喝，哼醉了丟醜。」

「不，老弟！……我得同那小子算賬，他害得我一生好苦啊！我翻不過身來了，我……」

叨嚙着……給王得連推帶搯的倒到坑上去。頭剛一枕坑沿，他嗚嗚哭起來了，兩個肩膀頭抽抖得很厲害。王得兩手按着他，轉回頭朝黑暗裏瞧了瞧，火漸漸要熄滅了下去

似的露出幾根骨頭一樣的灰燼來。那個人在黑暗裏低垂着頭不言語，只露出一角額頭，桑皮紙一樣白，酒氣從下面往上噴。老李嘔吐起來。

窗外的風雨，全小多了。

三

壁岩上滑下幾聲悽厲的狼嚎以後，雨完全的停歇了。天上的雲薄薄的勻了一層，浮烟般的白影，一刻後，也悄悄的流落開了。在西面天空上，露出細極了的一條月牙，可憐的光芒，無力的，投在岩頂的幾棵高聳的桐樹上。肥大的葉子還沾着水珠，一搖一擺的。……

風一颯，涼得透骨。

屋裏，柱子上的火，油快澗了似的，縮下去了。底下，兩個人呼，呼，……的把長而且粗的鼾聲衝上來。在他們的夢中，也許還落着粗風暴雨吧！

老李要不是醉了，有這麼個陌生人在屋裏，也許不會這樣塌實的睡着吧！

火池裏剩下一堆灰燼。突然坐在旁邊的人，立了起來。遊魂一樣虛茫茫的，躡着手脚走往王得，老李睡着的土炕前去，像隻胆怯的老鼠，不時把眼睛四面看望。兩條槍靠在坑沿和柱子之間。他伸出手去，一把抓起一隻來。是過於興奮了吧！他的胳膊抖着。

他瞧見兩個腦袋；一個是王得的，另一個是……。

在他懦弱慣了的眼裏，露出不相稱的兇光。在這時，他的神經已竟碎蕪頭般錯亂了。他嫉妒一切，這虛虛的烟火，這黑暗，……當他高高舉起握着槍的雙手時，一種怒和恨的熱力，使兩條眉毛，出乎自己意料似的倒豎了些。嘴唇也咬得發白。週身全在顫着。就在這剎那……遠遠突然飄來幾聲鷄叫，從窗隙送進來。

——哦，天亮了。

他又頹然把槍放回原處。一聲不響，回轉頭走了。

一會，院中柴門輕輕的有人推開又關上了。



浮雲完全刷淨的那會，天，變成純青的淺藍色。所有的樹葉，全在風的漩渦裏，悄悄的欣語。石塊經過了激流的沖洗，白的是晶瑩的，藍的就如同幾堆藍錠上滴了一滴水慢慢在那兒溶化。白與藍往往吻合起來，變成一片。只是中間倒垂着的棗柯，山楸，掛了幾片小巧的紅葉。衰老的草，更不像樣了，穗子全粘在一堆。

涼的風吹進屋裏頭來，老李的酒全消了，懶懶的翻過身，爬起來，搖着眼睛，走下地去，……屋中燒了一夜的高梁秸，充滿了嗆鼻子的焦味，這會還沒消淨。他去踢開門瞅了瞅門旁的兩個小夥子，還豬一樣捲縮着，睡得很香，他拍醒了他們，往回走——火池已經滅了，可還有淡青色的煙一絲絲往外冒。

「哦！……」

他呆住了。在他脚下明顯的瞧見一灘血，已經凝固成深紫色。

……是一種良心的責罰吧！他想起昨夜的那是多麼遙遠而模糊的夢啊！倏的，像一種刀割的刺痛，在他的靈魂上，鬍鬚插入一隻尖銳的木刺，……咬着牙，他瞧着那團血。那血在他的眼前漲起來，浮動起來，覺得是從自己身體的某一部分流出似的。……

主人豪豪的從窗根下走過去。

老李仰起頭來，兩頰紅紅的，蹲下去，無力的把一隻扒灰木鏃削去那血漬。

咕，咕……咕……

一陣磨磬的磨擦聲。一片棗樹疎朗的影子，印在木窗上。朝陽剛露出來，從那兩片裂了紋的玻璃片上滑過來，撕碎的白紙片一樣，懶洋洋洒在黑土地上。屋中開始旋迴着一股，一股發霉的潮濕味。王得還睡着不動，肩膀頭在隨着呼吸緩緩起伏着。老李的心上給一片扯不碎的灰埃和蛛絲攪雜了的黏東西罩着。在這清朗的早晨，他突然覺得一片沒有頭尾的灰色。

立起來，把木掀噹的扔下，心裏想着：

——昨晚真不該喝那麼多酒，昨晚……

慚愧的走到土炕前，拍了兩下王得圓圓的，結實的肩膀。王得一咕嚕爬起來……一眼看見老李把一張小臉皺得更和胡桃一樣子。他羞慚的說：

「哦，我起晚了！……」

滿屋的晴光有些刺眼，他揉了揉兩下。沒想到老李一手拍着他的肩膀，一面攢着他厚的手掌，用勁的搖了兩下，掃興的悄悄的說：

「老弟！我不應該喝那麼多的酒！……」

「你現在醒了吧？後悔。哼！你也學會了！真瞧不透。」

王得擺脫他的糾纏往門外走。當他一脚跨出了門限，一隻腳還在裏面，一陣涼風，就使他鼻子一酸，打了兩個嚏噴。太陽發着萎黃的光，晒在樹葉上，石塊的光銳點上，窄窄的草葉上，全都反射出一點點珠子似的閃爍的星光。倏的一股涼氣般，掣了一下，他聽見老李嘆了口氣，……自己搗鬼：

「我知道，在人世上永遠有一個人憤恨我，不明白我。」

那個小女人在棗樹下推着磨。旁邊一個披了臃腫的棉衣的小孩子貪婪的望着枝上的乾棗。

「睡得好嗎？」

一條蒼老的嗓子，震動了一下他的耳朵。忽然他想起什麼似的一面招呼了一聲，就

車轉身走回去，老李正繫着那隻槍上黑朽的揹帶，一條腿蹬在炕沿上。王得搶過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嘆：

「那個人走了？老李！……那個……」

「走了，不知道什麼時候走了……我們也上路吧！老弟！」

王得揹好槍，兩個人一齊走出去。這使那般勤的主人，很驚訝——每次，老李來這兒落腳，因為次日只有半天路，就到云谷了。所以他總是清早起來，喝着茶水，同主人暢暢快快，談起這邊那邊的情形，……尤其是當人家稱讚着他的胆量。說着他在狼見愁怎樣嚇掉了一條大狼的時候。他會扯開薄薄的兩張小嘴唇，嘎聲的笑一氣，這回，這回，……

「李老爹，早呢！半天路還這樣忙？」

老李沉默的只揮了揮手臂，到是王得招呼了兩句：

「打擾了！客走主人安！走回頭路，再來談！」

他們走出柴門去，太陽從樹上掠過，照紅了個臉。這回走的，該全是石板路。走了

丈巴遠，王得回過頭去，看見老主人還站在門前的綠蔭下，一手搭着涼篷在眼睛上，往這面伸着脖子瞧。他拐了一下老李，兩個人停着腳，把手舉起來，搖了幾下，然後大踏步走去。

從兩旁樹根下的莽叢裏，捲出一股青氣味。太陽把四個人的影子，扯得森長。風過王得覺到一種說不出來的爽快，吹起口哨來。

跟着路拐了方向，藍河又吐着白沫橫在眼前了。這裏對岸是和這邊相同的山岩，樹林攪在一齊。可是已經不很險惡，峻峭。河水平平的流着，浮着濃濃的乳酪一樣起着朝煙四處岩頂上，樹梢上，還掛着一些，不過大部分都壓向水皮來，流滑開去了。草地裏有許多野兔欣快的追逐着。

咕……咕……咕……咕……

輕邃的鳥聲，從那散着松子味的樹上投下。

老李始始沒開口。王得在欣欣的晨風裏，想起昨夜同老李談了半截的話，現在是必得說的了，出了山口，就得分手了，最後他又把那沈澱了很多日子在心底的思索，濾淘

了一下。他想起馬房的酒味乾草味，他想起昨夜老李醉了的胡鬧，他想起那可憐的虫子那慣於知足的豬……

他走近老李，拉了他一把。

「老李！你聽我說完了昨夜的話吧！真的，不是一天了，直到今天，你明白，我也不能不講了！」

他順手在路邊拔了一枝野在輪草，折着，折着。

「……那種生活，我真的不願再過了，可是，……朋友們湊在一堆，也不容易，不過，老李！我現在還不是給人當豬一樣養的時候啊！假如我這樣下去，我知道手和腳會磨得那麼大，那麼厚，簡直會讓你自已害怕，哈哈，（他猛的摔了手中的草葉，草梗）可是你的腦子呢？試問？它，將要變成一個木塊，或者是一個小孩子踢的棗核球，是不是？從此你的腦子失掉效用，不會再有一點好夢讓你做了，下去。遲早會像那個人一樣，喊着：「命運啊，命運啊！」老李在多少年以後，我也許漸漸變成一個這樣麻木的人，可是現在，現在我年青。老李！你不要忘了我還年青！」

他末尾激動的搖撼着手中削瘦的肩頭了。他還看見那小小的腦袋在搖，頭髮在頭，播。

朝曦裏，每一朵雲，都鳥一般劃過去了。開始展開一片蔚藍的天；在高邃的空中，鬚髯正響着一陣詭秘，細微的銀鈴響，這聲音一直從披滿了草裸的深峭谷中散出回音。在樹葉上飄盪下去。

柿子樹全羞澀的垂了頭。楓樹到多起來，沿着下斜的坡脚，一堆堆的紅影。

老李抿了一下嘴唇，轉過頭他瞧見王得的臉上閃着從波皮上發射過來的日影。他輕輕打了一下那攀在肩膀上的沉重的着掌，輕快的把槍托了托。

「你是養不住野馬，老弟！……我全明白！……」

兩個人的眼睫毛下都凝固一點想爆開的火星。

「……可是：你以為我就甘心這樣？每天混着毫沒志氣，任憑着人家的打罵，像一個豬樣嗎？唉！昨晚你說的太對了，只有你明瞭我！不錯！在年青的時候我也那……樣……想過……」

眼微闔着，鬍鬚在回想一段甜蜜的過去。

「我要幹，我拋開了家，心裏老那樣想：『我不能就這樣呆下去。』現在……家？家也許都餓乾了，跑着，……一擡啊！老弟！完了，一個人的頭髮也有點發白，手指頭往往麻木起來什麼都不知道，那還說什麼，……這幾年就不敢想，我的性子多麼倔強，可是一輩子的磨鍊，錘砸，我沒有勇氣了，所以喝酒，……一喝就得醉過去胡嚷，胡鬧完了，唉！……」

王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很清楚，二三十年把一個倔強的性子揉成棉團。這一個人，只能這樣一天天活下去，一直到他最後喘不過來的一口氣爲止，……他猛然嘴唇上拚出幾個字：

「這是生活！……」

拐了一個山脚的路口，旁邊又聳立起一片樹林，蔽得下面很陰森。老李霎了霎眼，并沒呼喝，呼喝，……喊兩聲探出頭去。到是張蘭他們脚快跑到前面，……王得，老李談着天，落在背後。兩個人心上全有一塊錫鉛在溶化。這溶化的熱汗，有一個時刻也許



會灌注到每一根血管裏去。

「喂！……李老爹快來哇！……」

張蘭站在樹林前，一隻手舉在空中掙着喊。

老李腿下槍措帶。兩個人手心都微微沁出一點汗來，攢着那滑滑的槍杆，往前跑去。

「那兒一個人上吊了！……瞧！」

果然，一株粗大的樹上，一個枝子手臂一樣，在空中橫抄過去，一個人高高懸在上面，臉朝那邊看不清楚。風一來，那枝子一顫，尸體也轉了一轉，又歪過去。王得眼快一瞧那粗毛藍布的破褂子，裹着那瘦瘦的身子。他一邊把腳插入樹林裏的草叢，朝老李揚了一下手：

「喂！……是那可憐的虫子！老李！……」

老李一聲不響。等他仔細看時，老李的皺皺的小臉膛，忽然變得白灰片一樣，沒有血色。

走着，一些衰老了的草虫猛的鑽出來，跳着飛着亂撞。小米粒那麼大小，那麼黃的草仔，沾在腳踝上。風習習的，除掉幾聲天籟的鳥聲啾啾響一陣，靜極了——幾乎是一種死的沉鬱。走到那粗大的樹下，王得使槍銃把那繩子打轉過來，……昨夜，坐在火池旁叨嚼着「命運」的傢伙，真的在這命運的繩索上停止了呼吸。顯明的，在他的左額角上淤積着一塊血漬。那血是沿着耳鼓，腮幫，淹到肩膀上，紫糊糊的。

「我害了他！……」

兩條淚水，忽的從老李絞動着的眼皮上淌下來。王得也楞着了。他有點模糊……：這血，這紫色的血，當時給這末路的流浪漢，是怎樣的侮蔑。……

黑。……

老李的心上，非常難過，頭有些眩暈。他的眼睛，不敢望一下這可憐的死人的臉——那紅得已經發紫發白的舌頭，鬍鬚一隻給刀子剖開皮的魚肚上，黯紫色的魚肚子，跟着一股血，從那破口上迸榨出來。乾澀的舌頭，就那樣露在張開的嘴唇上。臉是風乾的鴨脯一樣，鬆弛的，連眉頭也皺不上。

嘎，嘎，……密密的樹頂上漏下鷓鴣的吟叫。

王得把那繩子一槍桿撞斷了，撲的，一棵木塊般落下地來。他用腳把它踢翻過來。臉朝下的栽在草叢裏了。

「走吧！……老李，弱者的行徑是不妥的，只有鼓着氣走！……」

他溫順的拉了老李的手。他覺得這隻握在手心裏涼得石子一樣的手的輕微的顫抖，很嘔心……這隻手，同那懦弱的在生活前面默認着命運而死掉的那兩隻手，有什麼分別他不明白。不是一種憎惡，也不是一種憐恤，是與失望鬚髯的一股冷流，串過他炎熱的腦子。他下勁的拋丟老李的手。……

誰也沒言語，往前走。

藍河漸漸平靜了，河面也癟縮的窄攏了。

下了一個陡板後，太陽漸漸烘得空中發起淤熱來。老李敞開了泥污的衣襟，露出那瘦骨稜稜的胸膛。山的凸面的藍漬，在扇着的微風裏漸漸收縮了。走過一條窄窄的，兩旁都是岩石的路，升上一個崗顛。回過頭望望一盞盞山聳着，越遠越高。這兒彷彿是在

一個山麓上。拐過一片樹林，藍河拐了彎。

遠遠隔着山林，那裏有放羊人吹着口哨，輕脆的捧着鞭子。

走盡一段樹叢，老李突然停着腳。

「這兒是叉路了，往這邊……那順着河岸是到云谷的。往那邊涉過水……老弟！那裏……噫！那裏也許是更遠，更遠的地方吧！」

王得緩緩的推下槍，交給張蘭。他轉過手握著老李的手。

「我走了……你，你……」

「好吧！小夥子，真棒，」他挑了一個大姆手指「……我也許是最末一次了，這因惡的藍河啊！它磨毀了我幾年來的倔強……」沈吟了半晌「哼！你說的一點不假，這是生活！去吧！趁着年青。但願你好運氣，老弟！藍河的水永遠是向南流的，你走吧！向更遠的地方去吧！……」

王得仰起手抹了一下額角沁出的汗珠。點點下頷。

走了……一會他走到河沿的亂石堆上，挽起褲腳，涉住水走，很乾的，一隻鷓鴣鳥

般渡過對岸，回轉頭來！……老李一脚蹬着一塊巨大的光石，兀然不動，王得舉起手搖了搖，老李也笑着牽了牽薄薄的嘴角舉起一隻手來。張蘭他們也呆呆莫明其妙的揚起手來晃着，晃着。

王得搖着背影唱起來。

望着這條大路，

我噙笑着一些膿包！

他們怕風，怕雨……

可是他們還呢惡着沒有一點光！

……

太陽在河灘上閃出千萬點金星，金花。

一會，那個蹣跚的背影，在黃綠色的地上，往遠處消沒下去了。只剩下響亮的，銅鈴一樣的歌聲還留在空中震盪着。

# 海潮

艾 蕪

海潮像衝鋒的隊伍一樣，鼓噪着，吶喊着，拚命地碰上沙灘來；接着，又像打了敗仗似的，銷聲匿跡地退轉回去，而且還丟下好些子彈一般的蚌殼螺螄殼，以及一些黛綠色的海草。你以為這遭兒便完了嗎，哪知還未完全退去，那邊又捲起一大排銀白的浪頭，救援似的吼起來了。海潮就是這樣前撲後繼地，怒打着沙灘和石堤，彷彿對於這馱着都市的島嶼，有着大不了的仇恨一樣。

島上籠着淡淡的朝霧，遠處市中心地方，在轟轟隆隆地響着，宛若睡在夢中的都市漸漸給海潮驚醒了。坡頭紅屋頂的一角，從茂密的洋槐中，窺探出來，眼睛似的玻璃窗

子，爲初起的陽光照亮，如同帶着驚訝的神氣，不安地瞧着海潮一般。

這時第一個走下沙灘，同海潮會面的，便是矮小的金老頭子。他頭髮鬍子都很深，皺紋滿佈的面孔，山胡桃似的，又黑又瘦，但神情却現得極其喜悅，吊在身子後邊的竹篾，正對着他的臀部，一撞一跳。他一面走，一面還回轉去招手，大聲地叫人，到底叫些什麼恐怕連他自己也沒聽見，因爲恰巧有一大排浪頭，直朝他足下，轟震耳鼓地打來。

接着，那些污舊瓦屋擁擠得要命的岸上，一帶滿含晦氣似的地方，又鑽出一個壯大漢子來。他脾氣急躁，人家都叫他黑虎子，衣衫，臉，以及頭髮，都像給煤灰漿過一樣一看，誰也猜得到他是和煤塊煤灰，一塊混日子的。剛才他在李四喜的燒餅舖前，嚷鬧不能再餓了，逼着要獨自去上工。紅眼睛老張，曾含着一泡眼淚，破聲嘶啞地罵他，「你就餓不得哪，你就餓不得哪，我還有一大羣兒女呵，」並且幾乎同他打起架來。經旁邊十幾隻黑手桿他拉開，便給金老頭子說是請吃東西，連拖帶勸，昏昏懂懂地拉到海面上來了。

現在，他明白金老頭子原是騙他離開那里罷了，便打算抽身轉去，但餓着的身子，到底有些軟弱，而況剛才還吵鬧掙扎過，腿子也不大得勁，就暫且尋個乾地方坐下，一面沒精打采地望着海上。

一隻黃煙筒的船，駛進港來了，前前後後，飛繞着幾隻灰色的海鷗，經過一些輝煌海船旁邊的時候，船上原來掛着的旗子，就拉了下去，接着又升了起來。輝煌海船上的水手，便也照樣把他們的旗子，拉動拉動。等輪船過後，又有幾隻吃飽晨風的帆船出現斜拖着茶褐色的帆身，笨澀地緩緩走着。海灣那面，原是蜿蜒着一帶淺淺的山巒，天晴時候，對岸村莊，還隱約在望的，這時已爲朝霧抹去，一切全現得灰濛濛的，使人分不出那兒是天，哪兒是海。只覺得一望去，就是無邊無際的大洋。

潮濕的海風滿含鹽水的腥氣，不斷討厭的吹來。近邊平素倒垃圾地方，也不時爲風激起了難聞的味道。他偶然摸一摸臉，昨夜還覺得粘有塵灰，乾燥得發癢的，這時倒十分涼潤了，這滿使他感到舒服。但因早上多喝了水，肚子像給手在搥一般，一陣陣直朝下面吼。他不知不覺地，就又記起剛才金老頭子說是請他吃東西的話，一面晒晒嘴朝金。



老頭子望去。

金老頭子在沙灘那邊，小得就像一個孩子似的，一壁沿着潮來的地方慢慢走着，一壁偏着頸子，瞧着滾滾捲起的浪頭。潮一退，他便彎下身子去檢什麼東西。潮一來，他又機警地跳開。再過去，沙灘盡頭，是一直從海中崛起了的青色礁石，海潮在那里就更加衝碰得兇暴些，雪白的浪頭，竟跳到丈來高的光景。

「到底在檢些什麼呀？」

他是生長在大陸上的人，來在海島工作，只不過三兩個月的光景，所以既想不出什麼來也不願走去看，只是懶懶的軟坐着，且有些疲乏，就微微眯着眼睛，權養着一會兒神。聽見背後狹側的小街上，熱水舖里的水鍋，在透汽，不斷地發出哨子似的尖音。並且過路人的膠底鞋子，踏着爛泥和煤渣，切查查地發響，也隱約可聞。張大發店里那個胖夥計，仰頭挺肚地，舌頭努在唇邊，端一蒸籠韭菜包子出來，熟汽蓬蓬的，——活靈活現，顯在面前。對門李四喜舖上，二扁頭那個小子，坐在爐旁烘煎餅，白一瓢兒濕麵，倒在坦鍋上，便吸一下快要流下來的鼻涕，——也十分真切地送來眼底。接着是紅

眼睛老一張，手掂着檯檯，一手拿着捲煎餅吃，還一面噴着唾沫和餅屑，急急忙忙地催促夥伴，「喂，宕什麼呀，動手吧！」那種做事認真，討好主人家的神情，往天就給人家嫌惡，拿來從今天早上的情形一比，簡直有些令人不可思議。那時人家一罵他，他總現出可憐樣兒，拿兒女多的話來搪塞。這陣子却像是痰迷了心，竟由隨他們活活餓着了！難道真相信大家一齊心，工錢就可以添加嗎？……

「還沒睡夠嗎？難怪我叫你，你不答允！」

金老頭子走來，拍一下他的肩膀，這麼笑迷迷地責備他。

黑虎子當然沒睡着，只是海潮的聲音，使他聽不見罷了。他見金老頭子怪高興的，一隻手按着掛在腰上的篋子，篋子先前是空的，這陣却裝有兩隻瓶子，和另外一些東西。

金老頭子打算取下腰邊的篋子，但看一看旁邊的陽溝，黑污色的水，正流下沙灘去便搖搖頭道：

「這里不好！」

隨即像吩咐小孩那麼似的，對黑虎子說：

「到那邊去。」

黑虎子當成他還在開玩笑，鼓大眼睛，有些冒火似的，只看看，並不動身。

金老頭子拉他一把，一面還指指他身邊的簍子，認真說道：

「吃早飯呀，你不餓麼？」

黑虎子晒一晒嘴巴，心裏一橫：

「真的請我麼？好罷，沒東西，我就要請你吃拳頭！」

因為在餓的時候，開這種玩笑，是頂使人難受的。便一聲不響地，爬了起來，拐動坐僵了的腿子，笨澀地搖擺着，尾下沙灘去。右邊肩膀則微微聳得高點，那是抬煤抬久了的原故。

潮頭還是那麼洶湧地捲，但捲到的地點，已經逐漸退後了，牠的指標，便是些海草菜葉蚌殼堆成的帶子，一條條蜿蜒地擺在沙灘上面。至於一些平整地方先為潮水沖刷現却完全露出不受浸襲的呢，倒是顯得十分光滑，上面只散綴些白色的小小蚌殼另外還

印有一雙雙的足跡，那便是金老頭子留下的。

金老頭子選着塊不會潮濕的地方，將簍子放上，自己坐在旁邊，從簍裏取出一塊長方形的焦黃塊子，叫黑虎子去拿。

黑虎子毛毛燥燥的一把就去抓着，一看，水濕而且腫脹略微有些硬，但有些地方，却又軟得像麵糰一樣，粘指頭，一碰就爛。他莫明其妙看着老頭子，有些要生氣似的。

金老頭子繼續從簍子里取出東西，把木塊子還木頭塊子一堆，洋鐵盒子還洋鐵盒子一塊。一面也拿一小塊同樣的焦黃塊子塞在嘴里，一面笑道：

「吃呀，那不會害你的！」

黑虎子又懷疑地細瞧一下，拿在鼻尖聞聞，也沒有什麼怪味，只有海水的鹽腥氣。金老頭子又催他一下，還諷一繇嘴唇皮，羨慕似的說道：

「今天算你運氣！這樣整塊的，平常日子檢不着呢。……到底有好心眼的人不同，海也照看你的。」

黑虎子早已餓得不得了，一聽到說吃，口裏就有涎淌，哪經得住這樣催促，便不管

三七二十一，直朝嘴裏塞去。起先嘗着味道鹹，落後一嚼，到還有些饅頭味兒，就接二連三地吞嚥。

金老頭子見他吃得那麼有味，自己想再拿點來吃，也只好忍着了，一面吞吞口水說道：

「這救救急很好，……本該拿開水泡泡的。」

黑虎子吃完之後，還把粘在指頭上的，也放在嘴上去舐個乾淨，那種貪饑樣子，簡直像隻迷路餓久了的小狗，突然給人帶回去喂養一樣。

金老頭子見他還沒吃够，就又遞一塊與他，這却與剛才的不同，只有三分之一的光景，摸着很軟，內饅子也挖空了，而且味道也比先前的鹹，彷彿鹽水浸透了似的。黑虎子因為只有半飽，便勉強慢慢吃着，一面還溫和地向老頭子問道：

「你呢，你不吃麼？」

金老頭子只顧清理他的東西，不上眼的便丟在一邊一面含含糊糊，混着唾液說道：

「我還不餓囉！」

黑虎子漸漸神清氣爽起來，一邊吃，一邊看見柳條筐子里還放有好幾個，就好奇地問道：

「怎麼海裏會有這些東西？」

「海麼，它這傢伙，什麼沒有？」

金老頭子親密地向海看一下，臉子十分矜驕，就彷彿看見自己的乖兒女一樣。

這時潮頭又退得遠些了，金老頭子把手互相拭一拭，就立起身來說道：

「你來幫我檢一檢！怕還有整塊的呢？」

黑虎子也即站起來，覺得足桿比剛才硬朗些，身子也不像先前那樣搖搖晃晃的。

沙灘很軟，越走到接近潮頭的地方，足印就越發陷得深些，且會蹣出水來。

圓形中空的黛色果子，汽泡似的，拿在手裏，有些濡濕而且粘澀，彷彿有涎一樣。

這類東西和青色的海草，沙灘上算是頂多。小小的空蚌壳，檢起來看，灰白的面上，還有一起一伏的青蒼色，宛如描上的山巒一般。另外還有些菜葉和木屑。至於那種帶有饅頭味兒的焦黃塊子，却沒有找着黑虎子走到礁石那邊去，陡削的地方，已沒潮頭碰來了。

但還留有濺濕過的痕跡。其餘一片低的地方，伸入海中去的，却林立着無數嶙峋的石塊青黃色的身上，現出許多蠟亮的白斑點。潮一來，它們便不見了，潮一去就又全現出來，好像一羣海獸，在做着躲躲藏藏的遊戲一樣。

黑虎子轉身回來，這次却發現了一隻瓶子，透明的，微現綠色，大小同汽水攤子上擺的差不多。他正伸手去檢，冷不妨湧來的潮頭，竟衝到他的足邊，浪花濺得他滿臉都是，他連忙跳開。等潮退再去檢時，瓶子已經給浪捲去了。他望着海，心里暗暗想道：

「什麼人肯把這麼好的瓶子，也丟在海裏呢？」

一轉眼工夫，海潮又把瓶子送轉回來了，他連忙去把牠檢起來，瓶口是開的，順手還倒出些海水，一面向金老頭子走去，看見金老頭子也檢了三隻，便奇怪道：

「這是什麼人丟的？爲什麼會這樣多？」

金老頭子就拿握瓶子的手向海上的輝煌海船指一下，說：

「還有誰呢？除了他們這些……。」

金老頭子一壁走回放籃子的地方，還一壁輕蔑地說道：

「他們都是些花花公子啊，一天酒呀汽水地，你曉得他們要灌多少？銀子錢來得那們容易！揩屁股大的紙頭，印上字，就是一二十塊，你怎麼怪得他們不亂花？」

黑虎子一面尾着走，還一面頻頻回顧，海上停泊的海船，約有十多隻光景。它們都是來在這里避暑消夏的。灰色的船身，和藍衣服的水手，全落在秋天的陽光里，顯得十分英氣勃勃。

「不過喏，人總要愛惜東西才好。」金老頭子漸漸轉成莊重的語氣，「我們麼，就是指頭大的爛布，也要的。……我活了幾十年了，全沒看見，這樣糟蹋東西！」

他走到放簍子的地方，疲乏地坐了下去，將幾個瓶子仔細看看，比一比之後，却又滿意地嘆了一口氣，隨即向着海說道：

「也顧得它，天天給咱們送上來。……從小起，我就不曉得受過它多少禮物？要是個……唔，」

說到這里，他便趕緊住口，因為他幾乎要隨口說出「要是個兒子，真當得起大賢大



孝了」覺得對海不免太褻瀆，便又改口道：

「總算是大慈大悲，肯幫助咱們的。」

用着深遠的眼光，感謝似的瞭望着海，彷彿海已是能言能語地站在面前一樣。

這時遠處的霧，亦已淡了。對岸高低不等的山巒，和山腳下的樹林村莊，都漸次模糊模糊地現了出來。

他看見黑虎子還呆呆地瞧着海上，便叫他坐下，還把那種饅頭味兒的東西，遞一個給他。黑虎子坐下了，却沒接過手，只冷眼瞅着，臉上現出已經明白了，却又故意似的問道：

「這也是他們丟的嗎？」

「可不是？說一半天，你還當成海里產的麼？……快拿去吃吧！」

「不！」

黑虎子大聲地回答，現出極端厭惡的樣子。

「爲什麼？……你怕我沒吃的麼？」

金老頭子詫異地問，接着又帶推測的神情解釋。

「你仔細拿到眼睛上看看，再拿到鼻子上聞聞吧！」

黑虎子十分濕動，鼻孔膨脹，臉上發紫。

金老頭子莫明其妙地望他一眼，就老老實實仔細瞧一下，並拿到鼻子上去聞，隨即搖一搖頭道：

「沒有什麼味！」

一個不打緊，裂了一小半，落在沙灘上，金老頭子趕緊檢起來，樣子怪心疼地；一面拿手指，小心地弄掉上面粘的沙粒。

「還沒有什麼……哼，你連那上面粘的牙齒屎都吃了，還覺得味道好哩！」

黑虎子鄙夷地說，一面努力抑止着怒氣。

金老頭子這下才突然明白了，忍不住大笑起來，接着就教訓孩子那麼似的莊重說道：

「你簡直好不明白呀！……難道人家不丟吃剩的，還丟好的麼？」

金老頭子這種態度惹得黑虎子更加惱怒起來，便一把抓着他的手裡的焦黃塊子，給他慣在沙灘上，還一面忿忿地說道：

「那你就不該請我呀！不是說這些人裝闊，要是人家嘴裏吐出的東西也吃，這兩天還會挨餓？」

同時，昂起頭，顯示出一個人自食其力的驕傲樣子。

金老頭子登時鐵青着臉，好像給人打了一棒，而又自覺有罪似的，向那沙灘上丟的東西，膽怯地看了一眼，然後又向黑虎子可憐些些地顫聲說道：

「你叫我，拿什麼東西請你呢？……我又不像你那樣結實，硬朗，可以賺錢買東西……我老了，沒用了，又乏人照應，不去檢點破破爛爛，我這把子老骨頭，還會活得出來麼？……說句丟臉話，我活到這把年紀，哪一天又不靠人丟下的東西呢？」

說到這里，拿手指一指面前的木屑和瓶子，滿鑲皺紋的眼角，約略有些濕濕的。

黑虎子怒氣倒消了，却還冷冷說道：

「那你老人家，既是這樣苦，就該留給自家，何必請人呢？」

金老頭子不好意思起來，略微紅着臉說：

「這就是我得罪人家的地方哪！……生成的醜脾氣，真是改不過來的。……我何嘗不想過，像這樣的東西，恐怕叫化子都不要，怎好報答人呢？可是，一記起人家的好處就日夜不安，哪怕是根爛洋釘呢，只要人家用得上，我便歡歡喜喜，當成禮物送上去。……你看這些空瓶子嗎，我還拿去換錢麼？無非送人家打打醬油罷了。比如人家讓你在爐子邊烤過手，你好意思連一隻瓶子都捨不得麼？只要他開口，拿去就是了，反正又不是自己的，落得做個順水人情。」

黑虎子有些不安，小聲試探地問道：

「那你請我，也是爲了要報答麼？」

「怎麼不是呢？你真好記性呀！我去檢過煤渣滓，你都忘記了麼？才上個月的事情……人家都叫我老毛鬼哪！……對了，你該記得吧，那回子人家拿去我的簍子，還趕開我，打我哩……不是別罵旁人我這簍子今天還會跟我嗎？……嚇，你簡直記不起了，你罵的話，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的呢，你不是這樣罵嗎？」還是睜隻眼閉隻眼吧，欺他老

毛鬼做什麼？又不是你自家的煤炭！」……我一想起，就說，真是好心眼的兒子呵！這次你們賭氣息下工，大家弄得有早沒晚的，我私下就喜歡：這該好了吧，他不會嫌我的東西了。……」

黑虎子紅得臉，感動地說：

「我哪里記得起這些呢？說老實話，這也算不得好事呵，想不到你會記得這樣結結實實的。」

金老頭子興奮地接着說道：

「我說一句不該的話，小夥子，但願你後來好好的，要是你活到我這把年紀，又孤又窮，那才曉得，別人對你的幫忙是怎樣了不得的事情！年青時候，自家有氣力，什麼都靠自己，哪會想到這些呢？」

黑虎子看見他眼睛邊上，凝集起了淚珠，竟不知道怎樣才好，一眼看着丟在沙上的那塊焦黃塊子，便連忙替他檢了起來，還仔細把上面的沙粒弄掉，同時心裏抱歉的想道：

「我爲什麼這樣粗暴呢？難道就不能幫忙別人麼？……唔，紅眼睛老張怕還在罵我吧？」

海在這個時候，潮頭已經完全退去了，靜靜地休息着，先前淹沒在水中的岩石，都在海灣中，遠遠近近地突了出來，呈着青色黃色的各種形象，活像海中動物，要趁早上的陽光，曝曬他們的背脊一樣。

# 風 雨

嚴 文 井

## 小河

紅船上窗子一家家揭開，讓氣流通過，家計的談話瑣絮如楊花，滯留在深灰色的艙裏，風只能逼出其中些許鬱熱，就散在河面上，又前去擦摩另外的船的外壳，想試試刷乾那些水分同遺留了許久的積污。

氣候是在突轉，男子們野性一作，再也不願關在那閉氣の木牆內，恃強赤膊了坐在船兩頭，或跳板上，講故事，再不然交換一點靈巧的對罵，浸在這荒唐的愉快內自不願爬開。

然而女人們有事需要丈夫的依然打岔叫一聲他們的小名。

答話當然免不了有點反背的意思。

「莫要磨人，這一陣風，好容易得到，還不讓我享福一下！」

辦着交涉，丈夫們索興一條條躺下了，應命而去的好人也有，只是少一點，有不老實的堂客，生了氣忍不住罵幾句，男人歡喜這調子的，就回答以呵呵的笑。

「真好！」

由這贊語，風就作態的狂妄起來，打一呼哨，把這些無盡的口才吹飛三十丈遠。

黃色的急流裏加倍旋轉着一些大大的，小小的渦圈，一些偶然聚集在一起的草莖，斷梗，同斷碎木片跟隨以一種瘋狂的姿式翻滾，不能自止的從那輕勻的沙液面上爬過去升到頂點，氣力似乎被那高速的衝走耗費盡了，遂衰弱的墜下休息一瞬，一堆變幻的波作青蒼，白亮的色澤湧起，頑強的跨過這些東西，牠們又似乎困了這一壓擊，開始昏眩恍搖着，緩緩的繞圓圈斜向泊下去，潛過一程，漸漸恢復了力量，再才由四五十丈遠的下流浮起，這時，風如同成爲一個實體，精力異常旺盛，粗獷的拖過水面。



整條小河便抖動着雕刻許多凹凸紋，蜿蜒的匯進大浪并排游行的江裏去。

揚起了一些短襟，探探那許多背及胸，河邊沙灘上那羣淘摸製扣工廠拋棄的貝壳的野孩們發覺天空的變化，那熱燥的藍頂上正在被蒙住一層一層灰褐色的幕，他們注視起來有搬吊在船舵上洗澡的也露出半身。聽那不知的遠方的一个震搖聲，那是一個尖銳刺耳的，狂蕩任情的呼叫。

漸漸的，他們停止嬉戲了。

聲音愈逼愈近，小小光滑的身體都辨認出這襲來的風變得猛烈了。他們眯着眼，抱緊栗色的胸膛，水在沙上拍動，游上來，達到了他們腳邊，當中有一个喊了一聲，這是這小團體的一个暗號，這一個赤脚拍拍的跑了，影響傳開，其餘的都大叫分散，跑向各人家的棚子。

浸在水內的幾個顯得遲鈍一點，被拋落在後，只有慌張的拖水鑽進褲子。

小火輪的哨子被沉埋下去，不時發出警告，聲音細弱，在風鬆口氣的開空中，才突然響一下。

## 河邊的城鎮

電線宏宏的彈響，河街上的招牌成排的電動，雖然風在加強，狗却感到這灶門一樣沸燙的氣候，一條條吐出了那多水的長舌，夾着尾哼，沿街亂跑。

女人們迅速的助丈夫們收下涼篷，拖進伸展到簷外的貨攤，紛亂忙碌，汗流不息，竹篙布，繩索攪成了一片，各類灰塵都乘機從蟄伏的角落捲起播開。

天上過雲，麻石上的陽光時明時暗的閃。

「啲呵！好風！」

「啊——」

「鳥，——吹他娘！」

小流氓們撒出野叫，四方響應，表示他們是蕃殖的，這變天大概使他們高興，於是更起勁的鬧，唱，沒有關上的窗板門環來回擺動爲他們打拍。

一家雜貨舖正舉行全店剃頭，理髮師哼着花鼓戲，端一盆水出來潑水，一吊在空中「嘩啦！」突然一下又全體退回來，理髮師跳着腳，濕淋淋跑進去。

順風走過一些小姑娘們，爲這舉動笑破了口，她們正無法止住，一股風從後面追上，把她們頭髮都撲向前，蓋遮住了她們的額同眼。

### 書記之家

這天星期日，正午了。

一筆精細的日用賬正做了一位書記同他太太爭論的中心，他莊嚴煩重的執着筆，他的細眼不停的看着他太太，憤怒而且悲感，每一項數目惡毒的暗他的心一下，他罵他太太愚拙，却時時不忘數出他太太是個「無法變誠實的女人，」一次爭吵過後，他們保持半天沉默。

丈夫却仍需算下去，所以每次設法先開口，想的原是和平一點的話，說出就改了樣他問：

「你這個女人，只有我碰見了你，別人堂客我也看得不少，沒有你這樣不可靠的，你一點也不幫我的忙，你說，我討了你是爲什麼？」

「我知道？問你。」

「你是我的背運！」他裝出一個有派貌的歎氣，漸漸聲音又升得跟他太太的一樣尖高，叫：「我哪天得了？討這樣一個堂客，我事事不如意，就是你，有你，我永伸不了頭。」說着他又問：「說呀！上個月的洋油買了幾斤？怎麼就完了？」帳又進行往下記。

接着辯到一筆三角錢的用途，他悲憤到了極頂，咆哮：「這太暗昧了，哈！太滑稽了！」他太太接腔哭起「我又沒照顧娘屋」來，他們像一雙煎魚，屋子是一口油鍋。

他就關住了嘴，太太很嬌弱的在哭泣。

賬簿忽然一顫，自己合上了，毛筆衝脫他手，從帳簿上滾過，畫一個不端正合格的「一」字，因為他們板壁上的報紙還是兩年前糊的，完全開裂了，吃了一驚，書記跳起來。

「風。」

太太腫着眼趕到天井，扯下他們的兩雙襪子。

她的先生坐在窗戶內觀看，一個人說：

「要下雨，是不是？」

太太沒有理他，但這家人的糾紛就如此停住了。

雲

天迅轉的黑下去。

白鷗從水面曲曲的掠起，輕飛一段，再又突落下去。

一堆堅韌的雲切斷大部分光線，仍以迅速的脚步在寬闊的天空馳奔，雲的邊端及罅隙中僅存的幾分赤紅太陽光彩，在極短促的時間內，全被隔絕了，新的一團雲又敏捷的移過去，把每一處缺陷都填補滿。

不間斷的伸開，重疊下去，不間斷的。

雲的顏色逐漸加濃深，後來的屯積得很厚，似乎要下墜到地面一樣，風力很大，使牠不能有些許休止滯留的傾向，被催逼着倉促變化，水氣繼續不倦的膨大，灰黑的陰影就擴充到遠方。

臺船及渡船

散在對江岸上的建築物，從深灰的曖昧的雲下看成一條迷糊的齒狀帶，小船隱藏了第三號以下的渡船也停了班。

淫慾的波浪無壓的啃蝕堤岸，盪船上下起伏，工人們時時查看跳板的關連處。

候船的拉緊帽沿，長衫被風撕得開開的，有的人鼻子同眼睛都擠縮到一處，像一匹獵犬正在搜索野物時一樣緊張。不耐久等，有一部分則去長椅上低頭微睡，這時間不算短，也許他們還有做了夢的。

口被封住，聲音或被吹走，談話的多半打手勢。

船沙聲叫了一響，斜着現出牠的軀體。烟子蒸汽低低的籠住船尾，人都靠在向岸的一邊，同候船人彼此交換視線。

浪舉高躑船，迎那一批人通過。

岸上車夫起着圍。

於是扁担，行李，跳板，長燈，樓梯又轟然發出巨響，新的一批人紛紛裝上去。船機室的工人伸出李達的頭看了一次，罵了一聲野話又縮下去，檢看那通風器。

船客們不少揮汗如雨的。

「今天夠熱！呀？」

「是，真不算冷？」

「夥計，再說風涼話，人造冰廠就要關門不做做了。」

「澡堂，澡堂！要命！」

風却掃着欄干邊，推起暈人的浪。

搭客到了六七成。

舵手響鈴，輪機工人乃又搬動了槓桿，船尾分出兩條波線，躉船上助着用竹篙支開船頭，船就緩緩的，喋喋的劈進濃厚的空氣內去。

### 茶樓

小河口的吊樓子茶館內已坐了好些茶客，他們那中庸的，古雅的肖像隱約供在粗粗雕飾的窗櫺內，上面是陰沉的天色。樓下配以斜緩的河坡同流水，這樣，於是把他們裝進了一幅古代的繪畫內。

他們生意買賣已經講妥，安靜而閑適的品評着他們那一宇宙內包含的各樣事，精心嗑開一粒粒五香醬油瓜子，嚥下許多碗苦茶。

有些不做聲的則閉眼在領略這世界的神秘，思想飛入玄虛內，不過，恐怕他們又沒有想着任何事。

聽風聲的列列，座中有一位泥瓦匠低聲贊歎：

「這天氣真痛快！」

遂端茶一飲而盡，水咕唧唧的從喉嚨管一直響到胃裏，報告那經過的途程。

茶客多半不會仇視閑情逸致，更少不了不絕的吐談，故話題必需繁多廣汎才够應用。聽說，即刻茶館內每一角落都這樣感到了，自然而然的，這話題就風行的遞開。

「每逢這風必翻船，我看得太多了，這是老規矩，風大必浪大，浪大一定翻船，一次沉兩條筏子是頂少的，不過這生意總有人做。幾十年都是一個樣，我看得太多了，今天還沒有看見江豬子，那東西真厲害，江上沒有幾條筏子，都收了——」這是一位有遺老風的學究喜歡說幾句已經誰也知道的事，用幾個虛字連起來作為真理，不厭倦這事，



而且自鳴得意。

他喜歡把兩支腿珍惜的抬得高高的，不是桌弦上，便是椅上，大概這樣才可以讓鼻子沉進兩膝之間去精鑑自己各種味。他的習慣是自己談，看別人飲，話告一段落後，才突然抬頭乾杯一次。

「不稀見，不過雨也快來了。」

生意人中有一個歌唱家，用摺扇打板，哼起孟姜女哭長城，他很欣賞自己那一付細細的尖嗓子，他覺得他賣力起來簡直不會弱似真女人。因為他極力在做一個女人的表情激動的全身都為打拍子搖擺。

閉眼的幾位胸膛上毛林裏泡着汗，竟在呼呼打鼾，籐椅實在是比床舒適。

瓜子花生的小販，蝴蝶一樣穿，受寵若驚的任主顧們稱量那些貨品。

孟姜女婉轉的，哭得很動聽，連堂倌都禁不住低聲相和，突然歌聲顫了一下，意料之外的每個人的神經都被暴烈的扯一跳。

一響巨雷自茶樓頂上吼出了，蓋住了所有的鬧雜，樓子似乎震動了一下。

歌聲止住了。

靜下去，耳朵都嗡嗡的響。

窗外一片突然黝黑的天。

滿個昏黯的窟窿又驟亮了一下，閃過一條曲折的虹，鮮紅賽過霞光，又像一朵耀眼的玫瑰，穿在一支金箭上在雲裏迅速的衝刺了一下，再，什麼也沒有了，連綿不絕的雷就跟蹤出現。炸裂，黝黑，靜寂，電閃，黝黑，雷，交替着。

## 江上

又一次渡江船開離岸。

「打不孝子，不孝子，天下的不孝子。」一位易感的老太太喘着氣對自己說話。

這一巨響帶給她許多紊亂的回想，桃動她對於她的殘年不平，許多年的孤獨，貧乏冤屈，悲傷都變成了針刺他，嘴裏嘟囔着不知一些什麼。

所有的人都往下一層鑽去，留下很少人擠在梯門口，她則在發癡。

風的呼嘯在雷裏是比得微弱多了，但動作得更起勁，拂起一陣陣白泡在江上湧落，

船騎在小丘一樣的浪上隨着降下去，浮木桿在船舷上擺擦撞擊。

達達達的大雨珠射下來。

狂雨就這樣驟然勃發開，船同水面同時被轉進這噴射的範圍內。

沉重的，獸性的，織成一束束白金色，暗青色的線條，傾瀉着，散開無數輕碎的水點，還帶着點熱意，這氣候是不可收拾了，天似乎更加窒息，聲音奔騰的，如一千億個泉水，一千億個瀑布，集在一起衝落，崩塌下來，異樣的猖狂放肆，每塊雲全都在暢快的漏泄。

水滴積多從老婦人臉皮上的細深溝紋流過，她的放馳遠了的心才驚縮回來，揩揩水自然的關住了那張永好獨白的嘴，也往下面去。

她後面還有一個人。

這是最後的一個，他皮膚繃得很緊，鼻子兩旁冒出兩三顆酒刺，頭髮蓬鬆不齊，那是因爲不大注意梳的結果，穿一套嶄新的，還留有尺碼小條的中學制服。

煤烟混在雨水裏掉到船板上。

他時時看看他制服是不是染上了黑灰蹟，又驗驗那褲上的直紋是不是彎曲模糊了，雖然他極力試想去保持在舵房後那一片篷簷下，但雨追逐他，水逐漸浸在鋼皮上可以照出他的倒影，他的頭髮已經開始糾結到一塊，衣也濕了許多，他覺得不大好，於是不再堅持迴避那有許多生人的艙，吸了一口「新鮮空氣」也下去了。

### 都市的靈魂

雨落在一個大屋頂上。

下面正打第二通鬧台，嘈雜的金革音在華美的圓形天花板下鳴奏，這是一家戲園。看客們還是疏散的。

燥烈的鑼鼓吼吟出五千個花樣，節律是粗魯而且淫蕩，玩弄這些器具的坐在台角，歪偏着頭，眼睛無神，如同還保留了幾分瞌睡，嘴裏都刁一根烟，想驅走那昏沉，就更使勁敲打，幾乎令台下人的手指都可嚐出這音波的震動。

呵欠，連貫的呵欠。

一個早來的看客額上長出了一根青葱樣的筋，乖戾的撕扯破那一份讀了三遍的小報

他已經做完了他所有混時間的事了，遂起身喊茶房：

「什麼時候了？」

「一點半剛過，先生。」

聽話，這先生掏出表聽聽，把長針倒退了一圈，重新坐下沉思。

過了一會，他彎身檢起一片大一點的報片，剛好這上面爲他留下一半那轟動全市的姦污案的供辭，又似乎有一點新意義蔓生出，他就重新咀嚼這案情起來，額上的那條青筋由葱發育成了一根肥蒜。

### 漏

雨水盡性的沖洗，如同在作一次廣大週密的圍獵，不遺漏每一微小的空隙及每一寸暴露在外所在，噴濕，且浸透過去，好多脆弱的屋頂就漸漸受不起這瀑布淫虐的奔流。

於是那個書記屋頂上的瓦縫擴開讓步了一些陽塵從他天花板上散下，天花板早破裂灰土落過後，接着放出許多黃色的漏水。

屋子內即刻騷動起來，爲應付這新發生的事變。

書記同太太不得不言歸於好，合力搬出他們所有的可以容納一點水的器皿來接漏，每一泉水下等着一件盆，罐之類的東西，然而，他們的地板上是濺濕了。

「我真恨泥瓦匠，來世都討不到好一些的東西，這瓦老弄不好。」

「瓦半年才收拾一次，只怪房東不是人。」

命運，天，及祖先都被這夫妻倆說過了，只漏滴音參差的回答這抱怨。

一天一晴，不信你看，一定又要長靈，才乾了幾天？」太太滔滔的數，她尤其恨陰臭的白靈。

書記理理賬簿，把它推開。

太太鬆了一口氣，因爲這是她安靜生活又將還原的兆頭，在她丈夫面前報一筆筆零碎賬時，她的尊嚴就不自主的削弱，甚至使她像一個囚徒樣在受審。再者她的記憶力本來也不大好。

「見菩薩的鬼，某某今生也算不清！」書記哼了一聲，賬簿就被扔進了箱內。（這

是一件有趣的事，他們只有一張沒有抽屜的飯桌，一口無鎖箱子就代替抽屜的各種功用。）

他打了一個呵欠，拖着他跟太太戀愛時得來的紀念品，一雙繡花的舊拖鞋，在水地板上拍過去。

「喂！」

太太的時辰到了裝作沒有聽見這招呼。

「噯，心肝，晚飯有些什麼菜？」

「莫找我鬧，你去你的。」

書記那卑微的臉上扮了一個滑稽的笑像，見太太不理他，就燃一支烟頭，塌山樣倒上床，遂專心去研究天花板下漏水的奇怪滑走，奔落。

香烟同雨漏聲也許娛樂了這個臨時雅人，他閉上了一隻眼。

### 船上的的歡

艙裏的空氣是污濁得令出色的女人們生氣了，她們都愁鎖那填黑的細眉，一個肥太

太對他丈夫說了四次，就要昏倒了，「大概這氣息是有點不佳良，連一個嫵媚的小鬍子銀行行員也抖開手絹來套住了鼻尖。

一些人貪婪的釘住每一件包裹，雜物，這是脚夫們，他們在估量這一次可以到手的力錢。

脚夫中一個年青的夥計，靠在梯旁出神，他的臉是很光亮的，雖然並不美，他自己對這個却很滿意，從口袋裏拿出一個半邊鏡子來窺看，考察自己，他時時撥弄眼角，耳洞等處，鑽挑到鼻子，他的一根歡喜發癢的神經被觸着了，這人的毛病就是缺少幾分優等的抑制力，忍不住就打了一個高亢潑辣的噴嚏，一粒鼻汁彈上一張臉。

「唉！怎麼？」

被侵犯的是一個焦躁人，正在為一個永不結束的思想所困，他胃裏充滿了酸水，已經不愉快得要炸開了，對於這意外的，破壞他尊嚴的災害，實在容忍不住。

「混帳！一

他握一個拳，氣得發抖，但因為他的脊髓神經不及大腦強健的緣故，他這恢復名譽



的一擊並不曾迅速果斷的打出去。

「先生，唉，先生。」裝出一付奉承討好的笑容，這位歡喜自己面孔的孩子連忙收好鏡子往後退，他不知如何道歉，覺得背後有一處消開了一點空，於是乘機一溜，預備就此遁到別地方去。

突然又升起一個尖利的罵聲，沸騰洶湧，似要吞了他，他明白了這道理，他的靈運使他的肩頭撞着了一個塗得很白的中年女人。

「噢綠了眼，斫頭的短命鬼！」

（「哈哈。」）

「唉，太太。」

（「哈哈，哈哈！」）

「眼睛賣到燒臘店去了！化生子！」

脚夫這一次才成功，縮進一堆人中逃走了。

滿船盡笑，比喫水果還有味，所有人的胃口都開了，因為這是這樣好笑而且湊巧的

一件事。

中學生摸摸領口，也跟着小小的笑。

他的眼一抬起來，天！他的心撞得一響，接着慌亂的志忑起來，他沒有料到的得着一個奇蹟，呵，船突然降下去，「奇蹟，奇蹟。」他默聲唸。船又升起來，高高的升起來，他突然特別感覺這搖擺，他開始有點昏眩。

這奇蹟是他渴望而又怕多想的，他看見了一個精巧靈活的笑，刻在一個合乎他崇拜的偏見的，剛長成姑娘的兩頰上。他有過多的天真的嬌態，更好的是他胸前還繡有一女中」二字。

「好像什麼地方見過的。」中學生盡力去記憶，就踏進了雲霧裏，快樂同羞怯混調在一起，釀出一種酒漿，使他聽不見耳邊的聲音了。

「錯亂，顛倒！一切脫離了軌道，一切都要毀滅，毀滅！」那受了侮辱的思想家還負着一個焦灼，他擺脫不了這苦惱，眼前迴轉一些金色銀色的星。

病人

風 雨

大馬路的一個里分角游出了一方影子，接着移出來一個猥縮的醜陋人，有一付丑角慣有的狼狽面孔，大體是灰黯，醜陋渺小得像一支從陰溝裏鑽出的老鼠，胸部被他的手掩護着，衣裳貼黏在肉上，透明如薄絹。

他挪梭脚步，幾次停止行動，留意探着每一點聲音的來源。

里分除他之外，沒有別的路人。

他的工作是很忙碌的，需要一段時間，他不能讓機會消毀，於是他漱動口，漸漸鼓出一些些白吐沫，多得一點了，就皂泡樣積在他的兩嘴角上。

蓋在一柄大傘下，一個小孩提一支油瓶跑過了他，他車臉向牆，休息一會，小孩完全走得看不見了，他再又繼續又作下去。

口沫泡濃厚起來，成爲兩個小丘併隴去，封住他的嘴，還繼續在添加的，逐漸連他鼻尖下，鬚髭上都堆得有了。

雨給了他幾個戰抖，這到了一個段落，他似乎很舒服，車身轉了一圈，諦聽遠處，他的眉目伸了一下，「脚步聲」是的，咳嗽，近了，進了里分。

聲音近到了拐角，他應該開始了，於是頹然倒下，很輕很靈巧，而且特別迅速，自  
然然的沒有一點思索考慮在內，他起始手脚舞蹈的，在泥漿內抽搖，滾動。

一把體面的傘出現了。

這怪把戲是很足吸動視線的，那把傘就靜靜的停在離他遠一點地方。

很單調乏味的，舞動着。

兩分鐘，又一把傘。

他勤快了幾倍，四肢動彈得就像一支弄反了面的甲蟲的脚，水泥漆裹上他全身，雖然不大有意思，里分角却漸漸填滿起來，消息傳開，有些門也打開了，十幾把傘圍着他低語着。

「什麼玩意？」

沒有回答這問子的。

「不好看叫人看傷了。」

「請問這是什麼？」那個人耐心的追問。

「羊角瘋。」

女人們對這個沒有多大的興趣，癩癩嘴，小花傘，菲菲傘等乃先後移走了。門也跟着關之幾戶。

「患這病的人真多。」

「是呀，不但多，且看得準時候。」

有人相視而笑了。

「鬼才曉得！」

聽了半天還弄不懂的，這是一把紅油傘，老老實實提出一個土方子。

「找一根稻草，撬開他口塞進去，不信貶過眼他就好，方子不瞞說是個秘方，倒百治百靈。」

「老兄，這地方可不同。」一把黑洋傘說：「草治不了病。」

門都關上了。

「嘿嘿！撬開口，給一角錢銜着，萬事大吉！」得意這挖苦的成功，黑洋傘遂在笑

聲內揚長走了。

當然，這扮演不再起勁，力量已給瀉掉了，然而他不曾就此突然停止，泥水漿糊滿他頭髮，一束束的直着，八方刺開，牠的頭飾成了一枚刺果。

「我的大慈大悲的觀世音，够了，你怕他累得起不來？」

於是傘都分散了，只一點悶氣的笑聲留在這人耳裏。

一個女人叫誰，一雙赤腳應着跑過去。

再什麼也沒有了，就是雨，一切都是雨，一支狗關在不知誰家門內吠。

睜開眼，看見兩條屋簷鎖住一方藍色的天，這羊角瘋的病人笑了一個大大的歪臉，他不懂得一切高妙的事理，但他懂得一個絕對的不用懂的理信，那是他的感覺，他簡單的感覺，腿子一拳，突然跳起來，響亮的打了自己一耳光，吹了一口氣，沿牆角走開去。

天

萬億層雨織成重重紗幔，風推迫雲，一部分又從雲下冒過，捲起這些幔子作狂厲的

旋舞，這樣，一束束水柱就被分散成許多晶瑩的水沫，微細而無邊際，看出如同一片淡銀色的輕霧。

雲是一條頂大的魔龍，被迫脅着，狂怒的掙扎的掃過天空，牠暗澹的腹下隱隱有波濤滾滾的姿勢，每一塊地方震出牠的吼叫，隨以嘶嘶的噓氣，那是電同風，雷又像一面巨鼓在沙礫上旋轉碰擊的聲音，迸裂着，糟鬧的傳遞開去。

空氣還緊縮，令人窒息。

### 中學生

「好大的雨。」中學生看着爲水所模糊的窗板，他有了一個活動的思想。

一大些神話，小說裏的傳說都改頭換面的再現在他腦子內，幻想是一朵火花，在這迅短的光亮下，他覺得看見了他們同在一個華麗的佈景下扮演愛情的戲。

突然他又感覺身體虛空起來。一排浪落下去了，他的快樂同坦白也跟着悄然退隱，這裏來了一個實際的問題，他想到如何去認識她，困難都現出了。

「不過，」他如有所得，「假如我有一把傘。」

有一把傘，上岸，如果她雇不着一輛車，好天！這是多漂亮的一件事呀！這傘在她是如何需要，（他看見了那姑娘也是沒有帶傘。）如果一個人願意將傘讓與她，那個人將是如何幸運？於是一串連綿的織錦的夢飄出來，帶着一個上等好故事。

但一切要點就是一把平凡的傘，他一弄清楚自己是沒有任何關於傘的東西在身邊，一切好運同美麗再度的消滅了，他止不住爲「爲什麼不帶傘」懊悔。

剩下的辦法是他只有偷偷去看看她，他始終不敢大方的正對那面，加上這一個思想上的秘密後，使他更不自然了，現在，他忽然發覺那一雙機靈的眼也時常注視着他，如同也在伺候他的眼鋒一樣的，一個小小的疑問滋長出來，他想制住不往下想，大批血液從他臉皮下運輸過去。

船傾斜着拐灣，脚夫們起始活動。

這時，更發生了一件新的好事，使中學生覺得世界真是有生氣，可愛的，他發現了那小姑娘不僅只注視他，而且向他笑，的確確的在向 he 笑了，他的那個小疑問已完全證明不錯，他極力鎮靜住，爲了他的太陽一樣的驕傲同高興，他不知怎樣做好他臉更加



灼盪。

雨點從艙門撒進來，一些沒有血色的，方整的樓房，露現在門洞外，岸近了，那是一段雨濕透了的醬色斜坡，斜坡下是長長的跳板，渡船，海關巡艇，一叢小船的桅桿，及一些江邊照舊有的東西。

沉悶啦！中學生聽見一個聲音，他預備去看看這說話的。

「先生，讓讓！」他旁邊有一個脚夫叫，把他眼睛拉回，他又看了那邊一下。她還在笑，更美更美了，多聰明的神氣呀。

中學生惘然挪動幾步，讓脚夫工作，腦袋略略一低下，雷炸一樣，他的心又跳了。這跟從前不同，還是一次特別嚴重的心跳，因為他發見了這一切幸福的原因。

一大片鮮明的黑色活躍在他白亮的制服上。

「煤灰。」

脚夫從他腿前提起兩口舊鍋，這就是一切的解釋，兩口舊鍋。

這一個大荒唐，一個絕頂的滑稽，一個洗染公司洗不掉的恥辱！制服上擦許多黑灰

自己完全不知道，讓她笑了這許久。還厚臉偷看人，多愚蠢醜陋，自己簡直是一塊木頭！他的光榮同自信全被掃掉了，他彷彿聽見許多大笑。彷彿許多人都開始注視，他的血液幾乎要鑽到臉皮外了，眼角浸了一股淚，手足失措，他需要即刻逃避。

失去一切光彩，一切音響，中學生虹一樣的幻想炸裂了，他從天堂沉進了地獄。

### 吟雨篇

雨風都小一點，下午了。

水分充分的滋潤灌溉了江岸的草地，使這地帶更其青翠爽快，長椅都空着，楊槐密密的列植在後，投下淡綠的黯影，江水在崖岸處顯得深鬱渾濁，伸入遠遠的天與山之間就開拓而漸漸自淡清秀了。

一個散步人經過這裏。

大概他有一點古怪的性情，沒有戴帽子，也沒打傘，他的散步姿勢很特別，幾乎像在趕路，他的面龐原來似乎還美麗的，但從他呆凝的眼珠知道他坦白同快樂的成分已失去了，只有一兩條曲紋證明他是能够笑的。

他不注意雨，始終低着頭沉思，有時還自言自語。

「雨下的散步，——太陳太陳！」

「或者用「鉛色的，陰天之狂歡節？」」

他並不能就如此決定。

「什麼好呢？」「雨曲」，「雨的十四行」，或「青青的雨？」

他想了又想，時時搔頭，總是沒有一個適意的題目找出，他顯得窘急，因為他的職業是詩人，他背已微微鉤曲了，雖他獲有這付脊骨還不過二十幾年，他是忙碌過度，他隨時編造一章新奇而漂亮的詩，送到當地的日報去。

有幾個人輕快的越過他，他沒有知道，因為他沒有聽見聲音，也沒有看見任何東西。這是他的習慣使他如此，雖他腦子內永是疲倦得空無所有，他還是繼續試着在思想裏挖掘，雕琢出一些那樣精巧的句子，因此他時時在半昏睡裏動作，現在他又進到朦朧的狀況，沒有感覺的走着，一直到一粒莽撞的雨水跳進他眼內，才驚了他一下。

他信步離開江邊，走進街，過了一家電影院，一家飯店，過去就是百貨公司，美術

照像室，他在新時代唱片公司門口忽然睜開了眼，停住看那窗飾，順便聽播音機放送第一舞台的日戲。

鑼鼓驟停了，胡琴的聲音搖曳出來，落到他耳邊，他聽不明白這唱的是什麼，即刻他的煩惱被這一強一弱的聲調引出，他想不聽，聲音就更大了，他於是再向前走，聲音尾隨他。

詩人有了新的感觸，他衝動的想大聲呢罵。

不過他把罵聲改爲搔搔頭，即刻指上沾滿了水，他看這指頭幾眼，思想裏突然匯來了一股新鮮的生氣。

「哈！一沒有雨傘的人，」沒有，沒有雨傘的人，響亮！」於是這題目得到了手，他活起來，他贊揚這時的自己，崇拜自己的天才，有了題目一切都好辦，他笑，果然附帶的他又得着一個靈感，就決定還在這題目後面加註「丁香之一」四字，他想，這樣開頭就可以有一個美麗飄渺的印象給人，並且不消說，這以後所有的詩就是「丁香之一」  
「丁香之二了。」

他回復了一點年青，他想唱一點，不過他沒有唱。

現在輪到覓找那第一節詩句的時候了，他開始苦苦的構思，不幸，當他正走下人行道渡過一條街時，一個突來的打擊切斷了他的靈感，他肩膀上受了一撞，一大隊腳夫急急的跑，他留心去搜索那罪犯時，那在前的一羣早已跑過去了，後面又連貫蜂擁的趕過來遮住他的視線，現在進口了一隻誤時的上水船，他們搶着去起一批貨。

這一大羣都像石器時代的野人，沒有一個穿一套像「衣」的服裝，跑得泥花從腳後跟飛起。

閃避着，詩人很困難的通過這隊伍，爲了音備再一撞，他暫時只有擱下那詩句的推敲，躲到一條屬於住宅區的幽靜的馬路上去。

雨慢慢衰減，但綿延起來。

「奇怪的氣候，損壞人健康的，沒有理由天天落，真麻煩！」爲什麼我有這感覺——是的，這兩天我是有點異常，這是不對的，也許是我的性情不好，不過我的性情也實是太乖戾得一點，但是，但是要說是因爲我的性情不好，爲什麼又這樣呢？爲什麼？

「可不是由於壞天氣的關係呢？」停了一會，詩人又想：「假如是實在由於天氣不良，爲什麼我又不這樣呢？有什麼能防止我不憂悶呢？那將是什麼？科學或者是藝術，而我自己就在寫詩……我真不懂，誰能解答這疑問？宇宙真是太大了，我永遠問不清楚，真理真是太多太多了。」他的腦筋突然爲沒有條理的零碎的事糾纏不清，他血管鼓動得很響。

走過幾步，一支腿偶然在水上一滑，他又快活起來，他唸：

「雨呀，這一個蛇一樣的。」

他的「沒有傘的人」第一句就這樣出現了。

他就慢慢走，慎重的評審了一會，無論如何捨不得放棄這一句，想到蛇，他就記起了「女人，」連帶他就設法把雨比作女人，只是雨像蕩婦多些，或像處女多些的問題又出來了。

「雨呢，這一個蛇一樣的——」

「雨呢，這一個蛇……」

他唸着，血管更加漲大，臉上毛孔漏出黃色的油來。

他走過去，走過去，一個重荷壓住他。

尾

低窪的六孔漫溢出水來，水溝活活的流動，捲起幾分臭味，雲是依舊灰灰的，漸漸移走得慢一點，一整塊暗陰蓋在地上，天已依人的祝禱改涼了。

什麼都改變得了，只人都爲那散碎不絕的雨聲弄得困倦了，這夜晚當可以睡一覺好覺睡。

雨後有停。

# 荒

田 濤

古柳，粗大而佝僂，好像上了年歲的老人。

噦——噦。

在牠高突屹立在空中一個大樹峰腋窩裏，腐朽開一口小洞，跳出一隻雌雀。扒着樹皮的兩隻爪跳跳跳，噦噦，飛落在樹峰巔端。

雄雀在一枝乾枯的樞杈尖上棲落着，蓬鬆起全身的羽毛，小眼睛上蒙上一張白皮，彷彿是睏疲了。



噦——噦。

風吹來，柳條兒柳葉順着風顫抖，飄嗦。從樹榦新抽出一叢有彈性的柳條，風刷得牠們仰一仰身腰，又落下來；把斜伸往西方空中一根大大的枯死的枝榦吹得像胳膊擺搖。雌雀受驚般猛然飛上去，跳躍到雄的身旁，攞抖抖尾巴，又飛往空中繞一個圈，棲落在離雄的遠些的另一條枯枝上。

古柳，生長在荒草路旁坡崗上，牠周身暴裂開一塊塊乾樹皮，一條巨大的裂口，袒露出樹心白木質，樹心腐爛，朽壞，有蟲蝕的小針孔，孩子們用火燒過的炭灰，使牠那新皮質包裹下去，現在僅剩留一小段口縫。大根，在牠路旁地下屹立着，彷彿孩子拳曲的膝頭。一條長根，從坡崗裏隆出地面爬了一截又攢下地去，伸進荒溝濕坡下去吸水。

荒溝，由遠遠的森林裏伸過來，經過這裏通進一個廣闊的蘆葦坑塘裏，蘆葦蓬蓬勃勃，蒼翠，碧青，密叢叢的輕尖隱遮着一座古廟的灰色瓦脊，傳送出一陣陣老僧擊鐘聲。這裏拋開鄉村極遠，寂寞，荒涼。鐵路蛇一樣盤繞一個灣，爬過溝塘的大石橋，向了遠遠一個煙沉沉村莊伸去。

拉貨馬車和駱駝們，排着隊列過來，脖頸下的銅鈴遲滯的發響，天涯，山角，村落  
的輪廓，都爬伏在黑沉沉的夜裏睡着。

鬼火，舌頭似的吐着青光，距這裏數百丈之遙，那是一片荒草墓地，松針樹塗抹着  
黑暗的影子。

荒草，荊條叢中有昆蟲唱歌，西曬曬的叫。

拉貨車和駱駝牽蠕動着過去了，牽駝人和車夫抹着惺忪的眼皮，抽着發響的鞭子與  
柳條，銅鈴漸漸消隱在灣灣曲曲路的盡頭。荒涼，寂寞，黑沉沉的夜。

風吹來，古柳在嘆息。

## 二

一具被陷害的女屍睡在荒草叢裏。

坡崗，般黃的鼓着肚子。

穢穢——穢穢

太陽出來了，把天空的雲彩映得通紅。大地表面上都叢生着綠蒼蒼的莊稼，沒邊際

給陽光照得挺美麗，露珠兒在牠們綠葉邊緣上掛着兩串，透明的像水晶珠。一陣朝霧烟一樣隱滅，透露出光明。

雄的先從樹洞裏飛出來，在那一叢新抽出嫩枝葉裏跳了一陣，有幾片魚條細葉給她的翅膀掛下，飄零，飄落在荒草叢裏，又飛上那根枯枝尖端。棲落在小枝上。

噠噠——噠噠

樹洞中又飛出雌的。她一直在空中射了一條褐色線，落在雄的身旁，急忙的抖擻幾下尾巴，跳幾跳，把黃邊綠角質孔往各處伸探，舉起睜圓的小眼睛望看大地上一幅美麗的晨景。又跳轉過靈輕的小身子，看見雄的抖羽毛。

噠噠噠——噠噠噠

她高興的伸轉頸頸。天空中一片紅雲，太陽升高了，加強了光度，晒着古柳的乾皮裂腹，樹峯，大根。然而依舊是幽靜得似一片荒墓。高大的荒草生滿了溝塘，幾乎望不見裏面的水。水流去，清澄無聲的，碎玻璃樣閃耀。洗滌着潔碧的石子，橙褐色細沙。

噦——噦

她驟然從枯枝上飛下來，發出嘩嘩一聲，落在草叢裏，看見一隻大蝗蟲，綠圓頭，冒着兩個眼睛，兩條黃鬚豎起，好像對她發怒，身兩旁插起兩條大腿預備打開黃翅勝跳飛，雌雀靈輕的剛剛用雙腿一跳，那傢伙受到驚嚇，只聽見拍嗒拍嗒，空中發現那大蝗蟲拍又着四翼掛着兩條大長腿飛起。

噦——噦

她忽然驚惶的叫，匆忙的飛到枯枝尖端，雄的身旁。原來她不小心往前跳，跳到那個女屍身上。

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雄的把羽毛貼落下來，靈活的跳轉跳轉，伸着頸頸往草叢裏探視。  
看見荒草裏那碎玻璃照耀的水紋，看不見女屍。

噦噦噦噦。

女屍穿着綠褂子紅褲紅鞋，遮埋在叢密的荒草荆棘裏。

騰騰——雄的飛射過空中，團縮着他的小爪，把翅膀一張一縱，一陣陣彷彿拋向空中的磚頭。雌的也受驚的跟隨在他後面飛。飛過蘆葦池塘，飛過幾株樹，落在古廟瓦脊上，跳着，又落在廟前一棵圓葉樹徑上。

噦——噦。

樹徑周圍的大葉搖着頭，嘩嘩互磨擦着發響。古廟裏發出幾聲擊鐘，輕輕的飄過空中。裏面一個七十老娘祈禱着她遠出投軍的兒子有歸來的一天，幾陣烟火從廟堂裏冒  
出，菩薩的眼睛慈悲的看着面前跪乞的衣服襤褸的七十老娘。

僧，穿着肥長的黑衣袍，拿着光滑的木棒，擊那一個古老破鐘，鐺——鐺——鐺。  
「天，慈善的天。菩薩娘娘，修好積德的菩薩娘娘！」  
七十老娘，眼瞳滾着兩顆大淚珠。

三

天空，澄深而寧靜。

噦——噦。

這一對雀子又好像拋磚頭般飛。飛過蓬蓬勃勃的蘆葦池塘，在數百丈之遙的松針樹墓地繞過一個圈子，飛回來，又棲落到古柳枯枝尖杪上。

火車開過來，一個黑大的怪物噴出黑黃的煙濃，濃烟在天空中劃了一道線。哄隆隆把荒涼的草溝震得發跳，汽櫃裏伸拐的胳膊搖動着那黑圓的大鐵輪，噴着水汽，拖拉着一條長長的黑尾巴，從文化區域拖來，拖過了原始的荒野，橫亘溝塘的大石橋，漸漸尾巴也過去，一溜煙遠了。

女屍發臭了。有幾隻老黑鴉由她腿上扯下一塊塊的肉，叨着飛去。天上打旋子的老鷹，射下一條灰色線，用牠的鈎子嘴扯着屍肉吃飽了肚子，才又打了幾個旋子飛去。

嘖嘖——嘖嘖。

有許多烏鴉，麻雀，鴿子，老鳩，小燕，在空中盤旋，像旋風似的盤旋，黃昏美麗的太陽笑着，照紅了樹梢枝葉。

嘖嘖嘖嘖。嘖嘖嘖嘖。

他們雌雄夫婦倆雀，也隨着盤旋。大的，小的黑點子，飛上飛下，飛左飛右，旋繞

着，旋繞……

「嘿！牠們發現了什麼好食物呵？」一個圓頭孩子說。

「一定是一隻兔子，不就是死狗。」另一個尖腦袋孩子說。

兩個孩子走過鼓着殷紅肚子的坡崗。站在古柳一旁，圓腦袋的拾起一塊磚頭向空中拋去。

噦噦噦噦。噦噦噦噦。

兩只雀子聳聳噹噹的飛過來，嘴上叨着一點點女屍肉，落在樹峯腋窩裏，攢進樹洞去餵雛雀。小洞裏立刻亂嘈嘈傳送出一陣小雀爭吵聲。

「聽，大柳樹上孵了家雀。」尖腦袋孩子側起小頭說。

「哦，牠們兩個大的餵食去啦。」圓腦袋孩子說。

圓腦袋孩子身體笨重，他上不去樹，搬起尖腦袋的腿舉他爬上古柳。剛剛扒到樹樞枝處，猛聽見噹噹一聲，一個大的飛逃了。這是雄的，他看見兩個討厭的壞孩子要破壞他們的窠巢，家庭。

噉噉噉噉噉噉。

他在枯枝上跳跳跳的不安，跳跳跳的亂叫。他一面擔憂着那大雌雀，做母親的被捉一面又擔憂着他的嬰孩們。忽然他在爬上樹的那尖腦袋前面擦過一圈，又飛回到乾枝桠上，亂掀，亂跳抖頭尾。

噉噉噉噉噉噉，發急的叫。

他看見那尖腦袋大壞孩子將一只手伸進他們的窩洞裏去，他又在尖腦袋面前繞一圈子，飛落在新枝叢中，亂撞着樹葉，又飛落在枯枝上。他忽然聽見他的雛雀悲哀的啼叫了，那野蠻的孩子將胳膊一提掀，幾個沒有羽毛的雛雀連同那草毛團一齊被抓了出來。最可怕的是雌雀還在草毛窩裏，那大孩子一回手，交給樹下那圓腦袋的。

噉——噉！

接着又是一聲噉噉，感謝老天，雌的脫險了，她昏頭暈腦地在空中繞了兩個圈子，棲落在雄的身旁。

一個未孵化的小卵被摔破在地下，一只黃嘴的小雛也被摔了一下，光着身子，噉噉



濺啦的亂騰着沒羽毛的小翅膀在地上爬，閉着小眼睛，嘴亂張。

噉噉噉噉——噉噉噉噉。

兩個大雀由空中落下來，歪歪頭看看摔破在地下的蛋和哀叫的雛雀。圓腦袋孩子把手裏的毛草的窠團子抖騰開，許多羽毛飛飄下去。兩個大一些的光裸着身子的小雛雀在他手裏了。光腦袋的孩子從古柳上溜下來，他們玩弄了這兩個小雛雀一會，拿着走去了，摔在地下的小雛雀死了。

四

噉——噉。

雌的悲哀的叫，呆呆的側着腦袋對那被摔死的小雛雀看，又換過一只眼睛，用雙腿往前跳跳跳。

雄的棲落在古柳枯枝上，又抖騰起全身的羽毛，長聲緩慢的叫兩聲：

噉——噉——。

他的小眼睛有一層小白皮子蒙遮住，彷彿在幻想，又似疲乏了。忽然他抖抖尾巴，

蓬鬆蓬鬆全身的羽毛，回頭看看天空。盤旋在空中的鳥兒們都漸漸散去。

荒天，寂寞的荒天。

太陽快落了，遠遠的路上走來幾個農夫，肩上揹着農具，他們一面走，一面談話，低着頭從這裏經過，踏着青草，並沒有留意到被摔死在古柳下的雛雀與雀卵。

過了兩天，螞蟻們把捧碎的卵汁吃完，只剩留着破殼。成羣蠕動的黑螞蟻拉開陣列，一直排到死雛雀屍身上，在上面紛紛爭奪着食物，幾個紅冠蒼蠅趁機會也往上面繁殖小種子，小白蛆亂爬，亂攢動，漸漸的，剩下白的，骨架與嫩羽毛。風吹來，卵殼與骨架都被吹滾進荒溝裏去。

女屍腐爛了。

噤——噤。

雌的飛在鐵路旁落在電線上，側下小腦袋望着荒溝。

太陽悶蒸着大地，把女屍蒸發枯乾。牠給風空氣，太陽，土，蒼蠅，螞蟻，鳥，侵蝕着，漸漸把牠的屍肉都侵蝕光裸，也僅只剩下白骨。

噉——噉。

雄的也飛來，無精打采的落在雄的身旁，然後他們一同飛去，又落在古柳枯枝上雄的又抖騰起羽毛，用小嘴梳理長翎。雌的對了空中出神。

烏雲，鑲着白邊緣的烏雲，漫天的一大塊，從東北天涯衝來。哄隆——打一個雷。烏雲衝過來，遮埋了太陽，蔚藍的天空，一陣漫黑的雲氣瀰漫了鄉村，荒天，一場暴雨落下來。

噉噉——噉噉。

牠們倆的羽毛臨着雨濕了，依舊棲在古柳枯枝上。

雌的張開潮濕的翅膀，在雄的面前飛一圈子，飛進樹洞裏去。雄的不動，本能的抖騰下羽毛身上的雨滴，望着荒溝給雨水沖刷的碧綠荒草。

噉——噉。

雌的又從樹洞裏飛出來，冒着雨在雄的面前繞一圈子，想叫他也進洞裏去避雨。雄的不動，雨水都把他的羽毛濕透，他呆呆的望古柳下他的雛雀死葬的地方。

雌的又落在他身旁，安慰的：

嘍——嘍。

雌雀受不住大雨的洗濯，張開翅膀又飛進樹洞裏去。

雄的照舊不動，張着圓小的眼睛。他的羽毛已經完全給雨淋透，飛不動了。他看見雨落下去的線劃滿他的小眼睛，頃刻間，遠遠村落與森林給煙霧瀰漫。地下的雨水湧流進草溝裏。忽然又一個霹靂震動天地，接着一陣暴風，那時候，他身體已經給大雨洗濯麻木，失去感覺，一跌，掉落在荒溝滾流的混水裏。

## 五

雨後，雌的從樹洞裏飛出來，不見雄的，發了慌，在古廟屋脊尋繞一圈，飛到松針樹墓地裏去，又飛回來在古柳枯枝上。

嘍——嘍。

悲哀的，失戀的喚叫。

大雨將荒天下的罪惡都沖刷乾淨，除了碧綠茂盛的荒草與荊棘，地上面沒有一點髒

東西。荒溝裏高大草叢中，女屍骨骸已被沖走，僅有雨後鮮綠的植物蓬蓬勃勃，廣闊的蘆葦池塘裏的青蛙閣閣亂鳴。

天空，靜藍清澄的天空。

嘤——嘤。

她悲哀的叫兩聲，又飛往遠處樹林裏，回來飛到路旁大樹上，遠遠的荒野裏，高空  
中，她尋不見她的伴侶。飛回來又落在古柳枯枝上，她抬抬頭，睜圓着小眼睛歪側着小  
腦袋，看看遠處的樹木，房棚。噠噠，飛進樹洞裏，噠噠，又飛出來。

嘤——嘤。

她棲落在樹峯上望着天空中的大氣，望着遠遠的高山峯影。

坡崗，鼓着殷黃的肚子，袒裸在露天下，曲曲折折通往鄉村。天涯渺茫的，那裏有  
條不分明的界線。

六

秋天來了。

樹葉枯黃，給風吹離開母枝，零落，黃胡蝶一樣從空中飛舞着掉下荒溝。溝岸旁的荊草乾高了半截，表露出淒涼。秋蟲在草叢中西歷歷的叫。清澄碧潔的水無聲的流去，蘆葦池塘也枯乾得不像樣子。

噤——噤。

她顯然也跟了秋天老了，她像雄的一樣抖動全身的羽毛，用嘴梳理膀上的長翎，孤單的棲落在枯枝尖端，像個年老的婆娘。」

噤——噤。

她貼落下蓬鬆的羽毛，從空中的枝尖上飛落在樹峯上，噤噤，又落到隆起的樹根上，攢抖尾巴，用雙腿跳跳跳，跳到荒溝裏，伸出小脖頸飲幾口水，捉幾顆籽草吃，噤噤，跳跳跳，無力的翅膀掙扎着飛上枯枝。

噤——噤。

失望的悲悽的叫。

她從枯枝上飛到樹峯，落在樹峯腋窩裏，看着她的窩巢小洞口。

噉——噉。

她翅膀吃力的掙扎着又飛落在枯枝尖端。

又是一天逝過去，太陽失去威力，西山蓬頂一片白氣中旋轉着一輪紅球，牠又快落了，牠彷彿掛着模糊的淚水，哭泣着牠將又失掉一個「今天」。

雌雀又噉噉兩聲，眼皮睜不開，疲乏極了的身體不願稍稍一動，棲落在高空中的枝上。

晚風吹來，一陣落葉，枯枝怒吼。

雌雀掙扎了一下翅膀，無力的落掉在荒草溝岸旁。

晚風息了，寂寞，荒涼，蟋蟀西嚶嚶的抖。

七

白天，過來一個割草柴的孩子，在草溝發現老雌雀的屍身，把牠拾起來，用鎌刀鉤了一會，拋進荒涼的蘆葦池塘裏。

# 犯

葛 琴

一

沿着山坡走去，走去，老遠就瞧見一株開滿白花的樹，孤立在藍天下面的小路邊上。再從那裏轉一個灣，路漸漸高了，黃黃泥的路，尺把來闊，向來不生什麼草，望去像一條長長的帶，彎彎曲曲伸展到山的背脊上。

發茂弟挺着兩條小腿，跟山路賭氣似的，走得飛一樣快，實在，他真想飛過這重山去，抱住他的爸哭個痛快！不，放鴨子的爸，這個時候怕不在家，媽媽人家懂些什麼個至少啜起一張鰻魚嘴，似哭非哭地鎖緊了眉頭說：「孩子別哭啦，有話好好的說嗎



？

說！跟誰說呀？就跟你媽媽嗎？嘿！發茂弟忽然顯出氣憤的樣子，他想這世裏怕跟她總說不清了，不是他蠻好在家裏幫爸爸趕鴨子，種種菜，十四歲的孩子，已經會挑起七八斤柴去市口裏賣賣，總也不該算是吃死飯的了；還有捉起鯽魚來，不是誰都稱贊發茂弟的手法很嗎？那是人家還沒有摸熟魚的皮氣，惟有發茂弟，尤其對於那快要生兒子的鰻魚娘的性格，特別熟悉，他知道那些雌頭，也像拖着大肚子的婦人們一樣，一樣的怕動，常常躲在靠河岸的石子縫裏，看見有人去捉牠了，常常把半個身子攢在洞縫裏還拚命游着牠洞外的青尾巴，做出一付又蠢又傻的樣子。

「攢呀，你攢進去呀，你算瞧不見我了嗎？」

碰着眼明手快的發茂弟，喀刺一聲地給拖出來了。呵呵！一拿到家裏，爸笑了，媽忙着拿菜刀，味道兒真不差，大家又開了葷。

唉唉！過去的日子太像一個夢；太像一陣烟。不過落在發茂弟身上，總是隨波逐浪地渡着那些日子，真的，他從沒有打算過什麼，也從沒有怨恨過什麼，如果換到一定要

餓飯的日子；還不是馬馬虎虎把小肚皮緊一緊，去家裏打一個轉又跑出來了！那像媽，整天挺出那付哭臉，噁聲嘆氣；橫又是米糧靡啦；豎又是日子過不去，沒囤沒地；小人身子大人口，天天像啄木鳥似的在爸面前啄着。都是媽，都是媽的那張鰻魚嘴，啄也啄的；把自己的親生兒子啄進那陰氣沉沉的棺材舖去了。

棺材，發茂弟從來就怕見這東西，要是平常夢見一口漆黑的棺材，準會嚇出一身大汗。他想三十六行中那行不好學，偏偏要送他去學做那給死人睡的臭棺材？真叫他越想越恨，不過恨也不中，後來也就再不去想他了。

可是，在棺材舖裏的日子呀，再沒有往常那樣容易過了！莫非是「捧別人的碗，得挨別人的管！」管，那位要命的老板兼師傅怕是天字第一號的好管手。當真叫他老板嗎？不，索性叫他「老狼」吧，是的，他是一條可怕的老狼，那對銅鈴巨眼一突出來，就像要吃人，一射到發茂弟身上，發茂弟全身的骨頭自然而然的會發酥，人就一寸一寸的縮下去，縮到刺蝟樣一團，他再不會動了。

「喏！養太公嗎？我的太公早死了呢！」

老板一見那樣子，氣更來了，扛起滿額的粗筋，喝聲「沒娘崽子！」或是「你的舅子，」便立時抓起他手邊的傢伙，通！好像棺材舖裏老板打徒弟，立例不許用空手，通通，照例是一下比一下重，尺就尺，鑿柄就鑿柄，祇要手邊得到，祇要老板的手會拿得起，就是鐵做的鋼口斧頭，說不定也可以劈到你身上。總之徒弟在老板的眼睛裏，就是個該死的東西。

可是我的天哪！發茂弟還不懂得這個道理，他老躲到別人看不見的地方，或是夜裏躺在床上的時候，摸着身上的傷痕，他想莫非是前世跟他結了什麼冤仇，同時一個簡單的念頭，也就在他心裏跳躍起來，跳躍得非常厲害，還不上兩個月，那念頭起碼跳了一百次，終於他跑了。可恨媽真惡心，唉唉，媽怕是「黃狗心」吧？她扮起非常兇狠的臉差不多刀也砍不進，——發茂弟從沒有見過她那種發怒的樣子，竟連口裏的牙齒也比往常更長得可怕起來。她緊咬着那長長的黃牙齒說：

「總是自己不長進呀。家裏有現成飯給你吃嗎？你想！你想！啊哎，啊哎我的

天………」

鼻涕眼淚，媽在狼狽得如同一隻小鼠的發茂弟面前，號啕起來了。

「呸，」發茂弟唬了一大跳，聳聳肩，驕地從家裏跑了出來，他在心裏說：「要是趁我剛從肚子裏爬出來的時候，就捏死了多好。現在這麼不上不下的，人可不是吊水桶呀！」

爸，不像媽，向來沒有多話說，看他的樣子，心裏準也很難過，牽着自己的手，他說：

「兒呀，不是做爹娘的人，不知道疼自己的肉呀，不過，怪也難怪你。」  
一路上，爸的手老是抖着，說話的時候，眼睛儘瞧着別的地方。發茂弟低了頭，覺得爸的聲音，很像躲在雪窠裏的老鴉叫。

快近棺材舖的街路上，爸呆呆地停下脚步，摸摸發茂弟的頭。發茂弟覺着心裏一酸立時有股熱熱的東西，將從鼻子什麼地方衝出來，可是他極力忍住，並決然地轉過他的頭，接連點了幾下，表示他一切都知道了。不過忠厚的爸，還不放心似的，猛地又牽住他的手說：

「好，你去吧，好好地，等爸的鴨子賣了給你……」

爸的聲音忽然喚硬着，好像從喉嚨裏拖出一條彎曲粗硬的鉛絲，拖到最後一段，差不多費了更大的氣力。發茂弟聳聳肩，沉悶地打了個寒噤。

爸呀！一想起爸的那樣子，發茂弟逃的念頭便立時消散了。從此，也可說是完全爲了爸，發茂弟已經對自己發過誓，死也得拚命幹下去，決計不再叫他的爸爲了他擔心事至於餅，竟也不必買來，賣鴨子的錢，還是買塊肥肉油油你爸的腸吧。他很懂事，他想爸比自己更苦得多，爸的年紀一年年老了。再下去鴨子也放不動了。可是爸也不用愁那個時候你的發茂兒也成人了，他是一個有本事的木匠了，木匠不一定專做棺材呀，世界上沒有木匠還成世界嗎？所以也別愁兒子養你不活啊！

這麼一轉念，發茂弟什麼事都能够忍着接受，有時當老板的，狼性發作起來了，他也不像先前那樣畏縮，嚇得魂靈也出竅的樣子，他咬緊牙齒，抱住自己的胸，身子挺直着，且在肚子裏說：

「儘你打，儘你打個够吧，這身子可不能算是你的，不是嗎？誰都知道是我的爸給

我生的呀！」

發茂弟終於變了，見了老板以下的人也敢說說笑笑，他覺得自己並沒有比別人少一個鼻子，或是一隻眼睛，他很當自己是一個人，而且他期望着五年學徒期滿之後，做一個更有用的人。

日子又平靜地流去，一天一天，發茂弟抱着一種超過十四歲孩子的堅忍精神，在長而遠的人生大道上走着，他知道總有這麼一天會走到他要到的地方。

那知道，可說連鬼也不知道，忽然從青青的天空裏，落下這麼一個巨大的霹靂，劈得他幾乎再透不轉氣來，幾乎再不知要怎樣的做人了。

老板瘋了嗎？噯，什麼事呀，他？照例老板要打他的時候，必定先抓住他一個錯頭那怕錯頭小到僅僅是爲了偶而脫落了鬚柄，那麼也可說是他的不小心，這次可屁的錯頭也沒給他拾住，而且來勢洶洶的活像起了殺心，不簡直是發了瘋嗎？

逆來順受，發茂弟姑且昂然地抱着胸，等候着一個不可避免的狂風暴來到。可是在他那剛毅的眼球上，却閃出一種寒冷的光茫，一種不可任意欺負的倔強光劍。這在正怒

得如同烈火的老板，當然沒有心思去注意了，他捂着兩通桌子，便擎起一根粗粗的木棍連聲帶吼地撲到發茂弟面前。

「你這小賊，偷老子的，偷老子的錢啊，你這，你這！」

「什麼？」

發茂弟退到一口正在成圈的棺材旁邊，一手擋住那空裏落下來的木棍，並坦然地直視着他的老板。

「什麼呀，死人肚裏該有魂，倒反問起老子來？」

老板突出銅鈴眼，逼視着他約摸二秒鐘，他已斷定發茂弟那配合在黝黑長臉上的，一雙黝黝發光的大圓眼，確確實實是一付賊相，而且還是相當有經驗的賊相，他知道有經驗的賊偷，才有那種毫不懼怕，若無其事的神氣，這不過是一種下作的狡猾掩飾。

「該死的東西！」老板那醬黃色的臉肉上，猛地激起了一度可怕的抽搐，用生平的氣力，舉起他手裏的木棍，像一下就要結果了他。不過老板在自己的盛怒之下，還痛責着自己的「該死，」——怎麼一個精明聞世已二十多載的老板，會這樣的粗心失眠！雖

然他也曾暗暗地雇了人，砍伐過城隍山上的松木，已不止三次之多，而事後竟一點形跡也不露。可說對於這門道理，他是最那個也沒有了。不過今天的發現，還不能不歸功於自己的精明，而且在那個什麼人都不容易留意的，公開密祕場所，還尋出了全數的贓物。

「唉，賊證在這裏，現在看你還有臉裝腔嗎？」

老板驀地又從腰袋裏，摸出一個破布包包的東西，得意地舉到發茂弟眼上，「哼」接着便把那破布小包，在發茂弟的左眼角上連擊了幾下。哦——這時候，發茂弟才明白那破布包裹，大約包的是幾塊大洋錢，他莫名其妙地睜大了眼睛，像猛地看見一套「栽瓜殺人」的大把戲，心裏又怕又奇，不過當他覺得這套把戲，到底不是玩着耍的時候，他非常的着急了，他覺得有許多話要說，是的，該就在這個緊要的時候說。唉！真作怪，說話的口，非但不聽他的令，而且連從未有過的口吃毛病，也作怪地同時來了。

什麼鬼迷住了你嗎？發茂弟緊咬了牙齒，恨恨地擰着自己的腿，重新挺直他的胸，似乎這麼一來，人已稍稍清醒點了，終於大胆地瞧着他的老板，抱着他挺直的胸說：



「剛才可就是爲的這個嗎？這個，我可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並把他冷冷的眼光向擠立在舖子外的觀衆們掃了一轉，再摸着他左眼角上剛才新暴起的一個紫血塊，顯出不服的樣子。

沉默，那霎時間的沉默中，老板心裏雖也大跑馬似的奔過許多模糊人影，他看見前幾天爲了預支工錢跟他口角的金榮麻子，也看見天天拚在他腳頭的那個吊眼拚婦；又看見……總之發茂弟的那般一貫大膽無畏的神氣，不能不叫老板的暗暗地「吃癩」，「總說當官也祇有一賴，你能硬叫他不賴嗎？因此，他又後悔自己的」發作，「還過於早了些不過當他第二次再擰起那醬黃色的臉肉時，他顯得什麼都不放在心上了。他的爲人就是這麼乾而脆的，「一不做，二不休，」何況還是對於個把該死的小東西——徒弟，煩了心計，也徒然可惜。所以他把一陣冷笑，猛地鎮住自己搖動的心。

「那麼，是我冤枉你了？你該去伸冤呀！」

發茂弟驀地一個踉蹌，幾乎跌倒在地上。那是老板破例用赤手打了他一下耳光。

「噫！你捧着臉幹嗎？是的，我也知道你再沒有臉見人了。」

哦！發茂弟剛從一陣劇烈的哄笑聲裏，站直他的身子，又來了一個向後的踉蹌，這次可真跌倒在地上了，眼前昏黑得可怕：什麼房子；怎麼鏢子斧頭；什麼房子上的七門八窗；以及老板那突出在醬黃色臉肉上的銅鈴巨眼；甚至那剛才哄笑時，全身肥肉都在塊塊抖動的，隔壁染坊店裏的大塊頭，……都像同時吃着了一個開花炸彈，猛地冲上了半天，又紛紛地跌落在他身上，壓得他氣也透不轉。也不知道自己的鼻子已經在流血，自己已經在號哭。只覺得有一陣陣的什麼風，夾着老板的吼聲在耳朵邊叫嘯着。

「嘿嘿！看不出你竟有這手本事呀！……你不怕犯法嗎。……什麼，你還要裝腔害我嗎？……唉唉！我也不作這個孽了！將來自有收拾你的人，……記着！自有收拾你的人！……哭！我這裏不是孤墳頭呀！我還道你真的已經那個了呢？還好，還好！……滾吧，……快……不過你記着，將來自有收拾你的人！」

哦——發茂弟不知什麼時候，捧着臃腫的腦壳，從老板手裏的木棍下面溜了出來，也不知溜上了多少路，他才沒有號哭。

現在發茂弟越想越氣，打了還小事，給搗出也在其次偷，偷可不能承認，你不是「

夜裏偷瓜儘揀軟的捏嗎」，人不能窮，人也不可以軟窮了軟了麼？那就，那就，所以發茂弟除了那個銅鈴眼的老板之外，似乎還恨着別的什麼，可是媽嗎？不——他想了想搖搖他的頭；爸嗎？發茂弟趕忙打一下自己的嘴巴，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個人，他從沒有害過什麼人。那麼——他眨起眼睛想了好久，可是總想不出，他恨恨地蹣着腳，面前又可怕地閃出兩隻銅鈴般的巨眼，一閃一閃地逼視着他，這回他可一點也不怕他了，他也怒着自己的眼睛，約摸炯炯地對射了一分鐘，他撲地對着山路邊上的，一叢開得正盛的滿山紅，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轉過頭去，伸長了脖子，瞧着遠遠的一方天，他叫喊着：

「天上的太陽做證，現在，給你賭過咒來。」

於是聲音更放大了，似乎要喊得給一叢樹林擋住的那條街鎮也聽到。

「誰偷了你的錢麼，誰就馬上開棺材！可是。」

可是的什麼呀，發茂弟眼睛一眨，舉起拳頭在空裏揮了一個圈，他那黝黑的臉色上立時透出勝利的油光，當然冤枉他的人，也得馬上開棺材！

這麼一來，他心裏已經鬆了許多，輕飄飄的挺着兩條小腳，繼續在山路上飛似的走着。

## 二

「喂！不是發茂哥嗎？」

那個呀？好像聲音兒非常熟。發茂弟豎起耳朵，在剛才打轉的山路上拐住脚步，留心向四面一望，人可看不見，只見綠森森的冲天大毛竹，鋪展在滿坑滿谷山背，差不多很少有地方可以瞧見拳頭大的這麼一角天，陽光偶而透進竹林裏，看它也站不住脚，竄來竄去，給那綠絨似的細枝密葉，搓成粉碎的一點點，一絲絲，一會兒，一絲一點也不見了。撒下個陰沉沉的毛竹山，不時發出沙沙的喊聲，好像非常氣悶地喘息着！

發茂弟不禁呆了一下：頭頂的竹枝上，驀地撲起一隻褐色的大野鷹，長嘯了一聲，拍拍地穿出竹林外去了。哦！發茂弟深深地打了個寒噤，這時候，好像全林子都過了個不安的擾動，並從那擾動的搖撼中，似乎又在半空裏撒下一大把細細的砂石。發茂弟拚命的向前奔着，可是奔不快，儘像有東西絆着他的脚，便又猛地站住，攀着一株粗壯的

「竹娘，」他爬上了高高的岩石，再向四面巡看一轉，他急想找出那個叫他的人，於是  
大着嗓子喊，聲音有點兒抖。

「喂！叫我的人不跑出來麼？是人還是鬼吓？」

「喔呵！小泥鰍吓。」

咄！發茂弟不防岩石背後就躲着那個人！猛地又跳了一跳，差些兒從岩石上翻落下  
來，他立時虎起了臉，心裏委實有點火。

可是小泥鰍一點也沒有覺得，他瞧着發茂弟抱住毛竹，從空裏落下來時，就看出他  
的手法還欠靈活，而且對於那種抖抖顫顫的樣子，認為非常可笑。

「啊！你的膽還是那麼小？」

等發茂弟落到地上，他馬上嗅嗅鼻子，用他那種永不會改變的像女孩子的尖聲說，  
同時做出一付極醜的怪臉，嘻嘻地笑起來。

「又不靠膽子吃飯！」

發茂弟還是很不高興地瞥了他一眼。

「吓！我看你剛才一隻老鷹飛起，你就怕了，老鷹也用得着怕嗎？這山裏還有野豬呢。我可什麼都不怕，便是『獨口野豬』我也有法子對付它，不過，『獨口野豬』是挺壞的壞蛋，壞的是它見了人不怕。這種『獨口』的，你怕還沒有看過吧？吓！我聽你剛才跑上崗子的脚步声，我已知道你心裏很着了慌，你到底慌的什麼吓？我想馬上叫住你並叫你不要怕，可是一想，我索性要試試你的膽子了，膽子全靠嚇了才會大，真的，假如你嚇了這麼三十次，包你是一個大膽子的人了。」

小泥鰍越說越高興，非常興奮地一邊儘嗅着他的鼻子，他那種不論說話，或是不說話時，總要無端的嗅着鼻子，而且又是個老鴉嘴般的尖瘦鼻子，發茂弟認爲是非常討厭的死相！不過對於小泥鰍的許多話語，倒也覺得新奇有趣，立時便點了幾下頭，再不像先前那樣生氣了。

「那麼你一個人躲在這裏，是專門想法對付『獨口野豬』了？」

「嘻嘻——」

小泥鰍又是一陣尖聲的傻笑，又做出一個怪臉，表示否認他的專門對付『獨口』。反

剪着兩手很小的向後面高山脊上觀望一下，接着便關心地說：

「現在老板還打你嗎？我想你真寫意，我常常在想，你們在街面上住慣了，恐怕有人叫你們去騰雲一定也不高興了！形形色色，見得多，聽得多，是吧，我想什麼地方都沒有街上寫意啦！」

他瞧瞧發茂弟新剃光的和尚頭，與那件不見補釘的藍短衫顯出不勝羨慕的樣子，又用力嗅嗅鼻子，似乎要從發茂弟身上，嗅飽那寫意的街鎮氣味。

可是發茂弟却馬上睜大眼睛，對準那個嗅也嗅的光鼻子，猛地碎了一口氣，憤然地走開了，不說一句話。

簡直滾他爸的瞎子蛋，他，小泥鰍，也配笑話人了？他下意識的摸摸自己臃腫的和尚頭，再摸摸眼角上紫血塊，哼！他明明故意在尋人家的開心呀！給他爸的相個面，總有這麼一天到老子的手！吓——發茂弟忽然挺一挺他圓眼上的黑濃眉，一點報復的火燄立時飛到他心裏開始燃燒了。他一想起小泥鰍剛才反剪着兩手，窺望山脊的怪樣子；再瞧瞧那新透在黃沙土外的，一羣黑黝黝的春筍尖頂，那報復的火燄，立時從心裏燒到他

臉上，他怒着臉，喝聲：「不要臉的！」便一口氣衝到小泥鰍面前。這時候，他要破壞一個什麼，來洩出他心裏的氣憤，來填平他心裏的一道深的傷痕！至於小泥鰍的對他究有多少不友之處，可已不放在心上了。

小泥鰍把頭向頸子裏一縮，似乎明白了他的來意，露出幾個大的黃板牙，驚吼一聲，提起重重的破篋，向林子深處飛似的奔着。

這還能放手嗎？天大的敵人就是他小泥鰍，發茂弟搖一搖身子，也毫不遲疑地趕了上去。他直視着小泥鰍的背影，活像一盞在風口裏飄搖的紙壳燈籠，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

「喀刺」

終於像拖出石洞裏的鯽婆娘，發茂弟一把將小泥鰍拐倒了。

「哼！我要瞧瞧你破篋裏藏着的什麼寶貝，吓！——別裝你的腔吧，我要捉你到禁山會去，禁山會，我知道禁山會會給你個痛快，你是害人的壞蛋，你道我還不知道嗎？」



在一個山坡的斜面上，發茂弟一脚跪在小泥鰍的肚子上，揪住小泥鰍的胸襟，用力拖着；搖着他；另一隻腳踢着他；最後把光光的和尚頭頂住他的胸，換出那胸襟上的手，拍的給了他一巴掌。

「快跟我到禁山會去吓！」

活像小貓捉到大老鼠，顯出沒有擺佈的樣子。不知怎麼一來，倒是發茂弟先哭了出來。

小泥鰍眨着白白的眼睛，像一隻落水鼠般的突出了眼珠，他不哭，只是死命拉住他重重的破篋，他相信自小在一塊兒長大的發茂弟，沒有這麼大的口會把他吞下去。

真的，他們約摸又相持了五分鐘，各人走各人的路去了。

發茂弟一路機械地走着，心裏什麼都沒有了，好像正在走路的人，完全不是他自己。那不過是一隻小小的船兒，給狂風吹毀了舵，吹失了方向，迷迷惘惘，在海天一色的波浪上飄着蕩着。

不過當他翻過山嶺，走上了進村的大路，他猛地驚了一跳，咳咳！「我到底往那裏

去呀？」等他忽然聽到從山谷間，傳來自己的回聲猛地又驚了一跳，覺得全身却冷了一下，他斷定自己在發昏了，心裏非常的亂，他想起許多許多從沒有想過的念頭，終於又看見了小泥鰍那搖幌的灰白背影，喂！他立時懊喪地搓搓手，實在的，自己有什麼本領配打他。他什麼都不怕，他有銅的皮，鐵的骨，水裏火裏都去得，他是個小怪物。沒有他這個小怪物，也早就沒有了他的瞎子爸。哦！「小泥鰍呀！」他驀地狂叫了一聲，莫明其妙地落下兩行淚水。

最可惡的，是村中心的那株白菜樹，已經也清清楚楚的望見了，依舊是這麼高，這麼大，這麼一柄大傘似的撐在村子上，只是去的時候，還剛剛抽嫩芽，而今已穿上一套綠色的新衣了。那下面就他的家，不，他不承認那裏有他的家，他是一條連尾巴也沒有的狗，早給人家房子裏主人趕出來了！

一條連尾巴也沒有的狗，唉唉——發茂弟驟然身子一軟，眼前可什麼都瞧不見了！傘似撐着的白菜樹；幾堵黃黃泥牆的小村莊；田地；大路；跟着大路流去的，那穿村而過的淙淙澗水河，都在一陣混亂的搖旋中，旋出天的外面去了，而展開在他眼前的，依

舊是海天一色的波波浪浪。他擔心着那隻失去了舵的船，可是他並不希望有人去救，是的，最好快一點兒沉下去。

三

村上，太陽又落山了。

當落山後的太陽，從遠山脊上攝回它最後的一抹餘光，那淡灰色的黃昏布幕，立時從天空裏飄降下來，遠處的山林，便也漸漸地顯出模糊的輪廓，同時給着地飛起的白色暮霧纏繞着這裏到那裏，好像整個的山林，抬在空中微微浮動。

發茂弟抱着胸，靠在自家的泥牆上，舉起蒼茫的眼光向四面望望，覺得什麼都變幻得太可怕，就是那整天奔放的河流，這時也怪樣畏縮，壓着和生怕別人聽見的嗚咽泣聲悄悄地爬出村去，活像一條受傷的灰色長蛇樣子非常狼狽。

發茂弟默然許久，什麼可怕的念頭都來到他心上，忽然鼻尖一酸，兩泡酸熱的淚水立時包住他烏黑的眼球，展在他面前的一切，更顯出模糊的怪狀，他固執地直着身子，讓那已經湧起的淚水，沿着黝黑的臉頰淌下來淌到口角邊，淚水轉了一個灣，接着又有

湧起的淚水，跟尋着原路淌下來，好像再世也淌不完。

他回來已經三天了，可是到家的第二天，媽就出去幫了人，媽變得非常奇怪，她展開了幾百年都鎖緊的眉頭，喜洋洋的一張臉，用響亮的聲子跟爸說：

「你家爸，王家嫂嫂已經跟我說好了，她本家三媳婦剛生了小的，要添個人洗洗什麼，帶便弄點子小菜，一塊錢一個月啦？」

媽說到一塊錢的時候聲子特別有力，同時眼睛裏也射出絲絲的光芒，——好像頓時年輕了十多歲，向爸臉上掃了這麼三掃，當然是在徵求爸的同意了。發茂弟趕忙注意他爸，爸可什麼話也沒有，祇隨便地「唔」了一聲，即將眼睛瞟着地，他又沉默了。

媽的眼光忽然又掃到發茂弟臉上，發茂弟不覺身子一震，即忙學着他爸，也把眼睛瞟在地上。他看見地上有兩隻眼睛，他認識那可怕的眼睛，「噯！」他嘆了一口氣，心頭怪沉重。他想假使媽要借題發揮來責備他什麼，他準備一百個不開口對付她。

可是媽呀，竟連舖子兩個字也沒提着，意外抓住發茂弟的手，並向他拋出一個無聲的笑。

「吓，你在想什麼？替你的媽擔心事？傻孩子媽是去賺錢的呀！你看，這箱裏還有雙新鞋，是你的，做了正想叫爸送給你，可是你已經回來了，不過，那也好，——」

媽說到這裏略一頓，好像已經知道她兒子的心事，急忙把要說的話語勒住，一會兒驀地緊一下她握住的那隻手。

「真是的，日子過得多快吓，發茂兒又見高了，也大人皮氣起來了，你看，正是筍樣透的時候呢！」

發茂弟依舊沒有抬起他的頭，不過他斷定媽的眼光，這時已經離開自己，得意地送到爸臉上去了，趁這機會並脫出了那隻被握住的手，覺得全身都輕了一下。他要用心聽爸說話，他想爸這次總該有話說了。爸近來那種更不大說話的皮氣，他覺得非常奇怪，但仔細一想，却又非常的難過。

可是固執的爸，到底還沒有說話，祇是他坐的那張竹椅，吱地叫了一聲，雖是叫得那麼輕，發茂弟可已覺得爸的眼光，至少跟媽的匯合了一次，接着兩個人的眼光，同時又流到自己背上，左一瞧，右一望，從頭上到腳跟，從腳跟又回到頭上，好像兩位出獵

多日歸來的大獵人，懷着困憊，痛苦，與最後勝利的複雜心情，正撫摸他們一件一件的捕獲品，結果，那一切長期的困憊與痛苦，完全消失在勝利的微微一笑中。

呵，他們準在笑了。他想爸的笑容，準還是那麼大方，到底是男人啊。不像媽，眼梢生來就向下掛到，笑的時候也至多把眼梢邊的老皮一皺，再把嘴一抿，生怕不這麼一抿，嘴裏的黃牙齒會掉下來。

發茂弟突然轉過他的頭，他想趁爸的不備，驀地捉住他那大方的笑臉重溫一下，並證明他的猜想是一點也沒有錯。

可是，可是，吓，發茂弟猛地啐出一口氣，做了很大的虛心事般的臉上火樣地熱着再瞧他的爸，爸這時才突的抬起他的頭來，好像跟誰生了氣似的，就把那生氣的眼睛，向發茂弟盯了一下，冲着他便嘆了一口長長的氣。這樣，似乎還不夠發洩，再發出粗嘎的聲音，向正在補衣服的媽硬硬地說：

「還補它做什麼呢？破的不一樣穿嗎？」

「快了！」媽一針抽去，順了線頭的方向，看着爸將嘴一抿。

這一下，發茂弟可完全沒有看見。他的腿像生了根，覺得一身都沒有擺佈，他覺得爸完全變了，爸的變，使他生氣，但也使他可怕。他連想到媽的這一去，決不是好去，他斷定媽這一去，也許再不會回去。非但媽不回來，就是這已經變了的、忠厚一世的爸也有這麼一天會跑去，——大概是跑「天邊」去，再不想回他的家，與家裏一個孤另另的發茂兒！唉唉！

「爸！你太辛苦了鴨子我也可以趕，你還是在家裏歇看吧。」

當爸又要去放鴨子的時候，發茂弟大胆搶住爸手裏的趕鴨棒，向爸奮勇地提議。

「唔！」爸唔了一聲，可是不就鬆開他的棒，停了好一回，他才綑緊着臉：

「還是我去吧，家裏也坐不住。」

爸回來吃飯了，那張還是綑緊的臉，好像都沒有鬆動一下過。

可是發茂弟誠心要討爸的好，不但是討好，並且要爸注意他，他已經是怎樣一個孩子，不是沒出息的孩子，不要隨便拋棄這孩子，那是全功盡棄的。

「爸，你的鴨子太瘦了，鴨子也難養呀！」

「嗯！」

「可惜我們沒有本錢，不然養頭牛多好，替人家耕耕田，自己吃得他的，還可賺幾塊錢一天啦！」

「嗯！」

「不担心事，不是比該田的還保穩？」

「嗯！」

談得總算很投緣，發茂弟暗暗高興，他不肯隨便結束這談話，便又奮勇地說：

「爸，我還是照舊去砍柴不化本！」

他眨起他討賞的眼光望着爸。「乖孩子！」他料定那紫厚的嘴唇上，將要拋出一聲什麼。

可是爸立刻將臉一沉，似乎立刻又生氣了。爸簡直太會生氣，好像一隻不容易耍的

貓。

「柴！」



發茂弟猛地一怔，想不到爸會生氣的那個樣，不但眼珠紅了，頭額上筋又突起了。

「柴到什麼地方去砍呀？這裏野牲口比老虎還兇惡！砍！差不多砍兩條腿子去賣賣！」

哦！爸的變已變定的了，發茂無可如何地咬一下牙齒。

所以一當出去放鴨子，拋下他一個人在家裏的時候，他就莫明其妙的擔心，害怕。連整個的屋子——不，那是黑洞洞的一塚孤墓。也使他可怕，好像裏面有什麼鬼怪要捉他吃他不得不躲在門外，十分疲倦的時候，他靠着泥牆。

現在，他的爸還沒有回來，一切恐怖的念頭，都結成了眼淚的線索，在他的臉上淌着淌着。

黃昏的微風，吹來了山林間的濕土氣息，也吹來了人家燒飯的米香，與成羣結隊的疲倦歸鳥，這一切，都叫發茂弟心焦，他無可奈何跑到屋後的白菜樹下，拭乾眼淚眺望着田野的那邊。

「噢……：嘘，噢……：嘘！」

哦！爸，爸回來了。發茂弟全身一簣，一下箭似的穿過田野。瞧着暮色蒼茫中的爸好像一匹骨瘦的老馬，縛着破繩索的趕鴨棒，便是脫了毛的馬尾巴。尾巴在空裏揮來揮去，那羣鴨，就像一羣討厭的蒼蠅在地上逗來逗去，一下，逗的逗散了，一下，又喧喧嚷嚷的撞在一塊兒。你踏我，我踏你，有時一陣都前去了，落下孤另另一隻，只管逍遙自在地蹣跚。

「你的媽媽，噢……噢噓！」

爸不耐煩，只是罵着，爸的眼睛，像兩個深深的黑洞，近來的眼眶骨，高得格外可怕。

發茂弟忽然覺得這羣蛆包子在搗他爸的蛋，固意捉弄他爸，簡直是欺侮他爸，他生氣了。冲到爸面前，憤然地說：

「爸，你先回去歇息吧，這裏我趕去！」

發茂弟揚起竿子，亢奮得幾乎用震撼天地的巨聲吼喊，「誰敢欺侮我的爸！」接着一個新的念頭飛快地來到他的心頭：他無論如何要幫助他爸，他不忍忠厚一世的爸，變

到什麼「天邊」去，受人家的欺侮。他要媽也回來，他需要他的媽與爸，還需要着一個原來樣子的家。

夜來到村上，濃重的黑暗吞下了一切。

發茂弟躺在牀上，暗暗想着：想到爸的那羣儘不肥胖的僵鴨，這些蛆包子，索性瘟死了到也省得指望了；又想到爸的黑洞眼睛，以至於爸本來那嚇死人的，三海碗一頓，少一口也不行的飯量，忽然喝起照見人臉野菜麵湯——一點兒勁也沒有，真是撒一泡水就完了的東西，那裏擋得住什麼？而且爸還担心自己的兒子喝不飽，他說再過一個時候等鴨子大了就不大要緊了。

哼！發茂弟覺得這話，爸明明是在騙人。不是嗎？兩天湯一喝，他自己先就瘦了一壳。養了大半年的鴨子，還養不出一個名目，再等鴨子長大了差不多人也可以那個了。

哼！哼！

發茂弟連哼了幾哼，也就默然地睡着了。

「喔呵！」不知怎麼一來，發茂弟忽然夢見了銅皮鐵骨，小泥鰍。他高興得說也說

不出，便一把抱住了他。

「吓！來捉我到禁山會去了？」

小泥鰍倔強地掙扎，露出他巨大的黃牙齒。

「不，不，那些都是狗屁！你真個要這麼認真？唉唉！你打我吧，什麼地方由你挑耳光也好，好！還是打我的耳光吧，這樣，大家沒輸贏！……」

爸驀地驚醒了。抽開他被抱得緊緊的腳，踢踢發茂弟。

「發發，你在做什麼？」

發茂弟似在回答他，只是他講的話，爸一句也弄不明白。

#### 四

第二天一早，發茂弟真的把小泥鰍找了。

那是在澗水河邊上，太陽還沒有出山。小鳥兒怪會唱，在空裏來來去去。風很軟，不冷也不暖，像薄綢一般的東西。好天氣，桃花快謝了，那奔放着的河流上，不時飄過一瓣一瓣的落花，像村姑娘們的臉，一下，給清清的水流帶出村外去了。

發茂弟蹲在河岸上，想捉住那水上的花瓣，一邊不好意思地跟小泥鰍說：

「喂，小泥鰍，那天我不知怎的會打了你，你還記在心裏吧？」

「哦，那個嗎？」

小泥鰍嗅嗅鼻子，忽然拾起一個石子，「通」的擲在河心裏，露出幾個大的黃板牙注視着水上劇起的波紋，隨便地說：

「我還沒有想過哩，大概總不會記在心裏了。」

於是發茂弟一把抱住了他，像做夢的時候一樣。

幾天後，發茂弟一簣一簣的跟小泥鰍走，他們要到一個地方去，那小泥鰍老去的地方。小泥鰍一路嘍嘍的笑；他滿不在乎地歷述自己的故事，說到得意的地方，他不笑，嗅嗅鼻子馬上這麼說：

「只可惜我爸的眼睛瞎了，我們起先也養過牛種過田啦！」

「可不是，」這話發茂弟很相信，他馬上伸出一個中指，送到小泥鰍的光鼻子跟前連屈幾屈，他說：

「有一頭牛，祇要有一頭牛，假如我的媽會生一頭牛多好！」

「咄，那裏人會生牛呢？」

「是呀，就是她不會生才不好呀！」

這天夜晚，發茂弟家裏破例的點了一盞燈。雖是螢火般大的一盞菜油燈，在發茂弟已足夠其光亮了。他得意地瞧門外，覺得那些地，才真是黑暗的墳墓，全世界是一個黑暗的大墳墓，惟有他小小的這個家，才是別出的光明天地。

他鋼腳鋼腳洗一陣碗，趕忙又跳出來抹抹桌子。喔呵！剛定一下神，看那桌面上忽然高高低低突起一重山，並在那綠絨般的密竹深處，又看見了透出黃沙土外的，一片黑黝黝的活寶貝。吓！一見那許多數不清的活寶貝，發茂弟倒反沒有注意了。

「快！你的手不要抖吓！」

攢山鼠般的小泥鰍，十分正經。他低頭挖土的時候，差不多氣也不大透，一直到貨色成交之後，才換過原來的相，那對突出得非常可怕的大眼珠，也平進了許多。

「好了，你不會告訴你爸吧？我想一定別讓他知道，說不定他會打你的。」

打？發茂弟猛地一跳，趕忙抓住那塊抹布，又用力在桌子上抹了不知多少抹，抹到桌子在吱吱的向他叫，繞看看桌上的一切都抹平了，才放心地吐一口氣，按着滿滿裝一斗煙，霍地送到爸面前。

「爸，吸筒煙養養神。」

「唔！」

爸臉上的繃痕裏，透出一絲甜意的笑。居然吸了一口，也就合上眼睛在養神了。可是他爲什麼又要嘆氣啊？發茂弟即堵起了嘴，他想這樣還不能滿足的話，爸實在也太那個了。

爸凝視着前面的發茂弟，好像要問什麼，但似乎又不好意思，遲疑了好久，終於把眼光移到紅紅的烟斗上之後，他才硬硬地說：

「你去的時候媽在做什麼呀？」

哦，原來爸的嘆氣還是爲了這個，發茂弟安心地吐出一口氣。可是媽在做什麼呀？

他木然地呆了一下，嗯——

「媽嗎？媽好像在燒什麼菜。」

說着，他的臉也紅了起來。幸好爸的烟斗裏在吱吱地叫，叫了一陣子驀地噴起一口煙，飄散的煙霧遮住了發茂弟的臉。

「那麼，她還跟你說什麼呢？」

這下，可把發茂弟窘住了。而且爸的眼光也從已經不叫了的烟斗上，移到發茂弟臉上。發茂弟退到牆上，他靠着，背上透出一層汗，臉有點兒青。他覺得有東西封了他的口，他用好大的力氣把它張開來，可是一下又貼攏了。到底是什麼烏嘴吓？要不是爸在看住他，他準會打歪那張口，問它下次要不要倔強了？

「沒有說什麼嗎？」

爸顯着失望的樣子。

「媽說，媽說，媽說要回來呢！」

好容易爭服那張作怪的口，不過他自己也不知道說的什麼。

「回來？」



爸愕然，將烟桿重重地敲着地。

發茂弟這時才明白自己已經說了些什麼，他很後悔，摸着頭，用小到幾乎祇有自己聽得的小聲說：

「說不定要回來看我們呀！」

可是爸已聽到，他默然了。

又是一個夜晚來到了人間。

發茂弟在離村五七里地的深山間狂奔着。像一隻被獵犬追趕的小兔兒，抖得全身都是毛。他疑心自己在做夢，但願這突來的惡夢快一點兒醒。

「喔呵，再往那裏跑呀？」

當他奔出黑深深的大林子，他惶惶地極目一望，對着幾顆遙遠的疏星，哀告什麼地用發抖的聲音說。可是星星們祇向他睜了幾下白眼，表示沒有力量管人間的閒事，幹忙跳進白色的雲片裏。

哦哦，發茂弟只得在高峻的削壁上徘徊着，東一望，西一望，完了，完了，可不是

什麼路都斷了！往那裏跑呀？

充滿着月光的天地，像一個碧清的海，站在峭壁上的他，就像兀立在孤力無援的荒島上，可不是什麼路都斷了？誰說，誰說天無絕人之路呀？小泥鰍這個小王八！

林子裏猛地驅出一陣風，像剛才追趕他的人已經趕到了，喘着那狂怒的急氣。呵！發茂弟猛地打了個寒噤，他的心已經不跳了，也許已經爆破了？也許在爆破之後，又凝成堅硬的硬塊了。

哦——他木然地抱着胸，忘記他自己還在抖，他覺得地在震動，整個的山在浮起來因此脚下的峭壁在岌岌地搖，倒了，要倒了，他不敢打量那峭壁的山谷有多少深，總之深得瞧不見底。他睜着圓圓的眼睛，只是死死的盯住遠處的天，可是天也沒有花頭，於是他想哭，可又哭不出，媽媽的，誰說天無絕人之路呀？他伸出一個拳頭向天上擊去，不伸到半路又縮了回來。到底還是小泥鰍的話太古怪。他說人們走的路，都是老天給造的，老天很有義氣，它非但不斷那自己造給人走的路，而且，而且時候一到，天還會「開眼，」哼！「天開眼」嗎？小泥鰍嚴肅到什麼似的，本來突出的大眼珠差不都要掛下來

猛把兩手向左右一分，表示「天開眼」就是這付樣相開法的。

「哼！天開眼嗎？總在有月亮的夜裏，碰！嘿啞啞，啞啞，……：：：：：天上的門開了。一個黑深深的洞，洞黑深深的，可是你別慌，等到那洞裏射出金光，那就搶快跑上去。喂，發茂弟，你喜歡金元寶還是銀元寶？」

啍！滾你的瞎子爸，現在發茂弟再不相信小泥鰍的話，這花菓山上一個筋斗打翻下來的小畜牲，糊說八道！他蓄一口唾吐，滿想對準他尖小的鼻子吐上去，可是回頭一看小泥鰍依舊還沒有來，只見自己怪長的黑影，可憐地躺在峭壁上。

哦！原來什麼都不可靠，什麼人都不能幫助他，簡直什麼人都在忍心陷害他。早知今日麼？唉唉！

這時月光給什麼東西擋住了，天地間驟然一個大昏黑，在這驟然的一昏黑間，雲裏霧裏地，什麼都不容易辨出。只聽得夜間的山風，像騙過一隻一隻的猛獸，在山林間狂奔怒吼。過後，聽那已經跑遠去的風，再遞來尖銳的餘音，間來着一聲兩聲的夜鳥嘯叫。那就更可怕，活像有什麼鬼魂在哀哀的號哭！

哦！發茂弟一個踉蹌，幾乎從峭壁上撲的倒了下去，他亢奮地撐着身子，等他好容易辨出脚下的路徑，想要離峭壁的時候，一個人的怒喊，立時喝住了他。

「你奶奶的！」

「啊育！」一秒鐘之後，發茂弟痙攣地狂叫一聲。

## 五

夜去了。從夜的黑嘴裏，吐出一個陰霾的早晨。

早晨的山林，像還沒有睡够，掀起它白色的帳幔，祇伸一伸腰，復又躲進去尋它的好夢了。就是這麼個天氣，什麼都扮出了陰霾的嘴臉，索性是下雨也痛快些。

可不是，發茂弟覺得一身都不痛快，不知怎麼的，其實真的下了雨麼，也未必就一定痛快！那麼，唉唉！

「你奶奶的！還要老子抱你走嗎？」

發茂弟剛停一下腳，一個栗暴跳到他頭上。他牙齒一咬，心裏想：什麼希罕啦，你大不了是個禁山會裏的赤佬，要是會長就是你，不要吃人嗎？於是他緊抓了一把，好像

赤佬已捏在他手心裏，差不離半死了，才輕輕地鬆一口氣。不過會長也不是好蛋，這些一切的壞蛋！

他開始懷恨到一切的人，甚至他的媽，他的爸。

好在像他一樣被揮着走的人，還不祇他一個。烏青鼻子的，那個小，小，唉，他叫什麼呀？小老鼠？不小老鼠？也不！他連想了二十多個小也小不出，他說就叫他小什麼拉倒了。

「小什麼，你今年多大啦？」

「嗚嗚！」

「你在那兒？」

「嗚嗚！」

「山裏的菜你已偷了好幾次吧？這裏那一個是你的同夥？」

「嗚——」

「呸！叫他不要哭！」

一個團丁驀地給他一掌。

「會長在問你呀，不許哭！」

「嗚嗚！」

「嘖！」跟着又是一熊掌。

哭殺瓜！連在場的發茂弟也笑了。

這時發茂弟心裏一動，他想找個機會，送他一個好名字，這名字的意思很多，連他的烏青鼻子也帶在裏面的。

可是偷眼一看，小什麼不見，大概落在後面去了。一個松毛鬍子的老頭兒，已走下來補了他的缺。老頭兒活像一隻老駱駝，也許是背上綁着一隻大柴，與插起小旗的緣故吧？腦袋兒差不離垂貼在胸上，走路的時候像在打盹睡，腦袋兒一頓一頓的，頓出兩條不知是口水，還是鼻涕什麼，沿着鬍子掛下一尺多長，並從那松毛鬍子裏，還可以看出他被撕破的衣襟，與奶旁骨上的幾條紫血痕。

「咳！遊街，還不如弄死的好！」

老頭兒驀地自語着。市街就在不遠的前面了。

哦，遊街，發茂弟猛一怔，原來兩個擗槍的傢伙，帶他們這裏來，爲的是還要遊街遊街，可不知還要不要唱戲呀？他莫明其妙地望前面一個人，那個人的肩膀搖得太作怪好像他走路全靠肩膀在用力。因此他背上的旗子，也就格外的囁啦囁啦，別人都不抵他響。發茂弟羨慕地睜睜眼，也想學他，可是不像，連背上的旗子也索性不響了。而那個人的肩膀仍舊是作怪的搖，旗子也囁啦囁啦，一下顯出這樣的，一下又顯出那邊的招風大耳朵。發茂弟十分担心地一步搶了上去，深怕他的旗子會給搖落下來。所以說：

「喂，你的旗子！」

那人沒睬他，殺相地他瞪一眼。

「喂，你會不會唱戲呀？我可屁的也不會那個！」

發茂弟忽又拉了他一下，並小心打量他那也有兩塊紫厚嘴唇，一張開來準可塞進一個大拳頭的嘴，覺得輕鬆地吁了口氣，他料定那裏面，也不見得有什麼了不起的好戲文。

走着，走着，發茂弟幾乎覺得什麼都坦然了，他覺得人生一世，原來不免有時也要遊遊街，是的，有時該威風一下！記得媽媽老說，她還是做小姑娘的時候，爲了偷上街去看遊街，她的媽發恨打了她一頓，也就是那天起，開始纏足了。因此，媽對於那次遊街，好像再世都不能忘記。

「呸！看的人嗎，幾乎把店家的櫃台也擠倒，六月會也沒有這麼多的人。」

「櫃台到底倒了沒有？」

「那個，我可不不清楚了。總之看的人個個都喝采了，喝采的聲音，好比放礮開石塔！……」

「他們唱的戲，你一句也記不起了？」

「想不起，那裏還想得起呢！不過他們拍拍胸，不，沒有拍胸，他們的手是反綁的他們只大着喉嚨喊。」

「啊育！那麼他們早又做了英雄啦，他們在那兒吓？」

「傻孩子，那我怎麼知道呢？」



發茂弟猛把手裏的掃帚，得意地向空裏一揚，瞥見路旁的小草，高傲地堵起了嘴，小草顯出非常懼怕的樣子，立時不住的向他點頭彎腰。他喝聲「得了，」也就把掃帚放了下來。心裏感到說不出的威風。

可是一進市街的圓門，頭上就飛起一個栗暴。

「奶奶的，你在等什麼吓？等老子來扶着你掃嗎？」

於是發茂弟低下頭去，撥動手裏的掃帚了。覺得連胸也不許挺起來，太沒有樣子，太不夠威風。而且街上也沒有擠櫃台的人，也沒有喝采的聲音，真叫他失望。尤其是那從櫃台裏面拋出一隻兩隻輕蔑的眼睛，向他瞪了一眼之後也就什麼都完了的樣子，叫他恨得連連咬牙齒，恨不得一隻一隻都射瞎他，方始能夠洩出他心裏的氣。

「分開，幹嗎蛆子樣的連在一塊吓？」

又是那搨槍的傢伙，可是這次沒有栗暴，是一陣猛的旋風，把他們四五個人，抱着四五把掃帚，一下吹散了開來。

希嘩，希嘩，大家低着頭，彎了腰，像幾匹耕牛在吃草。已掃過十幾家店面了，發

茂弟覺得很失望，原來最威風的遊街，也不過是牛吃草，真放屁，屁也不相信！他幻想着街中心，說不定總有一翻大熱鬧，這條街他很熟，他知道「松山堂」對面，一定是「萬陽春」，而「萬陽春」的隔壁，不會不是剃頭店，他記得最近的過去，還在那店裏剃過一次和尚頭。不過，他是恨透了這條街。

「唔，童長慶，唔，偷菜賊，唔……」

一個老頭兒，捏起眼鏡的邊，唔也唔的，忽然在陰前面一個人背上的旗。發茂弟聽出他的聲音，是常年寄住在染坊店裏的一隻老獼猴。

「掃得週到些，你看本來爲什麼要偷人的吓？」

老獼猴得意地霍出一口痰，撲的吐在發茂弟的赤脚上。

老不死！發茂弟心裏咒着他，突的抬起頭想給他一個比打他還痛的白眼看。

吓！發茂弟全身一震，想猛把那白眼收回，可是已來不及，兩隻銅鈴般的巨眼，已經從老獼猴的背後閃了出來，得意地咬住了他，一直咬到他心裏。

「是你？藍發茂！近來生意並不壞吧？」

這老狼！死也記着他！

「怎麼，我說自有收拾你的人哪！嘿嘿嘿！」

發茂弟把牙齒一咬，也就在嘿嘿的笑聲裏，慢慢地掃過了棺材舖。——再世也不能忘的棺材舖。

# 三個

周文

玉方又拈一小塊黑色的棗泥，攔在左手裏的捏成孟子似的麵團中心，把它捏攏來，用一根尺來長的圓滑木棍「桿」成一塊餅，擺在旁邊第三行第十塊餅之旁的時候，忍不住又張開嘴打一個呵欠。立刻覺得頸子俯得很酸痛，他便把駝下的腰背伸直起來，右手捏做拳頭捶捶後頸，把頸骨捶得痛了，這才好像輕鬆一些。他於是兩眼悶悶地看着對面的華光。華光是隔着面前這一張五尺寬一丈長的白木案棹打橫坐着的，正和玉方面對面。他也沉默地閉住嘴，兩手不斷地在案上動作着，捏弄着麵團，——他的手旁邊已擺了三行餅子。他的背正逼着樓窗的五尺見方的窗框，窗上緣還掛有一張蜘蛛網，光線就從這

窗框射入；他的頭一動一動，就使得光線一閃一閃，好像房外吱吱拖得長的蟬聲都在隨着閃動，他的額角於是流汗，但他仍然沈默地兩手動作着。玉方皺皺眉頭，就把腋掉向右手方的案棹頭，看了坐在那兒的光頭阿元一眼。阿元也沉悶地閉住嘴，仍然拿着刻有「棗呢」兩字的木戳，向案棹上裝紅的小盤裏蘸着紅，印在一個個的餅子上。他老是感覺到眼皮很重，像掛了兩塊鉛似的老在往下垂，於是眼前一個個的餅子都忽然變成雙的。自己的手也是雙的，手上拿的木戳也是雙的，隨即就甚麼都沒有了。眼前忽然呈現出一盞趕工時的玻罩煤油燈，燈火光黃黃地一跳一跳。但他立刻驚覺這是昨晚熬夜趕工時留的印象，知道自己已快入夢了，於是趕快把自己從這樣的夢境拉回，努力睜大眼睛這才又看見面前的餅子，就又拿起木戳印上紅字去。他的臉子顯得和屋子裏的顏色一樣灰黃。玉方又對着這灰黃的臉子皺皺眉頭，於是立刻又抓起一小塊麵團捏弄起來了。眼光一碰着蹲在案棹當中那一大團灰黃發光冬瓜那麼大的麵團，呼吸都立刻窒塞起來。沒有風，蟬聲更大聲地叫起來了；吱——吱吱——眼前的一切就更加顯得灰黃，氣悶。玉方於是立刻覺得額角在濕漉漉地流下幾條汗水，自己就像坐在蒸籠裏似的，他使用袖子

擦了額角，長長地噓一口氣。但他立刻兩眼發光了，因為他忽然看見光頭阿元那麼坐得端端地睡着了，兩眼半閉着，嘴巴半張開，拿着木戳的手攔在紅盤子上。他的頭慢慢地慢慢地向前送，那攔在盤上的手也跟着慢慢地向前送。玉方忍不住嘻開嘴笑了，很當心的伸一個指頭到紅盤子去，想抹在他臉上。但他剛剛站起，街上的一種聲音忽然把他吸住了，他立刻豎起耳朵。街就在他背後的那一方，距他坐的地方有五六丈遠便是臨街的象棋盤似的方格小窗，窗上的紙污黑而破爛，被戳着許多眼孔，街上的聲音就從那兒傳了進來。他直直地站在案旁，偏着臉把耳朵緊緊對着那臨街的紙窗，仔細聽，仔細聽，終於辨清楚了那漸漸響近來的確是軍號聲，漸漸，聲音更大更尖，是馬號的聲音：

「大——達大達低——。大——達底低達——。大——達大達底低達低大達大達

——……」

「嚇，過軍隊！」玉方很高興地說着，便向臨街方格紙窗走去，把眼睛貼近那粘有黑塵的窗眼上。

阿元被那號音和玉方的脚音驚得一抖，醒轉來了，張大一對眼圈慌張地左看右看。

華光立刻抬起臉來喊道：

「喂，玉方，別担擱了！你看還有這許多麵團啦！」

玉方掉過臉來給他擺擺手，擠擠眼睛，又掉過臉去貼在窗眼上。

「喂，玉方！看老板來呵！他來就總說我！」華光又皺着眉頭喊道，立刻他忽然聽見老板在樓下天井旁向誰說話的聲音，他便把臉掉向背後的窗框，向着窗外樓下的天井邊一看，見老板正向梯子走來，他便趕快掉回臉來喊道：

「喂，老板來了！」

阿元已聽見樓梯響，趕快拿起，「棗泥」木戳，一面就要向餅子上印字，一面趕快說道：

「喂，玉方！真的來了！」

玉方剛剛轉過頭，圓胖臉的老板已在樓口出現了。他一看見玉方，便把臉沉下來，眨着一對眼睛把玉方看得順下眼睛，埋着頭，從臨街的窗邊就一直把他瞪回案棹邊，才發

話道：

「哼，在看甚麼！過軍隊，有甚看場？」他一面憤憤地說着，一面就逼近玉方的背後：「事情不好好的做，你看你吃午飯以後才做這二十幾塊！我不早給你們說過麼，今天非趕出四百個不行，人家明天就要拿去的！你看，你這做的甚麼？」他伸手在那二十幾塊餅子中拿出一個壓扁了的餅子來：「這成甚麼樣子呀！年青人做事就這樣馬馬虎虎哪，重做過！」他手一揚就拋到玉方面前去；玉方氣得把嘴嘟起來，懶懶地拿起那扁餅老板又在棗泥盤子裏拈出一塊棗泥來了：「你看，你們弄的棗泥心子這樣大！這生意像這樣做法，恐怕只有關門了！哪，把它們分小一點！——你，華光！」

華光驚了一下，望了站在玉方背後的圓胖臉老板一眼，覺得老板那瞪得圓圓的眼珠很可怕，趕快就順下眼睛，看着自己手上的麵團。

「你，華光」老板不斷地說道：「你是他們的師哥！你應該催着他們做。哪，看你才做一，二，三，四，五，……」他伸出一根指頭指點着案棹上的餅。「……二十九，三十，這半天也才做三十個！不行！像這樣做不行！」

華光於是把兩手的動作加快起來了，臉沉着，做出這也並不難的神氣。手拿着棍子



一「桿，」又是一塊餅子。

玉方老覺得背上措了一個人，像要被壓倒似的沉重，頭頂上感到老板那一股股熱熱的帶有葱味的鼻氣。他也一面加快着手上動作，一面肚子裏罵道：

「媽的，還不走！還不走！」

阿元只是兩眼呆呆地望着自己手上捏着的木戳，蘸着紅，一個又一個的印在餅子上。但眼皮仍然像鉛似的重，老要向下垂；他於是伸手來揉揉眼睛，竭力的睜大着。

老板這才走動起來了，右手搖着一把蒲扇，玉方如釋重負地深深透一口氣，把臉掉過去一看，却就和老板的眼光碰着，於是又只得趕快掉回來。老板瞪着一對眼睛站一站終於從鼻孔「哼」一聲，又才慢步地走起來。他就在玉方的背後走着，走過去，站一站又走回來，站一站；又走過去。每一經過背後，玉方就感到毛骨悚然一下，他於是嚥起嘴看了華光一眼，肚子裏却說着：「媽的，你看他！」

華光向他瞪一下眼睛，伸手指指面前的麵團，輕聲地說道：

「快點吧！」

老板又慢慢地走了過去。

阿元的頭忽然彎下，彎下，點上棹上了，砰！玉方一看見，忍不住嗤的笑一聲，華光趕快就瞪玉方一眼。

「甚麼？」老板忽然掉過胖臉來了，站在玉方的背後。玉方和華光又趕快埋着頭，加快了手的動作。阿元嚇得臉流汗水，不敢拿手去揩，直把木襪一個又一個的印着餅子。

「阿元你看你那睡不醒的樣子！昨天晚上雖然熬夜，但你今上午……」老板忽然把下面的話縮住了，因為他記起前天阿元請假回家去了，回店來的時候，送來一塊臘肉。於是他就轉身，開始下樓梯。三個人都同時感到一種輕鬆，都深深地透一口氣，一面肚裏說着：「媽的，我道你不走呢！」一面都同時把臉向樓梯口旋風似掉過去。老板已經現了半身，但立刻又轉身走上來了，全身都現了出來；大家又趕快把臉掉回去，俯着，加快着手上的動作。

「玉方！」老板喊道。

玉方趕快掉過臉來，斜簽着身子。

「你家爹，說是把你的口食錢給我送來，到現在還不送來！嗯？」

玉方立刻很惶愧，遲疑了一下才從喉管底裏答道：

「不曉得。」

「哼，不曉得！聽說他今天進城來了，有人在賭場碰見他！你給我找找來……」

玉方臉上裝着一種很不高興的神氣，肚子裏却暗暗喜歡，馬上放下手上這討厭的麵團，就站起來。

「哦哦，不。」老板忽然喊道。「我不是叫你現在去，我是說叫你把貨趕起來再找罷。」

玉方立刻又嚙着嘴坐回去。

老板終於轉身走下去了。

大家這回才真正地深深透一口悶氣，立刻又才很清楚地聽見房後不斷的蟬聲，好像那蟬聲把房間裏都特別叫明亮了起來。

三個人互相看了看，都不期然而然地透一口氣，說道：

「唉！」

玉方用袖子揩了臉上的汗水，便馬上站起來，跑到阿元背後的一個茶几旁，拿起茶壺來含着嘴子喝茶。他看見那茶几上有一根白色的燈草，他便拈起來攔在阿元的後腦勺上。

「你又這樣！」華光帶一種責備眼光看着玉方。

玉方便向他擠擠眼睛走回來，一面抓起一小塊麵團，一面唱起來了：

「哪個的頭上有根草，猴子摸跳蚤！」

華光也笑了，和玉方一同懷着一種需要發洩的心情，準備看看這光頭的阿元會怎樣狂怒的跳起來。

阿元攔下木戳在紅盤子裏，伸手就在後腦勺上準確地拈下那條燈草來，笑道：

「我曉得的。你剛才在我背後喝茶的時候，我就曉得你在幹甚麼把戲。」他說完，就把燈草丟下地，依然又拿起木戳，埋下他的頭去。

但玉方和華光終於也哈哈笑了。可是立刻就覺得沒有甚麼可笑的，各人又注意手上的工作。一種可怕的沉默又籠罩了全房間，籠罩了每個人的心。加重這沉默的是從房後進來的那吱——吱吱吱——的蟬聲。

華光看看自己旁邊擺了三行的餅，又看看蹲在案棹當中的一大團灰黃的麵團，忍不住就張開嘴打一個呵欠，一面說道：

「唉，天氣真長，不知道又是多少時候了！這半天才做他媽的三十幾！四百塊，夠趕呢！」他於是伸一個懶腰便向背後方窗口轉過頭去，向着樓下的天井邊一看，只見那塊斜方的黃閃閃的陽光，好像一方透明的金黃布似的貼在靠天井邊的壁腳，好像天天都貼在那兒似的。「唉，悶人的天氣呵！」

「阿元！阿元！」老板的洪亮聲音忽然在樓下響起來了。

阿元應聲着，立刻放下木戳。玉方和華光立刻又射出羨慕的眼光望着他。

「阿元，來一下！」

「來啦！」

玉方就在經過他旁邊的阿元屁股上捶了一拳：

「媽的，又是你去快活！」

阿元也捶他背上一拳，說道：

「嘻嘻，你去哇！」

「媽的，老板總不叫我哇！又是去幫老板娘賣東西的罷？」

阿元沒回答，立刻就下梯子，他知道自己的背上一定又是死盯着兩隻眼睛，那種帶着忌妒的眼睛。他嘆一口氣，就一直走下去。

李大師忽然從那邊樓上臉脹紅着雙手抱着一大團冬瓜似的麵團走過來。

「嚇，又來啦！」他喊着，便把麵團拋在案棹上，砰的一聲。

玉方狠狠地就給那麵團一拳，打得麵團凹進一個坑。

「怎麼又來啦！我們這裏還有這樣多！」

「別吼。」李大師舉起一隻手掌一搥，立刻伸出一根指頭指指樓下。「老板說過，今天還要趕夜工！」又指指對面那間樓房。「那邊還有這麼一大團沒拿過來呢！」他把

嘴使勁一撮，頭就搖一個圓，走回對面的那他們也在那兒工作的樓房去。

玉方和華光對望着，苦笑了一下。

「老板今天既然又要趕工，幹嗎老是把阿元喊下去！」玉方憤憤的說，把「桿」好的一塊餅放在旁邊。

華光也一面「桿」着餅，一面憤憤地說道：

「人家那天送一塊臘肉呀！所以——」

「所以阿元就快活了！」玉方把手上的一塊正要摺好的餅憤憤地打在案棹上，拍的一聲。於是他就立刻想像着那閃爍着黃黃的陽光的街，街上憧憧的來往的人影，光着頭的阿元就在這陽光下的人叢中走去。而且這人叢中還有那尖下巴絡鬚子的爹，這時候一定是在賭場上的人堆中擠着，皺兩道濃眉兩眼不瞬地盯着牌寶。玉方於是張開嘴嘆一口氣，就把那塊「桿」好，放在旁邊。他看華光一眼。華光已沒先前那麼快的動作，也在懶懶邊捏弄着麵團，兩眼的眼皮垂下着，好像要瞌睡似的。他看看華光背的窗框，窗框被天井邊的陽光又反射上來的黃光映得灰黃黃的，掛在窗上緣的蜘蛛網仍然絲絲明亮

靜靜地張着。蟬聲是悶人地不斷送來，叫得眼前的一切灰黃都更加灰黃。於是一種可怕的沉默又襲在他心上來了。很悶氣。那黑黃黃的屋頂就像要壓下來似的。很想打甚麼，或者吼甚麼。他舉起兩手來就大聲地暢快打一個呵欠，嘴巴張得大大的。隨即他就一面捏着麵團一面唱起來了；華光骨碌着一對眼珠看看他。

「月兒彎彎照樓台，

打個呵嗒瞌睡來，

瞌睡虫鬧上床來，

噯喲，噯喲，

瞌睡虫鬧上床來，

噯喲，噯喲……」

華光很有味地看着他，嘴巴帶笑地張了開來，手都停止了工作。玉方於是越唱越忘情了。聲音漸漸高了起來：

「叫你不嫖你要嫖，



把個——」

「在唱甚麼」老板忽然在樓下大聲地吼起來了。

兩個都嚇得對伸出紅舌頭，好久都縮不回去。接着就聽見老板走到天井裏的聲音。華光以爲他上梯子來了，掉過臉去一看，却就和站在天井邊的老板的眼光碰着。他呆了似的，不知道馬上把頭縮回來的好，還是不忙縮回來的好。

老板仰着他脹紅的圓胖臉，圓睜着一對眼珠，伸出一手指着窗口吼道：

「哼，你們！」他看見了華光的臉。「哼，華光！你也這麼大了，比他們誰都大！你倒領頭唱起小曲子來了！哼，我這是規規矩矩的店子，又不是妓院！哼，唱！唱唱唱真可惡！」他指着吼着，雙腳跳了起來。「你們這些進城學生意的，好的沒有學着，倒學着這些怪名堂！」

華光赶快縮回頭來，臉發青，瞪着一對眼珠看着玉方，輕輕地埋怨道：

「看嘛！唱得好！干我屁事，倒說是我！我說不唱不唱你總要唱！」

玉方苦笑一下，說道。

「好，好，對不住，對不住。」

「華光！」老板還在下面吼道。「你當心，下回再給你說！」

華光憤憤地掉過半面臉去說道：

「又不是我！」

天井裏已沒有了聲音。

「媽的，你告！」玉方忽然憤怒了，鄙夷地看了華光一眼。「你去告哇！你告了，

老板頂多罵我一頓，但是你——」

「怎麼？」華光憤憤地瞪着兩眼看着他。

玉方只是報以鄙夷的一眼，立刻又埋着頭捏起麵團來。

於是又是沉默，沉默得只聽見各人很粗的呼吸聲。

阿元走上梯子來了，臉晒得紅紅的，汗水珠數不清地在額上鼻尖上冒了出來，身上穿的一短汗衣，也給汗水浸濕成片。他一到樓口，便喘着氣說道：

「噯呀，好疲倦！媽的，我道叫我甚麼事！是叫我去同一個人子抬糖！媽的好熱！」

他用袖子揩着額上的汗水珠。「那東西重得要命」他張開口就打一個呵欠。「一連抬他媽幾趟。」他說到這裏，忽然詫異得張通嘴巴了，詫異地看着面前這忽然菩薩似的不說話的兩個。他看看華光的臉，又看看玉方的臉。但他自己覺得兩腿很酸，全身很疲倦，很想躺下來。於是不再說甚麼，就坐在自己的坐位上，靠着背後的茶几，搯着一把破芭蕉扇，長長地噓一口氣。

好一會兒，大概又做了六七塊餅的工夫。

玉方漸漸覺得大家這麼彊着，很悶氣起來了。「剛才的唱，當然是我的不對，我怎麼怪他呢？」他這麼不安地想，就擡起臉來，希望和華光的眼光碰着順便笑一笑，大家就又可以仍然談起話來，衝破這悶人的沉默。但一看，華光却仍然埋着頭，兩手動作得更快起來了。他再看看，華光仍然埋着頭。他想：「媽的，充甚麼神氣呀！老搭着師哥架子！」他就憤憤的把臉掉開，但他立刻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因為他看見坐在案頭的阿元靠着背後的茶几就睡着了，兩眼半閉住，嘴巴大張開，額上鼻尖上珠子似的釘着幾十粒汗水，手上還捏着破芭蕉扇。

「媽的，舒服啦！」玉方埋怨地說道。「還有這許多麵團呢！」他忽然伸兩個指頭到紅盤子裏去了，蘸了紅起來。

「喂，你又這樣！」華光趕快說道。

玉方不看他，就在阿元張開嘴的上面畫上一個紅八字鬚。阿元立刻眼不睜開地從鼻孔「唔唔」了一聲，臉轉動了一下，同時舉起破芭蕉扇來在嘴邊搖一搖，但立刻又停住。

「嚇，你真是！」華光又說道。

玉方偏不看他，隨即又在阿元的鼻尖上抹了一塊紅，阿元又眼不睜開地從鼻孔「唔」起來了，臉轉動了一下，把破芭蕉扇搖一搖，同時把手背揉揉鼻尖，立刻鼻尖的一塊紅和嘴上的八字鬚都給揉成一片糊，這才給了大家一個很開心的暢笑。玉方得趕快伸手遮着嘴；華光笑得前仰後合，兩手按着自己的肚皮。

忽然老板又在樓下喊起來了。

玉方和華光都呆了一下。

「阿元！阿元！」

「來啦！」阿元從夢中就答應出來，立刻張大一對眼睛呆呆地望了望面前的兩個人，但立刻他就知道又是老板在喊了，便趕快偏偏倒倒地離開座位，向樓下跑去。玉方這才好象忽然驚醒了，兩眼發直，趕快起身追到樓口喊道：

「阿元！阿元！」

阿元已經在天井邊了，仰起那紅鼻子紅嘴巴的臉說道：

「等一息，我就來的。」邊說就邊轉身走。

「喂喂，你的——」玉方搶着說。

阿元已跌跌撞撞地出去了。玉方立刻全身都緊了起來，背脊上的汗毛都根根倒豎。

「看嘛，我叫你別弄別弄！」華光也皺着眉頭埋怨地說道。

玉方的心都捏緊起來了。但立刻就聽見老板樓下吼道。

「阿元！你這在幹甚麼的！」

「甚麼」是阿元的聲音。

「哼，甚麼！你拿鏡子自己照照看！你這在發瘋啦！跳神啦！」接着就是一個巴掌

聲——拍！

玉方簡直發昏了。他兩手抓住樓門口的門框，不知道怎麼是好。接着樓下又是「拍」一聲。

「看嘛，老板一問，你又要拖累我的！」華光埋怨地說道。

玉方好像感到受了侮辱似的，不看他，咬着牙就一直下梯子去，他一面想：「這算當麼！哼，累了你！我去承擔了就是！」他剛剛走到天井邊的門口邊的時候，他忽然一楞地停住脚步了。因為他忽然看見櫃房外正站着四五個街鄰人在那兒哄笑地看着老板和阿元。他所有的勇氣一下子又消失了。他猶豫着：「是出去的好呢？還是不出去的好？」

「你說呀！」老板瞪着一對眼珠向阿元喝道。「你臉上這些紅是怎麼塗的呢？嗯？好玩麼？你不想想這些紅是要錢買的麼？拿了我這些錢買來的東西來尋開心！」這捏起拳頭來凸出中指就在阿元的光頭上鑿幾個栗鑿。

阿元哭喪着臉，咬住牙，兩手棒着自己的頭，躲着栗鑿只是向後退。

「你臉上這些紅，是那個給你弄上的？是你……你想變鬼了麼？」老板又逼進一步喝道。

阿元兩眼滾動着淚水，僵了。『是玉方呢，還是華光？』他着急地想。「行，不行說了他不是更糟麼，是會問出我的睡覺來的！」

# 阿牛

羅淑

小阿牛不再拿着鞭子趕車，他陞做汲鹽水的筒匠。

到秋天，他製了一身穿著，藍布衫上又添了一件黑棉背心，嶄新的，新衣不是娘做的，但別人總把牠拉牽來和娘在一起。棉紗刺着肉皮，他發癢發躁，棉花像是兩片硬石板，一直壓到他的心。

他開始對他這利益並不大的陞遷感到失悔，管事何先生的提拔，也有些懷疑。娘開煙館主顧是不少，然而別人單只提到何先生。想起何先生那一雙從玳瑁眼鏡框



上看出來的眼光是隱隱告訴了他些什麼曖昧。

「老狗……有一天要碰到我的手上！」

小阿牛懷恨別人，也懷恨何先生。新的工作只使他苦悶，那口深邃得近於神祕的井底，他看來簡直是一個怪物，好多次竹筒冒出井口他忘了用手去接，他覺得那根筒有千斤重。

新來代替他的三子放開了兩隻牛在地上吃乾草。口涎從嘴角上直流，牛蚊子在牠們身上叮，把尾巴搖了幾下，蚊子依然不飛開，牛起了震怒，使勁地擺着頭。小阿牛覺得臉上飛來了幾點冰涼的水點。

「瘟喪，你們也來欺負人！……」

他拿着鞭子打牛，但兩隻太熟習似乎親昵的眼睛又使他軟了勁。

三子只曉得貪玩耍，連牛草也不放，槽裏數也數得清，就說多也只夠墊地皮。

他一邊把一細草打散放進槽，一邊罵咒着三子。

三子却怒吼着衝到他的面前。

「你也配罵人，……全廠沒指姆個大人是有你罵的，你忘了你是妖精的娃兒！……我兩個先伸起腰桿來比比看！」

這一天，小阿牛第一次伸手打人。

三子的媽媽在績麻，聽見風聲起來，站在鹽井旁邊跳罵了一頓，小阿牛又打了三子的媽媽。

同情落在三子的這一方面。

小阿牛和別人打架的次數越來越多，一次傷痕，長他一分爆性，他沒一點好面相對人。他的眼裏閃着怒火，臉上的肉紋似乎是向橫着長。頭髮不順地長在頭上，已經好久沒有剃了。

一提到這孩子，熬鹽匠老王總是搖了頭說：「這娃兒，——簡直是一條野牛，……全不像他爸爸。哪一天總有人會剝掉他的皮！」

小阿牛的本名是梧子，自從他睜着一雙黑滴滴的圓眼珠，一足踏進他爸爸踏過多年的地方，一羣髒手髒足的人把他包圍問長問短，他們說他模樣有點像他爸爸，只是有點

「牛。」於是一個人就說：

「父親有老牯牛的外號，十年前滾下鹽鍋死了。叫他小阿牛，不出於惡意，是對他的紀念。」

「他不應該有個好娃兒……唉！」

一個老實人遭了慘死應該有個好後代，這是他的信念。但小阿牛完全沒有好後代的形相。在替他紮傷口時，他說：

「仔細你的皮，小阿牛，……這是什麼地方有你來把便宜佔去的？……」

小阿牛，瞪着一雙眼睛。

「你也是？——你說我鬧的？叫別人也說你的娘——」

在這樣的話上，老王每每給阿牛窘住，依他，誰都有道理，誰也沒道理。是非曲直他不知道怎麼來分派。望望那一口龐大的鹽鍋，一個人的影子又在那里出現了。他頂怕和他像有一點什麼關係的這影子，但愈怕他愈常見。抽了幾口旱煙，他緩緩地說：

「你總得想想你的爸爸！」

聲音低微，沉滯，但撞痛了小阿牛的心。他只有在這時，在這一個人老年的跟前，他才稍爲顯得有點拘謹怯懦。

爸爸的印象在小阿牛的記憶中是模糊的。他只記得他是一個不說話的人，眼睛好像終年看着地，除此還有最後抬回家來煮爛了半截身子的他的屍身。

想想爸爸，想爸爸的什麼呢？老王沒有說得明白，小阿牛也不能自己去理解這太含糊一句話，活在眼前，就管眼前吃了虧總得還，這是小阿牛的意見。

「變了黃土的人，我管他！」

小阿牛默念着，隨了一羣伙伴，朝上山坡的路前進着。

月亮已經上山頭了，每家鹽灶頂上翻起煤煙，比白天更濃烈。

望着前面毗連一片，橫亙在半山腰的井棚，他們立地感到了疲憊的侵襲。足腿軟軟的，誰也不再說話了。煤層在足下發出被拖曳的沙沙的聲音。

路過林子，小阿牛似乎看見一點什麼，他楞着眼，頓了一下，隨即機警地把兩個石頭檢在手裏。

「又見了什麼鬼——」伙伴火生攔住他說。「接下夜班，不打算意早睡覺，打架！」

勉強走上山坡，心總放不下。

憑什麼他在丁廠有許多仇人？這些人又爲了什麼的？……

面頰上的傷痕，鉄硬的，生根在那裏，老王替他紮在手腕上的一條破布，也還是濕膩膩的。一處傷，就是一個恥辱的痕跡。他咬着牙，臉上起了瘳笑。他迷茫地憤怒着，他今夜再也不能夠安靜下來。各種不同的面相，譏諷的言語，清晰的，毫不遺漏的，在他的記憶中展開。

小阿牛像接近了一盆烈火，混身焦灼得發燙。一手抓下披在肩上的背心，往地鋪上一擲，順眼望望，稻草在黑暗中變成根根的光刺。

緊了下腰帶，他又走出草棚。他立在一棵楊樹下，樹已經開始在落葉。風一動，葉片輕輕地飄在他蓬散的頭髮上。

他彷彿又聽見了嗚嗚的叫聲，等他凝神再聽時，又寂然了。他發了狠，他長伸了頸

子，兩手捧在嘴上，學着剛才聽見的叫聲，向山坡叫了幾遍，

寂然。

草棚裏燃起了燈火，豆一般大，遍山坡地閃動着。

牛鼓起大肚皮，笨重的拖着車盤團團轉。「趕車」拿着鞭子在牠們後腿上用力追打牛只快了兩步，依舊緩慢下來。井口那一面，轆轤隨着車盤的轉動，把竹筒從幾十丈深的井底往地面上曳，筒一出口，大半節伸進棚頂上的護竿，打水匠就用一隻手抓住，揭開皮搭，讓鹽水往埋在地下的盆裏傾，白泡沫略爲翻傾，鹽水由引筒流到山下鹽灶去了。

筒重新放入井裏，車盤瘋狂地自由地轉動着。

小阿牛起了厭惡，他覺得凡在他周圍的都在譏笑他，甚至連那一動不動的山峰，也對他不懷好意。

漸漸的，他想到他的娘娘的布衫的確是穿得太整齊了。尤其是她紮了兩條綫花的圍裙帶垂在腰後，一飄一拂的樣子。有一次他親眼地給何先生送烟盒去，他牽着她的帶子

不放，娘爲什麼要臉紅？

「老狗！」他伸出拳頭在空中揮，遇不到抵抗，他又軟軟地縮回來了。心於是更悶更沉重。

「小阿牛！」

月光下，一個人影在一叢矮樹邊上蠕動。那輪廓是太熟習了。一着眼他就看出是誰。他想想「來得正好，……這老狗惡貫滿盈了！」

「你今夜上不是接下夜班？」

來人走到他的跟前，大模大樣地就停下了。他的頭向地下，微側着，他在看他那沾了點軟泥的鞋。

「是。」

「那末你怎麼到這時還不去睡覺？」

「睏的，睏的。」

「灶上缺水燒沒要誤了班，你是剛提陞起來的新手呵！」

來的已經彷彿不是他所切齒的何先生，小阿牛被習慣，被他平日威嚴的脅迫，他不知不覺地又恢復了一個井工，一個他的屬下的態度。

等到何先生背了手走開時，他的感情馬上變了，方纔的恭順油似地往他的怒火上澆。他像受了他所最輕蔑的敵人的踐踏過後，帶了屈辱和羞愧從泥濘中掙扎起來，何先生這時突過一切地苦惱着小阿牛。

井棚裏的人聲消沉了，偶然一兩次鞭聲還隱約可以聽見。山坡下不見一個人影，十幾個鹽灶十幾處點點的火光宰制了工廠的夜。

「鬼地方——嘿嘿，我也幹得夠了。」

說着，他回過頭望着有他家的那一面，重重吁了一口氣。

## 二

夜已經很深了，小阿牛還站在一幢小房的旁邊。

他像浮在雲頭上，身子輕飄飄的，無定向，無主宰，他不知道他做什麼，也不知道



他究竟爲什麼纔跑到這地方來。

狗在遠處叫，兩聲三聲的，對面有人走來，他怕見人迅急地隱在葦叢裏。葦花落到臉上，立時被汗水沾着了。

人走過後，他重新走出來。

他覺得自己變得異常的衰弱，渺小，不論誰都似乎比他高強。連狗叫的聲音也比他叫得有力。

眼睛落在靠竹林的房頂，他感到一種悽惶：

家，家，家，裏面住着他的娘，包含着那些鬼七鬼八的事物！

說到家，每個十天裏他很少有一次回去，娘活娘的，他不拿半粒米糧回家，娘也從不管他什麼。然而一種不可解的力那麼牢實地，會把他連繫糾纏着，一直使他連足步也踩不穩當。

「衝進去！」他伸手觸着門，在心下想。門很薄，他沒有去推開牠的力量，他幾次伸手幾次又把手縮回去。他聽見裏面來開門，他趕忙躲過一邊，乘勢他看見一張鋪位上

煙燈正燃着。他的娘在和躺在對面的何先生打煙泡。

這情景今夜刀剪樣地直穿進他的心。他忍不住了，頓然把門敲了幾下。

「是你回來了，牛，牛。」

小阿牛的神色像告訴她一種不幸的將來，倉卒間把還握在手裏的煙籤往包頭上插。用力過大，頭皮刺痛了，她驚叫一聲，揉着頭喃喃地說：

「我真發瘋了！」

小阿牛轉眼看着何先生。

「你不是接下班麼？」他若無其事地看着他的煙斗，慢慢的問道，「虧你娘開得好烟館，時常拿牛皮膏子待客。」

「你給我滾出去！」

「什麼話，——你說什麼？」何先生說着，氣洶洶地站起來。

「我叫你給我滾出去！」

「你是什麼東西？敢跑到我面前來發牛脾氣？我認不得你，我是拿了錢來吸烟。」

——我是買，她是賣。怎樣，怎樣，——你說！」

「偏不賣給你老狗喫，——你又怎樣！」

小阿牛一股氣衝上去，他的娘隔在中間，他的一隻手也被抱住了。

「求你老人家走，何管事，」她扭過頭來惶張地說。

何先生鼻裏哼了一聲說：

「走，也行，你把錢給我。」

「你沒有把我錢。」

「哦——沒有把你錢，——剛才的兩個銀元哩！」

想了一下，她恍然記起來，用下巴指指煙盤旁邊的草蓆上。

「在那裏，你自己拿去。」

「哼，你錢多，吃兩杯烟就亮大銀元，」小阿牛咬着牙。

「啊，你問你自己的娘去，」一根手指點着鼻頭，頭在空中繞了幾個圈子，他玩弄

地說：「我姓何的就曉不得那許多了！」

「呵，何管事，你——」她叫一聲，把封住阿牛膀臂的手鬆開了。小阿牛並沒有向何先生趕去，一腔怒氣轉過來向着娘。

「你聽見的……」他頹然地坐在床沿上，手捧了頭不作聲。

烟膏味氤氳在屋子裏，煙燈在黏滿黑黃的玻罩裏有時靜，照出了雜亂地躺在它周圍的烟具。

「呃，——瘋頭瘋腦，」半天，他纔嘆息着說，「全不想想這些人有你打的！」  
一句話惹動了小阿牛。

「那個算是人！我打狗！是狗我就拿足頭踢！——我打狗干你什麼事，——哦，我懶得——說」

「懶得說什麼？」

「我怕你害醜。」

「我做了什麼沒臉的事，你講！」她昂着頭，把指頭戳在他的額上。

「你硬要聽，」他偏頭，大睜眼睛問。

「你講嘛。」

「講不出——我——」他站起來，想去開門。

「你，——你！——」

「放我走，我要回井去接班。」

「不講清楚，我是不放你踏過這道門坎的。」

娘也不像娘了，她完全失去平時的溫謫，彷彿在她面前的不是小阿牛，不是梧子，是侵損她，傷害她的仇人。

「再說你當兒子的也不該管我。」

在這一句話，她的聲音驟然降低了，像是受了壓榨，竭力纔吐出來似的。

「我管你。你不拉扯到我我就不管你。」

「這就怪事啦，你在車邊當你的筒匠，我在車邊開我的烟館，我又拉扯了你，我也不是今天纔來賣煙，賣煙把你養大，偏偏你就這件事來怪我。是呀，人大面大，你要顧臉面了，我哩，我就活該喝清風度日子？——」

「沒瞎扯，我不是說你開烟館。」

「那麼，我做了啥事？」

「你自己明白，」足重重地在地上蹂了一下，「要我講我就講，你不該見了男人就要，連那一條老狗——我也是一個男兒漢呵！」

像匹高山直向她崩過去，他不知道那股子力氣就一頭頂過去，衝在她的胸上，她後退兩步，牆壁支住她的身子。指了門，她軟弱地說。

「你給我走出去，我不要你這樣一個兒子了。」

「你要不把這生意收起來，我死也不做你的兒子的。」

### 三

一層寒露灑下來，月亮正在天中，清潤飽滿，照澈了天地。

一個孤零的人影，一直在工廠和小村之間晃了許久，像是迷失路途似的。猛一抬頭纔驚惶地足不停留朝前奔去。

「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來，小阿牛，再有三筒就歸你來接班了。」

火生正把空筒放下井去，朝他說。

小阿牛躲在牛槽旁邊的地舖上，盡力想把眼皮闔上來，但他總沒有闔得過去。

井棚外火光熊熊，竹杆劈拍的爆聲，趕車忙着燙飯打尖，臉給火照得通紅。火生又哼起他的山歌，快交班，他高興。

「起來吃呀，有三筒就該你接班了。」

他不貪吃，那一碗時常有石砂磕牙齒的開水飯。他只需要睡眠，三筒也好，總可以睡一會子。

剛閉上眼，他覺得臉上被一片溫軟濕漉漉的東西舐着。他知道又是那隻因下坡傷了腿，休息在槽上的老牛。

「鬼，大頭鬼，」翻過身子打算再闔，可是火生已經下班。

外邊似乎有足步響，以為是查夜的來了，火生把靠壁的燈取來掛在木柱上，就心有什麼差錯。等人走進來，三個人都失笑了。

「是你，小婆娘，把老子們駭了一跳。」

她放下了橫排着的土罐，同時拿出六個雞蛋帶笑地說。

「請你們打個尖——討担鹽水腌幾窩菜喫。」

婦女的臉色青裏帶黃，鼻涕流到口唇上。一見她這倉皇不安的神色，小阿牛搓着手

他說：

「要挑就趕快。」

趕車走到棚外去望風，沒動靜，三個人全放了心，有趣地望着她把一隻罐裝滿再裝

## 第二隻。

「把你的蛋拿去，我們粗口吃不來細貨。」

婦人有些不安，但她已經伸手來接蛋。

「哼！——」一個震雷的聲音從天空落下來。他剛才躲在哪裏的？每個人感到昏眩

一動不動地都成了塑像。

何先生背了手，綢面的薄棉袍在他身上起着細柔的波紋。看着婦人他說：



「不覺得辛苦麼？呀，夜半三更來挑鹽水！」

婦人避開輕薄的注視，血在身上洶湧，但她不敢發怒。

小阿牛老早明瞭他將有一個怎樣的將來，他屏着氣息等待，態度反而寧靜得很。何先生只膘了他一下，又看着婦人。

「還不放下挑子麼？」

輕輕一舉足尖，瓦罐側在地上，鹽水流了滿地。

「啊呀你怎麼倒了我的鹽水——」婦人像保嬰兒樣，用全身去掩護她的另一個罐子。

「是你的鹽水？」

又一足頭把罐子從她懷裏掉下來，罐子發着撕破的響聲，打破了鹽水流出來，她怯懦地吼着去牽何先生的衣服。

「你好凶呀，你有倒在地上的也不肯給我們吃，……賠我的罐子，賠我罐子，……我是三十個紅荳掉來的東西呀……媽天！」

到底她恐懼怕抽在皮肉上的皮鞭，和穿着藍短衫的討帳的人們，她聽見有人說過責總是得還。

「欠下了。」

「我，」等剛要衝出口，小阿牛覺得不妥，立地又嚥了回去，明明是送，怎麼他會說是賣？根本沒有看一個小錢。

見沒有人答應就指着趕車問。

「是你！」

搖搖頭。

「是你？」

搖搖頭。

最後指着小阿牛。

「那麼自然是你了！」

小阿牛不作聲，於是何先生又說：

「好，明天到櫃上來看我。」

兩個伙伴驚奇的盯住他，小阿牛只不理睬。

「你莫非是痰迷了竅？什麼東西塞住你的嘴，你就開不得腔？」

何先生走了，他們圍住小阿牛斥責他說。

「我開口說什麼呢？」

「說不是你賣的，就是承認送她也比你不開腔好辦。」

「橫順是一樣……你們不曉得……」

一打早，老王就來了。小阿牛還躺在舖上呼呼的睡得正好。天啊，這是什麼時候，這呆子真的就沒有長一顆心？小阿牛的兩道濃眉舒坦的橫在緊閉着的眼臉上，當中是根正直的鼻樑。從相貌看不出他一絲破敗來，然而他那性情，好爸爸偏沒生好兒子——自己也正是一個鹽工匠。

一種立在同樣的生活立場上的同情刺激了他，他打了一個寒噤，他要把這不解事的孩子命運擔當起來。人已將老了，然而這力量他還有，他輕輕地在小阿牛身上拍了幾

下。

「起來呀，牛，牛。」

用勸導，用溫情，他叫小阿牛必需向何先生求情，依他的推斷，他沒有一點要爲難他的心。說說好話，又不費本錢，算得什麼回事！

但小阿牛竭力地把頭搖着：

「我不去，我不去，他就不辭我，我也懶得幹。」

「爲了什麼哩？」

「爲，——哦算了，你走你的，……橫豎我心裏明白。」

「你的心是糊塗的呀，娃兒！」

#### 四

「唉，老哥，認真就要硬幹麼？」

「我那里曉得，上頭叫我怎末做就怎末做。」

管山說着就用兩手拉拉手裏的一根粗繩，繩子很牢實，雖然在他手上用過多年，拴了不少的人，絲毫沒有損害，只多少有點污印，那不知是哪個血肉弄髒了的。他昂着頭走進井棚，一把六七寸長兩面開鋒的手插子在他腰際搖擺，他的眼睛警覺地向四下瞭望。他明知對於這回事用不着過分的提防，但他歷來習慣了。

老王失望的仰頭望着天空，天也頓時暗淡了，灰濛濛的正奔驟着雨雲。他竭力地閉住嘴，唾沫一口趕一口地往肚裏吞，眼淚算是被他抑住了。

二十年在丁廠，這類事看過多少次，他也和別人一樣，聽見哭聲打開笑臉。這一回他總覺得有塊鐵哽在他的心上，他消化不下牠。

他又折身走回去。

車棚裏，火生和三子站在管山旁邊，陰沉着臉，管山笑吟吟地說：

「你來看，這呆子！虧他暈得着！」

小阿牛躺在地舖上，呼呼的睡得正好，牛在旁邊不斷地噓氣，時時用濕漉漉的舌頭去拖他身下的稻草。

「你把他叫醒來吧，哥老官，下半年么店裏等你喝燒酒。」

老王逃竄似的邊說就邊走。

他沒聽見身後有叫聲，他覺得走開得不妥當，小阿牛也有一把氣力，要和管山作對事情不就更糟了。

他在小阿牛足上重重的踢了一足頭。

「死豬，睏覺呵，你……」

「啊喲，」小阿牛睜開眼睛，第一，就看見管山赤裸着半身，他忙迫地站起來，身子凍得不住的發抖。

「穿起你的衣裳呀，呆子呸！」

一口濃唾沫向他吐過去，見他找不着衣服，老王又把揉在足下的一大團東西替他踢過去。

「穿呀，二十年的糧食，白白叫你吃了。你幹的好事，你哪里是個人！」

「你不要臊他，」管山的攔住老王，向小阿牛說。「體面些吧，自己伸手過來。」

小阿牛是出乎意外地純善，伸出手，面上沒有一點表情。

「走回灶房。」管山的說。

「回灶房，」小阿牛肘開管山的說：「要打要罰隨你的便，我只不回去。」

「由得你，未必不到時候就要我來動手麼？」

兒子逆母親的消息立刻傳遍了工廠，井上匠工有放下手的，就伸了頭在井棚外面望齊齊查查大聲談論着，批評着。山下，農人放了鋤耙，好奇地立在那裏望，覺得太遠了他們又蜂羣似地擁上來。

何管事已經立在台階上，叫擋住衆人，他伸着脖子嚴正地對這些人說：

「你們也應該來看看這個忤逆的兒子，莫拿他做榜樣，人不知孝順父母總不會有好下場的。」

管山的走到他面前。

「人帶來了，管事。」

「帶他上來。」

人是立在他的面前，但他不願意和他對面說話的樣子，他對管山說：

「問他該不該打逆的娘？」

「管事問你，叫你說呀？」

「叫他說！」何先生燥急地追問。

「叫你說呀，什麼東西塞住你的嘴巴？」

他不做一聲，老王恭敬地走上去，搓揉着手，結巴地說。

「自己做錯事，還有味說場，求何管事看在本灶上工匠的情分上，從輕發——發落。」

「不關你事，給我走開去！」

小阿牛始終沒有一句話。頭也是始終埋着。

忽然一陣騷動，人叢中走出來小阿牛的娘。頭上的藍包頭比往常要紮得低，衣褲上還有黃泥，大家心想或許是帶了傷，她遠遠喊着兒子的名字，幾十雙眼睛全落在她的一舉一動上，給她一個無聲的回答。



「怎末認真把他拴起了呀，天！」她奔過去想解阿牛的繩子。

從天上給老王一個幫手，一個救星。

「好了，好了，」他喘息地說；娘母家，有什麼大不了的，兒子不好，自己領回家去管教，打罵全有道理——」

「難爲你哪，何管事，你替我管兒子，難爲你們，我來帶他回去教管，沒爸爸，慣放了。……」

管山氣虎虎地把她推到一邊，用眼觀望何管事，何管事大喊叫着說：

「誰有工夫來替你管什麼兒子！他是我灶上的工匠，逆母親算是犯法，輕則得照廠規辦理，重則送縣，現在的事和你不相干，你知趣就各人給我走出去。」

從何先生的臉色看，知道事情不大好，然而又不是外人，懇求總是不礙事的吧，她轉成哀求的口吻，然而沒有用。

女人也潑辣，接連幾次被管山拖開，使她動了氣，把兩手又在腰上，蹬着雙小足，對那羣人理直氣壯地說：

「請你們說句把公道看看，我自己親生的兒子，我倒管不着，倒要別人來管閑事，挨撞是我，痛也是我，我是他的娘，他是我生的蛋，我甘願給他撞，你們又怎末樣？」清官不理家務事，「我偏不叫你來管，開口廠規，閉口廠規，我管不着你們這些混帳事，除非我牛牛犯了偷，犯了盜……不放手，我同你拚老命！來，來，……」不等她向何先生撲，就被一隻手緊緊抓住，小阿牛這時想說話，一個聲音又打斷了。

「帶起走，五十鞭，重重的給我打……潑婦，龜子。」

一部分人衆簇擁着小阿牛向樹林走，一部分圍了他的號嘶的娘。

老王翻着迷茫的眼，「這是怎麼一回呢？」

「我害了他，」婦人邊哭着邊說：「你們哪裏曉得老牛皮裹包的是什麼心？一句話挾嫌陷害，我明白，哦……我的牛，牛，我的兒子，你冤枉呀，天，五十鞭，——五十鞭——這一下還有什麼人呵！」

她陡的從地上立起來，向外面追了去，老王一把拖住她的臂膊。

「你去有什麼用場，反倒多害他吃幾鞭……就是一碗毒藥我也勸你吞下去，……日子長得很哩！」

他的眼睛有點模糊，喉嚨彷彿給什麼哽住了，連頭也不回，大踏步朝鹽灶那面走去。

她呆呆地站在那像也不知道該怎末辦才好，像是聽到阿牛的呼號。一聲聲像一把尖刀似的在她的心上劃着。她的足幹支持不住她的身子，頹然地又軟癱到地上。

# 王四的故事

悄吟

紅眼睛的，走路時總愛把下巴抬得很高的王四，只要他一走進院門來，那沿路的草莖或是孩子們丟下來的玩物，就塞滿了他的兩隻手。有時他把拾到了的銅元塞到耳洞裏：

「他媽的……是誰的呀？快來拿去！若不快些來，它就要攢到我的耳朵不出來啦……」他一面搖着那尖頂的草帽一邊蹲下來。

孩子們搶着銅元的時候，撕痛了他的耳朵。

「啊哈！這些小東西們，他媽的，不拾起來，誰也不要，看成一塊爛泥土，拾起來

就都來啦！你也要，他也要……好像一塊金寶啦。……」

他仍把下巴抬得很高，走進廚房去。他住在主人家裏十年或者也超出了。但在他的感覺上，他一走進這廚房就好像走進他自己的家裏那麼一種感覺，也好像這廚房在他管理之下不止十年或二十年，已經覺察不出這廚房是被他管理的意思，已經是他的所有了。這廚房，就好像從主人的手裏割給了他似的。

……碗櫥的二層格上扣着幾隻碗和幾隻盤子，三重格上就完全是藍花的大海碗了。至於最下一層，那些瓦盆，那一個破了一個邊，那一個盆底出了一道紋，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有時候吃完晚飯在他洗碗的時候，他就把燈滅掉，他說是可以省下一些燈油。別人若問他：

「不能把傢俱碰碎啦？」

他就說：

「也不就是一個碗櫥嗎？好大一塊事情……碗櫥裏那個角落爬着個螞蟻，伸手就摸

到……那是有方向的，有尺寸的……耳朵一聽嗎！就知道多遠了。」

他的生活就和溪水上的波浪一樣：安然，平靜，有規律。主人好像在幾年前已經不叫他「王四」了。叫他「四先生」，從這以後，他就把自己看成和主人家的人差不多了。

但，在吃飯的時候，總是最末他一個人吃，支取工錢的時候，總是必須拿着手摺。有一次他對少主人說：

「我看手摺……也用不着了吧！這些年……還用畫什麼押？都是一家人一樣，誰還信不着誰……」

他的提議並沒有被人接受。再支工錢時，仍是拿着手摺。

「唉……這東西，放放倒不佔地方，就是……哼……就是這東西不同別的，是銀錢上的……掛心是真的。」

他展開了行李，他看看四面有沒有人，他的樣子簡直像在偷東西。

「哼！好啦！」他自己說，一面用手壓住褲子的一角，雖然手摺還沒有完全放好，

但他的習慣是這樣，到夜深，再取出來，把它換個地方，常常是塞在枕頭裏邊。十幾年他都是這樣保護着他的手摺。手摺也換過了兩三個，因為都是畫滿了押，蓋滿了圖章。

另外一次，他又去支取工錢，少主人說：

「王老四……真是上了年紀……眼睛也花了，你看，你把這押畫在什麼地方去了呢？畫到線外去呢！畫到上次支錢的地方去啦。……」

王四拿起手摺來，一看到那已經歪到一邊去的押號，他就哈哈的張着嘴。「他媽……」他剛想要說，可是想到這是和少主人說話，於是停住了。他站在少主人的一邊，想了一些時候，把視線經過了鼻子之後，四面掃了一下，難以確定他是在看什麼：「王老四……不是多少年就「四先生」了嗎？怎麼又「王老四」呢？」

他走進廚房去，坐在長桌的一頭，一面喝着燒酒，一面想着：「這可不對……」他隨手把青辣椒在醬碗裏觸了觸：「他媽的……」好像他罵着的時候順便就把辣椒吃下去了。

多吃了幾盅燒酒的緣故，他覺得碗櫥也好像換了地方，米缸……水桶……甚至連房

梁上終年掛着的那塊臘肉也像變小了一些。他說：「不好……少主人也怕變了心腸……今年一定有變。」于是又看了看手摺：

「若把手摺丟了，我看事情可就不好辦！沒有支過來的……那些前幾年就沒有支清的工錢就要……我看就要算不清。」這次他沒有把手摺塞進枕頭去，就放在腰帶上的荷包裏了。

王四好像真的老了，院子裏的細草，他不看見，下雨時，就在院心孩子們的車子他也不管了。夜裏很早他就睡下，早晨又起得很晚。牽牛花的影子，被太陽一個一個的印在紙窗上。他想了很遠，他想到了十多年前在山上伐木頭的時候……他就像又看到那白楊樹倒下來一樣……嘩嘩的……也好像聽到了鋸齒的聲音。他又想到在漁船上當水手的時候：那桅杆……那桅杆上掛着的大魚……真是銀魚一樣，「他媽的……」他伸手去摸只是手背在眼前劃了一下，什麼也沒有摸到。他又接着想：十五歲離開家的那年……在半路上遇到了野狗的那回事……他摸一摸小腿：「他媽的。這疤……」他確實的感覺到手下的疤了。



他常常檢點着自己的東西，應該不要的，就把它丟掉……破毯子和一雙破氈鞋他向換破東西的人換了幾塊糖球來分給孩子們吃了。

他在掃院子的時候，遇到了棍棒之類，他就拿在手裏試一試結實不結實……有時他竟把棍子抗在肩上試一試挑着行李可够長短？若遇到繩子之類，也總把它掛在腰帶上。

他一看那廚房裏的東西，總不像原來的位置，他就不願意再看下去似的。所以閒下來他就坐在井台旁邊去，一邊結起那些拾得的繩頭，就一邊算計着手摺上面的還存着的工錢的數目。

秋天的晚上，他聽到天空一陣陣的烏鴉的叫聲，他想：「烏也是飛來飛去的……人也總是要移動移動……」於是他的下巴抬得很高，視線經過了鼻子之後，看到牆角上去了，正好他的眼睛看到牆角上掛的一張香烟牌子的大畫，他把它取了下來，壓在行李下面。

王四的眼睛更紅了，抬起來的下巴，比從前抬得更高了一些。後來他就總是想着：「到漁船上去，還是到山上去，到山上去，怕是老伙伴還有呢！漁船，一時可怕找

不到熟人，可不知道人家要不要……張帆……要快……」他站在蓆子上面，作着張帆的樣子，全身癱攣一般地的振搖着：

「還行嗎？」他自己問着自己。

河上漲水的那天，王四好像又感覺自己是變成和主人家的人一樣了。

他抗着主人家的包裹，抗着主人家的孩子，把他們送到高崗上去。

「老四先生……真是個力氣人……」他恍恍惚惚的聽着人們說的就是他，後來他留一留意，那是真的……不只是「四先生，」還說「老四先生」呢！他想：「這是多麼被人尊敬啊！」於是他更快的跑着。直到那水漲得比腰還深的時候，他還是在水裏面走着。一個下午他也沒有停下來。主人們說：

「四先生，那些零碎東西不必着急去拿牠，要拿，明天慢慢的拿……」

他說：「那怎麼行？一夜不是讓人偷光了嗎？」他又不停的，來回的跑着。

他的手摺不知在什麼時候離開了他的荷包沉到水底去了。

他發現了自己的空荷包，他就想：「這算完了。」他就把頭頂也淹在水裏，那手摺

是紅色的，可是他總也看不到那紅色的東西。

他說：「這算完了。」他站起來，向着高崗走過來。水濕的衣服，冰涼的黏住了皮膚，他抖擻着，他感到了異樣的寒冷，他看不清那站在高崗上屋前的人們。只聽到從那些人們傳來的笑聲：

「王四摸魚回來啦！」「王四摸魚回來啦。」

# 四姨奶奶

白 塵

偷偷地溜回家鄉，對於一些可懷念的親戚朋友，都想找機會見一面。却偏變故太多，許多人是見不到了。像四姨奶奶更是無從再見，據說死了已經三年了哩！

在四年前，還見過她一次：——那是一個中秋節的夜里。我跟着三十幾個荷槍實彈的「弟兄們」，穿過人們已經睡靜的冷街，撲回自己家來。朦朧的月色洒在板門上，我被人指使着敲開門，這隊人便一窩蜂塞進屋子。父親和哥哥不知哪兒去了；嫂子和妹妹青着臉招呼這隊人。當「弟兄們」分頭跨進各間睡房的時候，從嫂子房里，却踉踉跄跄地衝出個人來，幾根沒落盡的頭髮蓬亂着，倒頭便拜的正是四姨奶奶。她央求他們：說

我是她唯一的姪兒，安分守己，不是壞人，請他們放了我。「弟兄們」當然無暇睬她，我却想起已經死了半年多的母親了。她又磕了幾個頭，全身抖得幾乎爬不起來。「弟兄們」更沒看見，我的心却彷彿被亂棍搗着。趕忙掉過臉去。

「四年了，沒能再見過她。」

其實，她是說謊的：我既不是獨生子，而且不是她的姪兒。她是祖母頂小的一個妹妹，行四，而是父親的姨母，我應該叫她做四姨奶奶哩。——但她的年紀比母親還小兩歲，這謊也撒得很像。

四姨奶奶是我記憶中除了姑母以外來往最早的一個親戚。但我能够「記事」的時候，已經搬進城住了。所謂搬進城，這是說，已經脫離了窮苦的境界，日子比較好過些了。

我是母親最愛的一個兒子，因此也就獨得四姨奶奶的歡喜。每來一趟，便抱緊我亂吻，「乖乖肉！心肝吶！」要連叫上幾十聲的。後來，在城里開了店，並且生意一天好一天，家里往來的親戚就多了：常年的不脫人，四姨奶奶更是一住兩三個月不走。晚上

吃了飯，在煤油燈下，四姨奶奶總是和媽在談家長里短，我也總是半睡着被抱在她膝頭上搖着，晃着。門外賣五香茶鷄蛋的拖長喉嚨在叫了，她也就哼起來唱：

「小小哇，」

「哎。」

「哪去的？」

「摸魚去的呵！」（的呵兩個字是讀成去字的。）

「摸多少哇？」

「沒摸到呵！」

「身上揩什麼呀？」

「破棉襖呵！」

「怎幹不穿的？」

「虱子咬呵！」

「怎幹不叫女人洗的呀？」

「女人跟人跑嘍！」

聽到「跟人跑嘍」，總要睜開半睡的眼來笑一笑的。

可是四姨奶奶姓什麼呢？當時不知道。她家里還有什麼人，做什麼事也不清楚。直到後來，我已經不是孩子了，才曉得四姨爹爹是早死了，她從二十歲上就守了寡。當她抱我叫「乖乖肉」的時候，已經是快五十歲的人了。四姨爹爹死後，照她當時的環境是不能夠改嫁的。但——

「她做什麼生意呢？」我小時候問過媽媽。這意思就是：她靠什麼生活呢？

媽却放低聲音，套在我耳朵上說：「不要說呀！——她「放利債」過日子呀！」

年紀雖小，但對於「放利債」這件事我却懂得點的。聽了這樣的話，便有點不舒服。媽知道我意思，便歎氣說：

「有什麼法嘿？無兒無女，沒依沒靠哇！」

就是因為這個罷，媽常留她在家里住。有時會住上一年半載哩。但她幫助媽的地方也不少：比如添妹妹的時候，家裏人手不多，媽的身體又弱，上下照應，服侍媽頭二十

天沒閉眼的也是她。從此，無論有什麼大小喜壽事情，都仗她照應，和家裏人一樣。

她是個很和氣的人，胖胖的，會說笑話。一家人都歡喜接近她。——只有一樣不合人的，是她每逢三六九要吃什麼「準提齋」。據說是自從四姨爹爹死後就吃起，爲的這生無兒無女，修修來生的。逢到吃齋，人家吃葷，她要避開，這是教我覺得不高興的事。爸爸也討厭這點，常常說：

「吃齋，修行哩！加一利少放點就是陰德嘍！」

這樣的話自然是背着她說的。媽却打了「攔頭板」，說：

「你老說這樣話！她不替自己忙着棺材本，將來睡蘆蓆筒子嗎？」

因爲她的苦處只會向媽訴，我自然相信媽的話了。

這時候，店裏生意好，媽多少是積有些「私房錢」的，據嫂子說：媽不獨替她介紹過幾筆利債，還借過錢把她做「老本」。這件事從後來媽媽時常埋怨她可以相信是真的。

一年秋天，爸爸過小生日，家裏照例有兩桌牌，前邊廂房裏是男人，打的洋碼「么



半」。堂屋裏一桌小牌：錢碼「小么二」的，是四姨奶奶，姑媽，舅奶奶，邵二太太四個人。前邊倒沒什麼聲息，後邊這一桌上却不斷的怨聲歎氣，恨五罵六。邵二太太打了一張生牌，給姑媽成了個清一色條子，四姨奶奶可氣了，因為正是她的莊家。一個圓圓的臉漲得通紅，抱怨着邵二太太：

「作興嗎？她才拆一對五萬打的，出條子給人和清一色？這種牌還能看嗎？……」

她把尺桿子一拍，氣鼓鼓地站起身，走進媽的房裏去了。這付難看的臉色是少見的，我看了很不舒服。

邵二太太抿着她的癩嘴，紅着臉說：

「唉！該打的（一）！哪個會看牌哈？」

（一）註：是句自怨自艾的話，無意義。

姑媽却笑謎謎的不說話。看見四姨奶奶進房去了，便歪歪嘴對舅奶奶說：

「沒出息的！又去做「關目」（二）了！」

（二）註：這是說她輸了錢，做魔勝法以求反勝的意思。

姑媽砌好牌，給它個大轉身，也算來了個「關目」。又向我撇撇嘴，低聲說：

「去看看，是不是又坐馬子（三）？」

（三）註：坐馬桶即是做「關目」的一方法。

正想看看「關目」是怎樣做的，我掀起門帘就撞進房裏去。裏面四姨奶奶慌忙咳嗽一聲，想止住我。

「哪個？」

因為是孩子，雖明知她在坐馬桶，也是不避什麼的。那知四姨奶奶却急紅了臉，大聲向我叫：

「出去！出去！」

看見她果然坐在一堆洋貨盒子裏邊的馬桶上，我就笑了。可不防她還是一迭聲地催我走。不由得一楞，却看見她裏邊一條腿向前伸着，一隻手正向那套褲筒裏塞什麼東西。有點繃繃的聲響。見我沒走便慌忙縮了腿。外邊桌上人都笑了，我也就溜出房門來。心想：「關自」大概就是這樣做的。

誰知這天人多手雜，到了晚就出了事：鄉下同行來批發，大哥到媽房裏去拿貨，却說一隻盒子空了，不見了半打女夾底女絲襪。這些細貨，廂房堆不下，才放在媽房裏的。媽媽先着急，教大家不要吵，恐怕是燒鍋的吳媽拿的。用話嚇她，只要拿出東西就算了。

於是嫂子說是請圓光的，姑媽說敬敬「大仙太爺（四）」禱告禱告拿出來，大哥說搜搜下房。吳媽在廚房裏對竈神菩薩賭咒，眼淚逼得汪汪的。這時有些客人散走了，四姨奶奶也竭力主張先敬大仙太爺，如果不靈，再請圓光的。她的意思也是先嚇嚇拿東西的人。並且，她自己馬上去神櫃上點了香。

（四）註：我們那里有許多人家家都供着狐仙牌位的。

晚上，媽理被睡覺的時候，在床裏邊抖出半打絲襪來。一家都唸「阿彌陀佛」，說大仙有靈驗，顯了聖。趕忙煮了兩個雞蛋，斟一杯黃酒，敬上了。因為大家並沒看見吳媽進店屋，東西却還原了，這是神。

等媽上床，我告訴她：看見四姨奶奶塞套褲筒子的事，媽一楞，說：

「不要胡說！」

歎了一口氣之後，又關照我不許再告訴別人。

媽對於四姨奶奶還是照舊恭敬，沒說過半句閒話。等嫂子「坐月子」（五），四姨奶奶又來照應她，比以前照應媽還盡心。那孩子生下地就生毛病，他又是一二十夜沒合眼。

（五）：產婦例需一個月不下床，叫坐月子。

後來，我到別處去唸書，過了兩年回家，四姨奶奶更胖了。據說不像以前在我們家一住幾個月了，因為這時手頭寬，自己日子好過些。加上賬多事忙，也不能長住這里。再說，她的「準提齋」改成「常齋」，成年吃素，要出門得帶上鍋碗瓢盆，也不便當。這年，正遭了一次大禍，一次大水，店里蝕了本，媽又時常有病，沒心腸帶她來住，怕也是真的。

再過兩年回家，自己快成人了。家庭的景況全非；店，在天災人禍之下，倒了。媽也病了年把，不能起床。哥哥失了業，爸也每天歎氣。親戚們不大上門，四姨奶奶據說

有一年多沒來了。媽在床上流淚，豎起四個指頭，說：

「她，對不住我呀！……」

我怕是媽想起舊事，便沒作聲。她却咬着牙又說：

「你知道她借錢給你哥哥嗎？……黑心！四分利！瞞住我！……有良心嗎？……」

媽的病又拖了一年，四姨奶奶一直不會來。據說常年地住在她外甥邱家，邱家離我們很近，只隔一條巷子。媽在床上罵她，但也祇兩句話：

「沒良心的，對得住我嗎？」

不久，在一個春天，媽死了。四姨奶奶也來吊喪，進門就哭，她的傷心並不是假的。她說媽是第一個好人。這時她又老又病，也沒有當年強健活躍了。她自己說：這兩年境況不好，吃了不少「倒賬」，棺材本都怕保不住了。她怨恨老天爺，她咒罵那些災難。說了又哭：

「現在沒人幫我的忙了！……」

喪事過後，直到那年中秋之前，沒回過家，也沒見過四姨奶奶。之後，又是遙遙的

這次回來，想看看她，嫂子却說：

她死了三年哩！骨頭已經打了鼓了罷？

我歎口氣，訴說起四年前中秋節夜里回家的事，訴說起她伏在地下磕頭和我心里的難過。嫂子却冷冷地笑了：「你曉得那時候她在我們家做什麼的？」

瞎？我不知道。

你哥哥拿她的利債，四分錢 向了店拿什麼還？她是睡在這裡拚命要債的呀！黑

心！……

我沒有說話。嫂子還在說：「狠？沒什麼用？一個錢也帶不進棺材！手一撒，什麼錢都便宜了別人！……」

底下的話沒聽見。我默默地坐在那兒，不能說什麼。但也忘不了她伏在地上磕頭的事。便偷偷地嘆了一口氣，站起身到院心里看月亮去了。

## 鷺鷥湖的憂鬱

賜 良

一輪紅澄澄的月亮，像哭腫了眼睛似的，升到光輝的銅色的霧裏。這霧便熱鬱的閃着赤光，彷彿是透明的塵土昏眩的籠在湖面。

一羣鷺鷥，伸長了脖頸，刷刷的打着翅膀，繞着田塍邊的灌木飛過，大氣裏又轉爲沉寂。便是閃着翠藍的綠玉樣的「過天青，」白天不住的攤開不捲的翅，在水面上來來去去的打胡旋，現在也不見了，祇有紅色的水蠅，還貼在溼靈腐亂的土皮上，發出嗡嗡的聲音來……有兩個人在湖邊上。

一個個兒高高的，露着一付闊肩膀，跪下來在湖邊上開始鋪蓆子。那一個小一點兒

的瘦瘦<sup>①</sup>，抱着一棵紅纓紫槍，在旁立定了向遠看，好像要在遠遠的混濁裏，發現出邊界來。

「這天氣怎麼怎樣的霉。……」他微微的附加着一口嘆息。「那一個並沒打舖好蓆子把兩手抱住膝頭，身子微撼了一下，抬着膝頭來望着月亮。」「快十五了，咱們今天不在窩棚睡了，咱們在這裏打地舖，也好看月亮。」「這月亮狠忒忒的紅！」「主災晦！」

「人家說也主災呢。」

「唔。」

兩個人都暫時靜默，湖對邊瀾漫過一陣白森森的浮氣來。往深谷裏，被稀疏疏的小紫楊圍着的小土邱上，閃動着一道游盪的燈光，鬼火似的一刻兒又不見了。

「小心罷，說不定今天晚上有『偷青』的呢，機警點，我的鼻子聞得出來。」大個兒一點的說。

「那有什麼，嚇跑了就完了罷，那天沒有。」



「不成。今天得給他一頓好揍，快八月十五了呢。」

那一個諷諷的，「燒餅」也當不得月餅呵。」

「誰說的，至少也痛快痛快手。」

「……………」

小一點的那瘦瘦的，放倒了紅纓菜槍，脫下了腳下的溼鞋，湊到蓆面上來。「霧更大了。」口中喃喃的說，心裏像纏着一種無名目的恐怖，在暗中沒有排解的霎閃着一雙沉淵的眼睛。

這時月亮已經升起來了，一切的物象都清晰的漸漸的化作灰塵和把握不迭的虛無。暗影在每個物件的空隙偷藏着，凝視着人。那棵夜神樣的大紫楊，披下來的黑影，比樹身的體積似乎大了一倍，窒息的鋪在水面上。一塊出水尖石，在巨蔭裏蒼靈的發白。全湖面浸淫着一道無端的絕望的悲感。

「來寶哥，你今年多大了？」小的問着。

「二十三了，不小嘍。」那一個一團稚氣的答。

「我今年十六，媽說我明年就不拿『半拉子』錢了。……」

「你呀，你還是少作一點兒罷，別心貪，這年頭兒啥年頭，你身子骨兒軟，累出癆病腔子一輩的事。」

「可是怎辦呢，爹老了，去年討了三副力母丸也不見好……我要講年造一年賺一百呢就活變開了。」

「你得講得出去呢，不用說你，就我咱，這年頭兒沒有人要，誰家敢說出一百塊錢要人，到上秋糧食打出一百塊錢了嗎？……何況你又瘦瘦的。……」

「我勤儉點呵，多出點活呵。」

「哎，就別管明兒個，『到那河，脫那兒鞋！』……呢，可是偷了酒來了，你喝嗎？好酒呢！」他從褲腰底下掏摸了半天，掏出一隻「酒閉」來，又是一捲兒乾豆腐。

小的寂寞的搖了搖頭，看着他吃着。

「你媽要給你娶媳婦了嗎？」來寶沒頭沒腦的說出來。

瑪瑙紅了紅臉沒作聲。

「你吃乾豆腐吧，我吃不了……娶個媳婦，好像買一條牲口，你爹也好『交邊』了，享享福，剛才我在湖邊兒看見了他，哎，駝的兩頭都扣一頭了。」

「可是娶媳婦也得錢哪，我媽給兩塊布，那邊不答應，說這年頭女的值錢，要不是從小訂的，現在都想不給了。」

「哎……咱們睡吧，半夜還得起來打偷青的呢。」

來寶把兩隻紮槍放在兩人中間，便掀開一雙破棉絮來蓋了。「你不睡嗎？」來寶伸出腦袋來問。

瘦瘦的默默的不作聲，扯開來棉絮的一角也睡下了。

遠遠的村莊裏，有一下狗叫聲，旋即靜滅。

霧現在已經封合了。另有一道白色的擾混的奶氣似的霧露還一捲一捲的捲起來，繞着前邊的蘆葦，濕冷膩滯的在水面圍成幾乎看不見的水玻璃球。然後又兀自攤成一層黏霧，泛着白氣，漸漸的，又與上層的黃霧同化在一起，透着月光，閃着一廓茫無涯際的空洞洞的光。

黑暗裏一雙絕望的眼睛向空無裏張着。

霧更濃了，對面已經看不清人了。

湖邊上的兩個睡得很熟。沿着他們身後是一塊一塊的荳稭，荳葉兒早已生機殆盡，包在荳莢裏邊的荳粒兒也都成熟了，祇靜靜立在那兒，等着人去打割。「荳哥哥」碰着這樣的月夜，也想不起來叫，因為溼氣太重，薄紗樣的「鏡駝」都滯住了。

乾枯的荳葉，花棱花棱的響了一陣，一會兒又靜下來。

瑪瑙夢中發着囁語，「不要打我呵……下次再不敢了……呵……不要打我的腰呵……不……。」一隻帶着花白的骨針的刺蝟，盲目的在他身邊嗅着，聽見他的囁聲，便畏縮的逃回荳地裏去。

荳葉響動聲一刻一刻的大起來了，方才的那隻刺蝟。已經無影無蹤。  
終於有割荳稭的聲音沙沙的傳出來。

瑪瑙打個鼻嚏，醒轉來，把耳朵貼在大地上聽着，是鎌刀聲，荳稭倒地聲，放鋪聲，腳步聲……他的眼睛在暗中睜大起來，懷疑的向着月亮看了一眼，大概想看出現在是什

麼時光來。

他把手向來寶一推，「有人了！」聲音幾乎低到聽不見，他又推了他一把，來寶膝頭漲臉的坐起來，向他擺手，然後把耳朵貼在地上。在「抹牛地」那邊！」他狡猾的笑了一笑。「一陣好打！」

「捉他？」

「捉！一定的，月餅！」

於是兩個人悄手悄脚的爬起，向抹牛地那邊包抄過來。兩人都個個偻着腰，怕讓那偷青賊看見，事先逃逸了。瑪瑙抖抖身子也鑽進荳叢裏去，心想：「媽的，活該這賊倒靈大過節的一頓胖打！」手裏使勁的握住了紅纓紫槍。

霧很沉的，兩個人都不能辨別自己的夥伴兒在那裏，祇有在荳葉的微動裏，覺察出對方來。來寶以純熟的經驗，按照一個直線，到達抹牛地了。他將拳頭抱緊，如同一隻伏在草叢裏等着他的弋獲物走來的猛獅一般，兩眼睜大，略微停一停，向着紅霧裏望去。

瑪瑙心裏十分沉陰，看着混沌的霧氣，像一塊鬱結的血餅樣的向自己擲來，不由的心頭一陣冷悸……

忽的「噠——」一聲慘叫，一件東西沉重的跌倒了，來寶早已和那人扭在一起。

「老東西，這是你家的！」來寶氣喘噓噓的一邊揪打着一邊罵着。「這回老雜毛，你再叫！」他死命的揪住那偷青賊的脖子。

「爹爹！爹爹！」瑪瑙一陣狂喊也撲滾在地上的兩人身去。

來寶怔了一怔，揩着眼睛，「呵……」

躺在地上的老人，臉上罩着一層灰白色的慘霧，喉嚨被痰擁塞着，很粗魯的喘氣。臉上有一道污血溶溶的淌下來。

兩個青年都失措的不知道怎麼辦是好。

老人用仇視的眼光狠毒的望着他們，掙扎的站起來。雖然他的腰是駝到無可再駝了但還可以斷定年青時他定是一個頑固而強健的農夫，至少三十年前他也是個「頭把刀的」打頭的。」

「馬老爺，馬老爺，……」來寶啞啞的嘴裏不知道說些個什麼。

老人向前一跳，拾起來地上的鎌刀和一條蔴繩，回頭用眼向他們咒視了一下，便一高一低的走了。

兩個默默的走回湖邊來。

「你睡吧，我不要睡了。」來寶生氣的說，他又抱起了膝頭。

「你看不起我爹嗎？」

「胡說，你睡吧！寬寬的肩膀動了一下。」

「我……我不成噫，我要掙的多呢。……」

「你掙得多又怎樣呢，能使窮人都好了嗎。……」來寶輕藐的用鼻子哼他。

「爹……咳，老了！」

「老？老頭子成呢！」

「成？」

「那當然？」來寶又咕囔着說了一些什麼。

瑪瑙憂鬱的倒在蓆上，一種無極的哀愴淹沒了他。疲憊的腦筋開始有點麻痺，他覺着一切自主的有機的力最都從身上失去，凡是有生命的都統統失去。眼前祇是一片荒涼的所在，沒有希望，沒有拯救，從漲痛的嗚嗚的耳鳴裏，祇傳出一聲纏綿不斷的絕望的慘叫。

輾轉一會的工夫，他便被精神的疲倦，帶入一道無比的殤痛與睡眠混和的深淵裏，昏噩沉渾的失去了知覺。

一覺醒來他又聽見有人低語聲，似乎離得很遠。他想又來偷青的了，來寶不是沒有睡嗎，難道可憐的爹又回來了……他連忙的清醒過來，……來寶已經不在他身邊了。

月亮像一個炙熱的火球，微微的動盪，在西邊的天幕上。大概距離早晨已經不太遠了……遠方有鬼魂樣鷄聲在叫着。

「來罷，小夥子……害羞嗎……來……」

瑪瑙聽不出聲音在那邊來的。

「你打我，好，打我的奶子好了……哎唷，小畜牲！一會兒你就知道我的好處了……」



……來罷，那邊……」

瑪瑙茫然的不能索解，祇是下意識的襲來一股羞辱與不可知的恐怖。而方才不久聽到的那同樣的鎌刀聲，豈稽倒地聲，放舖聲，脚步聲……同樣的急切，同樣的煩躁，又在不遠的地頭上出現了。瑪瑙的驚懼是可以想見的，他想只要是來寶在這裏就好。他乍着膽子，手裏本能的捏住了紅纓索槍，衝着割刈聲傳來的方向趕去。

他生手生腳的，心頭忐忑的跳着，幻想出前面是一個絡腮鬍子的大漢子，舉起閃電樣的鎌刀，照準自己的頭頂劈來，他幾乎叫出。這時他想退回去找來寶，可是來寶已經不見了，後邊也是一片黑越越黃騰騰的空虛……

「誰？」瑪瑙向前大嚇一聲，聲音裏抑不住有點顫抖。他這叫聲與其說是要嚇退對面的敵人，還不如說是想提高自己的膽子。

當前一個孱弱的小姑娘嚇得倒退了起來，一手舉着鎌刀。

「你還不快跑，你偷青……呵？」瑪瑙看清了他的對手是個發抖的小野獸似的小人物，他突的壯起了膽子，祇是奇怪她爲什麼還不快跑。

「你這點小東西，就敢偷！……」

「我媽——媽不是和——你說好了嗎？……伊很怕，瑟縮在一團，還舉着鐮刀。話說出來一個字一個字都在沉悶的熱鬱裏塞住了。……」

瑪瑙不知是爲了自己的好奇，還是爲了使可憐的對方破除駭怕，聲音不由的緩和下來。

「你媽——是誰呢？」

「我媽，你你沒見着嗎？」那小女孩全體抖着，復陷入一種鉅烈的痙攣裏，她以爲一切都完了，她媽沒有和他講好。……」

呢……我們是兩個人，你媽也許跟那個人講好……喂喂，你不要怕，我不知道，我睡覺了。……」

小女孩惶悚的小雞般的向他疑惑的看了一眼，把舉起來的鐮刀遲鈍的放下來。

瑪瑙心裏出奇的難受，他很想哭起來。

小女孩機械的又轉過身去割起荳稽來了，戒備的用眼光在眼角上向這男人溜着。

「你有爹嗎？」瑪瑙昏亂的問着她，不知應該如何來應付他的小賊。

女孩兒搖搖頭，依然吃力的割着。她的小手握着那荳稽是那樣的費勁，那樣的遲慢  
一刀一刀不自然的割着。

「有爺爺嗎？」

「爺爺咳嗽呢，爺爺說他就要死了。」

「咳嗽？」

「唔，到晚上就厲害。」

「你媽晚上起來給燒水嗎？」

「燒水？」

「呵，燒水，壓咳嗽。」

「不，我媽沒工夫。」

「你媽幹啥忙啊？」

「偷荳稽啊。」

「要不偷豈稽呢？」

「也忙。」小女孩輕輕的呼出一口氣來。大概她是嘆息着自己的無力，他割了那麼半天，還不夠個大人一刀揮下來的那麼多。可是她還是毫不倦怠的割着，好像割着就是她的生命裏的一切。

「你媽現在在那裏呀？」瑪瑙陷入不解的懊惱裏。

小女孩全身微微的一震，在嗓子裏嗚嚕着。「我不知道。」

「那你怎敢一個人來偷呢？」

「我媽說，她一咳嗽，我就割，那就是她說好了。……」

「唔……你媽。……」他沉吟的落在思索裏。「你不害怕嗎，這混澄澄的天，對面不見影兒。……」

「……」她回過頭來看他一下，眼睛裏閃着黑光，全身都更縮小了一點。

「你有哥哥嗎？」

女孩兒悲慘的搖了一下頭。

「弟弟？」

女孩無聲嘆息着。

瑪瑙向四外無告的望了一眼，月亮已經西沉了，白茫茫的大霧帶着刺鼻的澀臭，慢慢的攤成棉氈，爲着破曉的冷氣的漫延，開始凝結起來。大的分子黏和着小的分子，成爲錐形的露珠向下降低了。遠遠的蘆葦，深谷，大樹，朦朧裏現出粗拙的無定色的龐大的塊和紊亂的不安的線條。鷄聲又叫了，宛然是一隻冤死的孤魂無力的呼喊。……

小女孩子出血了，在衣上擦着，又灣下身來割。

「你有家嗎？……」

「唉……」小女孩子挺挺腰，喘口氣，她的肋骨完全痠痛，一根一根的，要在她的小小的胸脯上裂開彈去。『求求你，你不要問我說話了……』他恐懼的向後偷看一眼，想辨明是否因這話而得罪了他。『我割的太少了，我媽就要來了……該打我了……』最後的理由她吞吐的說出。此刻伊完全爲恐怖所佔有。……

瑪瑙無神的俯下身來，拾起來落在地上的紅纓紫槍，木然的向後退去。……心頭像

鉛塊一樣的沈重。

霧的浪潮，一片悶都都的窒人死命的毒氣似的，在悽慘的大地上浮着，包育着濁熱惡瘴，動盪不停。上面已經稀薄，顯出無比的曠敞，空無所有。

月還是紅懂懂的，可是已經透着萎靡的蒼白。

他一個人蹣蹣的向前走着，脚下不知踏着什麼東西。……走出約有二十步的光景，他又頓然停住了，然後大步的轉回來。……

小女孩看他走過來，觸電樣的向後一退神經質的訴辯着。「我割的不多呀，我割的不多呀，我……再讓我割一點罷……我媽就要來了呵。……」

瑪瑙一聲不響的從她手裏莽撞的奪下來，替她割着。

……  
遠遠的鷄聲憤怒的叫着，天就要破曉了。

新作家

新作家(終)

二四二

18 35

版智益